新亞

四·五月號

廣州[illegible]文化書店總經售

廣州協榮印書館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K178
104
(2)
1944

時局雋語

貪官汚吏足以危害廉潔政治之樹立，囤積居奇足以破壞戰時經濟之策施；爲確立必勝體制，我們必須澄清吏治，肅滅奸商；官民再能傾全力於增產，則大東亞戰爭之勝利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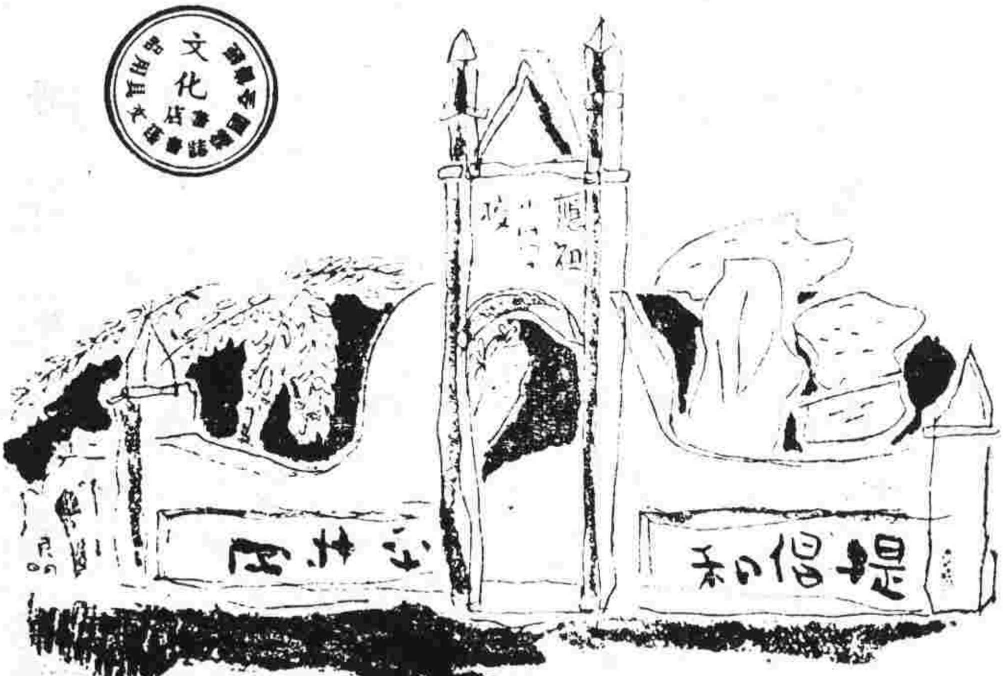
新亞

第十卷◇第四・五期
四・五月號

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的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的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

——孫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

文化書店



卷首語

廉潔政府與肅清貪污

林欣々

廉潔政治，在今日不獨是政治家拿來做號召，就是民衆也以這來期待政府。

但樹立廉潔政治，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官吏絕對廉潔，第二要官吏絕對不營商業，第三要官吏絕對不與奸商勾結。就第一點言，官吏能廉潔自持，則貪污自然絕跡；就第二點言，官吏能不營商業，則可減少其對利慾的衝動；就第三點言，官吏能不與奸商勾結，則奸商必不敢公然囤積居奇，視國法若無睹。

所以廉潔政治的推行，首先在整飭官方始。這不是理論，而是確々切々的事實。

后胡兩犯因軍糧舞弊案而判槍斃，這在整飭官方々面，國府顯已表示最大的決心。不過如拿殺一儆百的觀念，以爲殺后胡就可阻遏此後貪污事件的發生，這却近乎消極的想法。雖然后胡伏法後，一般貪污者已有所戒心，但我們也要知道，貪官污吏爲利慾熏心，是並不曾想到以身試法的危懼的。若說以民族的安危激發貪污者的「良心」，則你試瞧，物價愈上漲，人民愈痛苦，而貪污者則所獲却愈多。「良心」何在？所以殺一警百，或幻想激起貪污者的「良心」，都不是好辦法。對貪官污吏，再不用作什麼姑息，因爲姑息足以養奸，今日的弄到貪污遍地，未嘗不是當初太過

新亞第十卷第四五期四五月號總目

封面……良明

扉頁　某某小學校……良明

卷首語……林欣々

隨感

關於文人的命運……何心（四）

論「朋友」……懷櫻（五）

筆談……李滌塵（六）

兒童節論兒童問題……張華祝（八）

鴉片禁政論……林欣欣（一三）

戰時兒童教育一見……徐日行（二一）

英國戰時經濟動向……幽棠譯（二四）

大東亞戰爭一年來予敵人英美損害……（國）（三八）

最近第二戰線問題的透視……夏楚（二六）

清代大詩人吳梅村別紀……伯冥（三〇）

從德義兩國電影政策說到大東亞電影政策……穆子（三三）

雜文

阿德龍酒吧間的一群……辛尹（三七）

三十年來粵局緣動史……鄭耿漢（三五）

記書家李鳳公……碧茜（四一）

香港教業的廻溯……伯榮（四二）

英美侵略東亞史……大川周明作　浪燕譯（四四）

清季英人侵掠中國邊疆屬地紀……盤菴（四六）

姑息之故。因此，我們主張肅清貪污，要徹頭徹尾的肅清，便是發覺誰是貪污，誰是營私舞弊，就格殺勿論。

物價上漲，在戰時固然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物價「本然」的上漲和「人爲」的上漲不同。我們在戰時所應注意的，便是「物價人爲的上漲」，這種人爲的上漲，除了奸商操縱囤積之外，就是貪官污吏利用特殊的權力使然的。我們不須諱飾目前官吏兼營商業的事實，爲了物價上漲對自身的利益，貪污與奸商串通做成物價上漲，是常有的事。所以照今日的情勢觀之，平抑物價，不能單靠着一紙具文，在貪污與奸商勾通下，這些是毫無所用的。必須澈底地將營商的官吏消滅，將奸商與貪官勾結的路線切斷，對物價的人爲上漲，纔可以完全遏止，人民纔不致再吃這「漲風」的大虧。

其次要說一說配給制度。照現在戰時經濟體制下，統制經濟的配給制度，本來是非常合理的，這從盟邦日本及德國的現行經濟制度，都可以獲得很好的明證。不過我們的配給制度實行之後，我們却得到相反的結果，這是什麼緣故？原因自然是很複雜，在這裡，我想一般人可以從許多事實，去推測出其中的因果。「配給」並不是「官營」，如果我們的「配給」走上「官營」的路，這統制經濟的配給制度是要失敗的。同時另一方面配給制度不圓滑，也是以刺激物價的向上，造成奸商漁利的機會。目前民衆所享受「配給」的利益微乎其微，這也是事實，就拿「米」的配給來看，有時市面的價格，反比配給低廉，這樣配給制度對民衆的信仰，是會受到極嚴重的影响的。因此，我們在要求政府迅速實踐廉潔政治與加緊肅清貪污之中，又萬分冀望政府改善配給制度，澄清配給機構，以消滅黑市，安定民生。

青◇◇年◇◇界

自學漫談……許克（五〇）

生活經驗 我的演戲生活……陳清華（五一）

氣體式兵器的展望……維新（五二）

談桂戲……阿光（五七）

生活經驗 黑暗社會之一角……星河（五八）

相對論裡的「空間問題」……白雪（五四）

石炭的話……滌克（四六）

防空在戰時……資料室（二七）

小倉正恒氏橫顏……資料室（二一）

文藝

火種……史書（七〇）

戀之什……諸葛見水（七五）

人世……芥川龍之介作 眞夫譯（七七）

一軍歌之誕生……遠原實作（七九）

長篇連載 珠江之水流（四）……高茵（八二）

編後隨筆……林欣々

關於文人的命運

何心

清代黃仲則有一句名言：「百無一用是書生。」近來有許多人時常引用以爲慨嘆文人階級的沒落。其實鄙棄文人的無用，自古已然。韓非子五蠹篇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賞……二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商鞅商君農戰篇也說道：「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々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在戰國時，在法家的眼光裡，文人既一無所用，還要叛道離法，播弄是非，擾亂政治秩序，眞是可殺，無怪到秦始皇時，要焚書坑儒了。

文人既然是無用的東西，而又性高氣傲，因此動輒得咎，困頓一世。明王弇州曾說：「工文章的人有九命，一是貧困，二是嫌忌，三是玷缺，四是偃蹇，五是流貶，六是刑辱，七是夭折，八是無終，九是無後。」這樣說來，眞是盡天下的窘境於文人一身了。後來華閗修也談文章有九命，同弇州六，異弇州者三，三通而六窮，然而三通究竟不敵六窮，文人究竟是可爲而不可爲的了。

可是中國的文人，還是特別多，而且另有人更定文章九命，以爲快意。如王丹麓便是。王丹麓說：「文人也有通顯的，如伏生韓嬰毛公孔穎達顏師古等以經顯，司馬遷班固范樺陳壽等以史顯，賈誼張衡蔡邕張華等以文顯，陶淵明謝靈運李杜元白等以詩顯，宋玉司馬相如等以賦顯，周美成柳耆卿辛棄疾史邦卿等以詞顯都是。」

二是荐引。如賈誼得遇吳公，司馬相如得遇楊得意，楊雄得遇王音，皇甫規得遇蔡邕，王維得遇岐王，李白得遇賀知章，皇甫湜樊宗師張籍得遇韓愈，李德裕劉禹錫得遇裴度，歐陽修得遇韓琦，蘇洵得遇歐陽修，晁說之秦觀黃庭堅陳師道得遇蘇軾，都是一經賞識，名傳千古。

三是純全。文人並不是都「無行」的，如陳蕃言爲士則行爲世範。郭泰砥節礪行，器量宏深。李膺嶽風格秀整。陳元方兄弟閨門雍睦，有德有行。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陶潛處身循禮，非法不行。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量。歐陽修質直閎廓，見義勇敢爲，司馬光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朱元晦正心誠意，躬行實踐。以上諸人確是爲後世文人的楷模的。

文人失意的固多，被寵遇的也不少，所以第四爲寵遇。如李白進清平調，貴妃捧硯。米芾內殿揮毫，賜珍寶累々。曾覿壺中天進詞，遂有番羅金帶之賜。蘇易簡獻續翰志，御書飛白玉堂之署。蘇軾金蓮炬送歸，夜來佳話。陶貞白大事輒先咨訪，時謂山中宰相。宋劉晏神童，爲正字，貴妃抱置膝上，粉黛親施。楊億在歲善屬文，宋太宗召對御前，賦詩授職。這樣的佳話，眞是史不絕書呢。

五爲安樂。郭泰明哲保身，怨禍不及。王羲之言，我卒當以樂死。李泌擁書萬卷，俯視南面古城。陶宏景庭院皆植松樹，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孫綽築室畝川，早賦遂初，王維唱和於輞川，李白沉飲於竹溪。白居易杯觴調詠，放懷池上。陸龜蒙東書茶灶，泛舟江湖，林逋看鶴驗客，司馬光倘徉獨樂。文人儘有安樂之趣，爲南面王所不及者。

文人唯一安慰的事，就是人們對於他的佳譽，所以第六是榮名。左太沖三都賦成，洛陽紙貴，徐孝穆薛道衡等朝所吟調，夕傳遐方。王昌齡王之渙詩章，歌徧旗亭，李洞鑄賈島像，事之如佛。蜀棘獲梅都官詩，繡之法錦。韓熙載撰神道碑，嚴續費至數萬

。皇甫湜撰福先寺文，裴晉公酬以三千絹。雞林購白學士詩至値百金。李嶠汾水之歌，明皇歎爲眞才子。至如吐谷渾有溫子昇集，契丹人能誦蘇東坡文，暹羅國上書願得蕭穎士爲師，日本安南償上書以金帛乞宋濂碑文。異域絕塞，咸知愛才，眞可謂文章有神了。

文人雖窮愁著書，往々短命，然也有壽考的。王氏列舉歷代數十人，如李泌司馬光年六十八歲，劉向楊雄年七十一歲，虞集七十七歲，虞世南八十九歲，指不勝屈。

在人世以雄文著稱，在身後則名列神仙。所以第八是神仙。卜商蔡邕同爲修文郎。東方朔爲太上仙官。賈誼爲西明都禁郎。曹植爲匱須國王。藏洪爲北斗天門亭長。陳亮爲北大帝前中衛大將軍。王氏列舉得很多。以事涉不經，不願多鈔。

第九是昌後。司馬談劉向，並有佳兒。班彪范泰，咸生令子，韓退之子，昔擢高第。蘇老泉子，俱作詞林，謝安王儉，三世同官。漢袁安至袁隗四世五公。王右軍曾玄二十餘系盡擅臨池。劉孝綽群從七十餘人僉工文翰，弇州無後之說，殊未必然。

王丹麓更定的文章九命，足爲文士揚眉吐氣。然文人無用而命窮，總是事實，不見他自己便以白衣終老嗎？時至今日，文人幾等之托鉢。因此當局有提出十萬元救濟文化人之說。然而我以爲談々文人九命，覺得紙上畫餅，精神上已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了，雖然過屠門而大嚼，是阿Q式的勝利。

論「朋友」

懷櫻

每一個人都有着他的朋友，男的或女的，老的或少的，同一職業圈的或不同一職業圈的。朋友的多少，要看這個人的交際能力如何而決定，朋友情感的濃淡，也要看這人的處身立世做人的態度如何而決定。總之，世界上沒有一個沒有朋友的孤獨主義者，魯濱遜飄流在孤島上時，尚有他的夥伴，結成了摯密的友誼，何況我們生活在這複什的社會內，沒有朋友的人，簡直就如同一個瘋人院裏的神經病者，樣子間裏的腊人無異。

然而，我們想要結交一位情誼相投，氣味融給，情感深摯而能相互扶助，相互了解的知心的朋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問題在于兩個人間情感的發展過程中，能否獲得深刻的認識與了解？能否相互以誠意與坦白的心志相見？能否各以原諒寬大的心情共處？許多人結交了十多年的友誼，因爲一時間的誤會，立即把建築好了的情誼之塔坍了枱，這是什麼？這是不能諒解，相互間不能獲得深刻的認識所致。

希臘的哲學家提奧斯拉托說道這樣一句話：「順境的時候邀他纔來，逆境的時候不請自至的，這才是眞實的朋友」。我們試驗朋友的情誼，儘可以拿這一句名言來做奠基石。世間之大，錦上添花的朋友畢竟太多了，雪中送炭而有古人道義之遺風者，委實不可多見。可見，交結朋友之難，交結一位引爲終生的知已，患難的生死之交更難。酒肉之交却充溢着整個社會，佈滿在我們的周遭的；有錢有勢有地位時，他們是你的好朋友，一旦沒有金錢，沒有勢力，沒有地位時，他們就如同陌路的異已，忘記了過去的友情，忘記了相互間已曾有過不朽的情痕。

這社會上，也有許多人把朋友拿了去拍賣，他們爲了爭取權勢，競奪金錢，互獵異性，把持地位，不惜把多年的知交，一腳踢進了陷阱中。這種現象很普遍，同時也很廣汎，每一個作爲社會生活的鬪爭者的我們，都曾嘗試過給朋友拍賣了自已的苦頭，或許有些人也同樣地嘗試過自已拿了朋友去拍賣的經歷。

維持五年以上而永遠不致破裂的友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了五年以上的友誼，這等于我們有着一棵價値百萬的金鋼鑽一樣，應該珍之愛之，惜之藏之，不要輕々地讓這一棵金鋼鑽的光輝在你的眼前消逝了，更不要隨々便々使這一棵價値連環的金鋼鑽的光芒，磨擦得黯淡無華。

外國人的生活處世之藝術，有着一句最動人的格言，說：「有了朋友就有了財產。」細味這一句說話，並非沒有深摯的哲理存在，走到茫濶的社會上生活，我們所能依靠的便是朋友的助力，一個沒有朋友的助力的人，他永遠是事業上的失敗者，人生旅途上

最悲哀的獨夫。

試想，我們在孤寂無聊的時候，是否亟急着需要找尋一位知己來同解孤寂無聊的情緒？我們在事業上遭致到不幸的失敗時，是否亟急着需要找尋一位多年的知已前來慰藉？我們在工作上成功了某一部份時，又是否亟急着需要一位知已給自己幫忙發展？

再想一想，暴雨淒風之夜，白雪紛飛的黃昏，蕭條落寞的秋午，美麗煥發的春晨，銀河瀉地的月下，我們是否需要有着一兩位話已投機，情同手足的友人，促膝細談，把酒論話。抑或呷茶私語，抑或抽烟共椅，抑或把臂緩行，抑或埋首案前，假如我們連一位可以說話的朋友也沒有了，試問這種人生，這種環境，這種生活，有什麼趣味？有什麼意思？這還不像掩進了古刹裏去麼。

朋友與朋友之間是互相利用的，可能把深摯的友誼之塔建築起來，主要的條件便是相互間要先明白相利用的要義，這互相利用，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利用，而是人生旅途上，必須有的幫忙。

古人說：君子之交淡如水，這也許是我們交結朋友唯一的最上方策。對朋友，不要太親密了，太親密常々因了小々的事情而發生誤會，常々因了天々在一起而減低了熱度。但是，也不要太生疎了，太生疎可能造成一道鴻溝，隔膜了彼此的情感，可能動搖了彼此的意志。總在不怎樣太親密與不怎樣太生疏之間，出之于平淡，持之于深摯，友誼就建築起來了。

唯一維持友誼的方法，古往今來，有着不少的專門論著，但歸納起來，似乎只有三點：（一）不要與朋友發生金錢上的糾紛，最好相互間不要借錢或揩油。（二）把自己視作朋友，把朋友視作自己，原諒他，寬恕他，愛他，敬他。（三）見面的時候，作些不傷彼此尊嚴與人格的玩笑。（四）不要在第三者面前說你的朋友的事，尤須記着，朋友的秘密，無需去跟踪探究。

朋友是可愛的，記着：不要濫交，我們不需要「相識滿天下」。不要食交，我們不需要酒肉之友。我們需要能够以道義的，情誼的，友愛的，忠誠的心々相印的朋友，就是最少的一個也好。

生活在旅途上的我們，為了慰解生之寂寞，為了幫助事業的進展，為了要振奮人生的意義，為了廣大的共濟，我們需要朋友，我們需要建築起一道不破滅不傾坍，不損裂的友誼之塔。

雜談

（一）偽裝者的陷阱

李滌塵

市上最近不曉得什麼緣故，忽然有着不少賣假金戒子（指環）的小販攤，所謂假金戒子，廣州人稱為「朱義盛，」假得很像，黃澄々的如同眞的金戒子一樣，驟然間看起來與眞的戒子是不見得有什麼分別的。有人告訴我，這種假金戒子可以永不褪色，其實，這也不盡然，我雖沒有戴過這一類東西，可是，依據另外一些人的經驗，戴了相當時候，就會變成了沉啞色，並不如初買來時那樣光澤而發着微亮了。

然而，賣這種假金戒子的生意却很暢旺，特別是那些崇拜虛榮的婦女們，幾乎是主要的顧客之一。

從前，有不少人戴着這種假金戒子而把自己偽裝起來的，看上去，他們濶氣得很，把手一揚，那金戒子的光澤就如閃電似的在別人的眼前耀輝着，令人不勝景慕之至。尤其是娘兒們，當她們看見這手指上的光澤閃不神魂飄蕩，茫々然毫無主宰，平日高談着貞操第一的誓言，至此也給這黃澄々的閃電迷着了而破了戒。

偽裝成一個濶客，這幾乎是社會裏每一個人處世生活的藝術，有些餓了兩天的英雄，寧可把肚子空虛着，但門面却不能不要盡量偽裝起來，據說，如果門面不偽裝，他們簡直連肚子也無法不任他空襲下去的。因此，有些付出同樣的代價，而寧可到上等茶室喝一盅茶，却不願到下等餐館去大嚼一頓的人，也同樣是在偽裝自己的身份。至於高談濶論，冒充專門家的傢伙，大概用的也是偽裝戰略，令人分不清楚眞偽。

戰爭的新策略有着偽裝戰術的一種，把一座破了的樓房，偽裝成一座堅固堆厚的堡壘，讓敵人的飛機在這偽裝的堡壘上空拼命投彈，白々消耗。

社會就類似戰場，做人似乎也類似衝鋒陷陣的戰士，於是戰場上習用的偽裝戰術，在現實社會上做人也可以借用。許多人是利用着這種偽裝戰術在社會裏角逐的，甚至把良心一橫，設下了一坑一坑的偽裝的陷阱，誘敵深入，讓他一個不當心就滾進陷阱裏去

，永遠不轉來。設立陷阱的人固然勝利了，那滾進陷阱的，總算是倒霉，做了現實的犧牲品。所以，我們觀察一個人，只有兩個方法，第一是看々他有沒有多方面的去偽裝自己或設立許多誘人滾進去的陷阱。第二是看々他會不會毫不留心他週圍的偽裝陷阱而在不知不覺間就滾進去了。處世的藝術告訴我們：智者廣設偽裝的陷人阱，愚者就滾進這深而無底的阱裏去。智愚的分野，很可以從這兩方面找到一個清晰的界說。眞正的本能，在這年頭似乎用不着了，用得着的只有能偽裝自己而謀設陷人之阱的是本能的能力，否則便是連做人的本能也沒有，休想希望他位列公卿，橫財就手。

我看到了賣假金戒子的小販，就連想到這小販的生活技能，他們果眞懂人生的奧妙，居然做起了偽裝者的技師。他們採辦了一批一批的偽裝戒子，靜靜地教導了一些想要偽裝的男女，叫他們試買一個戴在指頭上去叫他們試把自己偽裝起來，於是偽裝者滿足了他的心理，小販也滿足了他的財慾，彼此歡然交易而退，以後自然有着許多人在這偽裝的金戒子上面迷了眼睛，蕩了神魂，搖動了意志的，不在話下了。

由于偽裝的盛行，不善偽裝者終結是吃虧的，不過，想不吃虧也可以，只要記着兩個秘訣：（一）認識面前那個人偽裝。（二）當心人家偽裝所設的陷阱，不要滾進去，依照這兩種方法生活，似乎頗有效驗。

（二）生活的能力

故衣市場，成為香港新興的風景線之一。最初，那些感到活不下去的人，為了要活下去，於是拿了一些破爛了的，或者半新不舊的，或者不待着穿的衣裳用品之類陳列到街頭去賣。這一賣，市價頗佳，一件爛了的破衣可以賣到五六塊錢，比較完整一點的，竟可以賣到三四十元，而且搶着買，因此，那些似乎還可以活下去而又似乎不能活下去的另外一群人，看見這宗生意有點眼紅起來了，於是他們也照樣把自己的衣裳用品也搬了出去賣，最後，就連那些家裡有點錢，衣服用品仍然存積很多的又另外的一群人，也把他們的多餘的衣服用品之類悉數拿去拍賣。故衣市場，就在如此幾種情狀之下活躍起來了，每天早晨七點開始至十一點止，下午二時開始至四時止，那裏是擠滿了人，賣的人和買的人，像一群無盡的螞蟻，在蠕動着，一群去了，接着又來了一群，嗡々然，他們就在這時候開始了生活的鬪爭。

我們的鄰居就幹着這種故衣買賣的生活，他似乎頗有手腕，每天的收入很好，吃着大塊肉，兩頓白飯，不像我們只吃一頓粥一頓飯。他告訴我，這種行當，總比做主筆潤得多，想々也是眞的，我可不能像他一樣吃着猪肉。他不但只把自己的衣裳用品拿了去賣，而且還要向別的地方買了回來拿出去賣，他有着很巧妙的方法，可以用最低的代價買回一批衣裳用品，又可以用最高的代價把這一批衣裳用品賣出去，這是秘訣，因為我並不打算幹這種生活，也就沒有追究他的內容。幹這種行當，看起來似乎頗容易，事實上可並不那樣容易，要有巧妙的心思，明捷的心眼，黑漆的良心，欺騙的手段以及蓮花似的舌根。例如：一件破了的衫，必須用一種偽裝的方法把買者瞞騙過去，同時也必須用明捷而快刀之斬亂麻的手段把買價取到手中，至於買的人買了這件衫以後，會不會上當，會不會吃虧？那是不須計較的，只求自己的利益到了手便算了，做生意的人往々是用這種手段的，做這一行生意的人，對于這種手段更加顯然和毒辣。還有，買進貨物時，要用騙的方法，人家是上等的東西，你得諸多指摘，把他降到次等或下等的地位去，於是價錢相當，買了回來以後，卻必須把次等的抬高到上等去，把上等的抬到特等去，於是賣價也相當了，這一買一賣之間，便賺了不少錢，這也許就是做生意的門徑罷？不，應該說是做人處世的門徑。

有一時候，我曾為了生活，薪水收入不敷支出十分之七以上，打算利用業餘的時間也去做々這一類的買賣，自己還存有三幾件舊的衣裳和日常用品，如能善價沽出，也可以得一筆款漸濟一下。可是，我竟不能實行去幹，原因有兩點：第一，自己不能拋頭露面，蹲在街頭高聲吶喊，這當然是所謂禮義廉耻之類的古訓害了我。第二，自己不能把良心塗黑，也不能把白的說成藍的，把壞的偽裝成好的，這是手腕不夠，結果畢竟沒有去賣過。

不過，妻告訴我，祗憑着一枝筆去找生活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寫文章賣不了錢，人家也不需要你的文章，還得學習一兩樣其他的謀生技能罷。所謂其他的謀生技能，便是除了寫文章之外的生意門徑。

也許終有一天我會投棄了這一枝筆而別尋生活的門徑的，許多人不是投筆做官，或者棄筆從商嗎？想到這裏，對于自己用着的一枝筆，眞有點不勝凄然感。

兒童節論兒童問題

張華祝

一、引言

今年的兒童節，特別引起感慨的，是戰時的兒童教養問題。我們覺得當戰爭仍在持續中，大家都傾注全力於作戰上，且大部份人因戰時生活的影響，而尤其在中國這一個國度裡，國民的生活，幾乎不能延續下去的今日，對兒童敎養問題，更無暇顧及。試瞧街頭巷尾的失學兒童，一天一天的增加，就可以證明這現象在目前的中國，實在是非常普遍的。

關於兒童節這名詞出現在中國，不過是十年前的事，從民國二十二起纔由中央規定每年四月四日爲兒童節日。十八世紀世界各有民權運動，十九世紀有女權運動，二十世紀有兒童權運動，從這一點看來，中國之有兒童節，也足顯示中國對兒童問題的重視。不過檢討過去，十年來中國在兒童敎育方面，及兒童的福利方面，却並不曾有多少的建樹。兒童的問題，更沒有獲得解決。所謂「養」和「敎」，依然成爲十年間兒童敎育的懸案。

中國的失學兒童，據事變前的統計約有四千萬，（其失養的還沒有估計）至於童工，根據一九三〇年中國年鑑所載，約達五萬四千九百餘人，佔工業勞働者總數百分之六•九。以工業如此落後的中國，而童工却如是之多，這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同時在應該受敎養的兒童，反而在無情的機械下，出賣小孩僅有的汗血，拿勞力來養人，這更是不合理的制度。事變後，由於流離轉徙，都市的兒童固然大半失學，就是農村的兒童，也因戰爭影響，不能繼續學業，走上兒童可悲之途敎養更談不到。所以在今天，戰時的兒童節日，敎育當局應該積極替這些苦難的兒童謀一條光明的出路，救々這批可憐的孩子。孟子曰：「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一個合理的社會，是要以天下父母之心來愛護兒童的。杜威說：「凡是最賢能的父母所施於他自已的兒童的社會要拿來施於其他的一切兒童。」這都是解決兒童問題，應當引爲金科玉律的。

誰都知道，兒童是國家的靈魂，國家是兒童的命根。一個老子不傳家產給子孫，毫不成問題，但是一個國家倘不把文化和一切社會遺產，好々的傳給他的國民和小國民，眞々作了一個大々的孽！一個老子倘傳了整千整萬的債給子孫，子孫一定要叫苦，一個國家倘拿許多不平等條約，破碎不全的國土，帝國主義的壓迫傳給他的小國民，小國民長大了，一定要叫苦呼冤！這雖然屬於整個民族問題，但與兒童的「敎」和「養」，却有極大的關係，因爲現代兒童的敎養，是社會和國家的責任。目前戰爭正繼續着這戰爭，對民族前途之興替，有着嚴重的影響，因之加緊敎育下一代的國民，在今日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兒童保障問題

對不幸或貧窮的兒童，各國早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及二十世紀之初，有

慈善團體，及立法機關，先後設法謀兒童權利的保障。以立法一端而論，一九〇八年英國會頒兒童法，一九一二年比國也頒行兒童保護法。一九二〇年國際兒童救濟聯盟成立。該聯盟從成立日起至一九二七年，所耗於救助貧苦母親及兒童的經費，已達四百萬金鎊。由國際兒童救濟聯盟所起草的「兒童權利憲章」，也於一九二三年通過，稱爲日內瓦宣言，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　須研究各種必要的方法，使兒童的身心上得到正規的發展。

第二條　兒童之凍餓者須給以衣食，疾病者須加以看護，落伍兒童應予以輔導不良兒童應予以感化，至於孤兒棄兒應予以救濟。

第三條　凡遇危險的時候，兒童應先予以救護。

第四條　須設法使兒童獲得謀生之必要能力，並須庇護一切被虐待的兒童。

第五條　須教育兒童，使其竭盡才能，爲人類幸福而服務。

以上的宣言，可以說是世界的公意，要保障兒童的「養」和「教」。關於教的問題，德普魯士遠在一七六三年，就由法律規定了六歲至十四歲的八年義務教育。法國於一八八二年也制定義務教育法律，以加强兒童之教育。

其次對童工法律的制定，因工業組織愈擴大，童工的被剝削也愈厲害。因此國際勞工局，在國際勞動會議中，即決定以十四歲爲兒童雇用法定准許的年齡，訂定了一個國際公約。目前根據各國的法律，英、美、德、瑞士、挪威都是十四歲，法國是十三歲，義大利是十二歲。

我國對童工，也訂定法律，以資限制，玆將民國十八年十二月所頒佈的工廠法其中有與童工有關的條文節錄如下：

第五條　凡未滿十四歲之男女，工廠不得僱用爲工人。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四歲之男女，在本法公佈前，已於工廠工作者，本法施行時，得由主管官署核准寬其年限。

第六條　男女工人在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者爲童工，童工祇准從事輕便工作。

第十一條　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第三十六條　工廠對於童工及學徒，應使受補習教育，並負擔其費用之全部，其補習教育之時間，每星期至少須有十小時……補習教育之時間，須在工作時間之外。

又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公佈的工廠法施行條例中有關童工的規定：

第五條　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四歲之男女，在工廠法公布前已在工廠工作者，應於工廠法施行兩個月內，將該工人姓名籍貫年齡入廠日期，工作種類，及工作性質，呈請主管官署核准展期。

第十八條　童工女工及年滿五十歲之工人，其工作之分配，應於健康檢查後定之。

第十九條　有碍衛生及有危險性之製造場所，工廠應嚴禁兒童入內。

第二十條　工廠僱用女工者，應於可能範圍內，設託兒所，並僱用看護人妥爲照料。

但童工雖得法律上相當的保護，可是並沒有解決嚴重的兒童問題。所以當時全國的童工仍有五萬四千餘人。

關於保護胎兒及被遺棄的嬰兒的法律，有「墮胎」及「遺棄」在刑法上的規定。又關於殺害嬰兒，也有刑法規定。不過法律還是法律，事實上棄嬰問題及兒童奴婢問題，依然存在着。尤其因衛生不講究，兒童死亡率特別高。有許多窮苦的兒童，營養不足，死亡之速，有使人不敢加以相信的。

所以保障兒童的法令，社會機關雖然重要，然而成人心理的改變，强有力的輿論的造成，生計的增加，及社會制度的合理化，都須要我們加倍注意。

三、兒童的健康問題

關於兒童的健康問題，在今日也非常值得重視。由於近世醫學進步，嬰兒的死亡率已銳減。在戰前各國的醫學團體，教育團體，慈善機關，市政府以及中央機關，均積極致力於母親之指導，及嬰兒福利機關之設施，哺乳之設施，託兒所的創設，兒童疾病的研究及治療等々，這結果使兒童的疾病減少，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健康的增進。

兒童衛生的設施，以新西蘭爲最完善。蘇聯對於兒童健康問題的經理與組織，也有極驚人的發展，不過質的方面與實施的方法，仍有不如新西蘭之處。

較早的嬰兒死亡率可以查攷的，美國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九九年並無變化，在一八九九年每千嬰兒中（一歲以下）尚一六三人，至一九二六年銳減至每千人中七〇人，可以想見兒童健康設施，與成人衛生教育關係的重要，兹將一九二六年各國嬰兒死亡率列表如下：

各國嬰兒之死亡率（每千名產兒在週歲死亡數）

國名	死率	國名	死率
智利	二三二	德國	八三
新西蘭	三二	義大利	一〇六
澳洲	四二	西班牙	一一六
瑞士	四九	希臘	一三四
瑞典	五七	日本	八〇
美國	六二	墨西哥	一三五
英國	六八	波蘭	一四三
芬蘭	七五	葡萄牙	一四六
法國	七六	保加利亞	一五四
丹麥	八一	埃及	一六〇
比利時	八二	洪牙利	一六二
中國	一六六	蘇聯	一七三
印度	一八〇	羅馬尼亞	一七六

根據上表，世界各國嬰兒死亡率最低者爲新西蘭，每年每千嬰兒中，僅死三十二人，最高者爲智利，每年每千嬰兒中，有二百三十二人，至蘇聯表中爲一百七十三人，這是以前的統計，最近蘇聯對兒童健康設施，已逐步增進，兒童死亡率比以前大銳減。至於中國方面的兒童死亡率，上表雖列爲每年每千嬰兒中死亡一六六人，但根據陳達的人口問題一書所載，則謂中國每年每千嬰兒中死亡率爲二百七十五人，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十個嬰孩之中，要死兩個到三個，比世界任何國家兒童死亡率爲高，這是如何使人驚駭的消息。現在把陳達氏的中國嬰兒死亡率表摘錄如下：

地點	時期	嬰兒死亡率
北平	一九二六——一九三一	一七七・〇
十九省教士調查	一九二九	三〇九
全國	一九二八	二五〇
北平協和醫院調查	一九一九	一八四
中國家庭調查	一九三〇	一一〇・七三・六
中國的外國教士家庭	一九三二	六〇・〇

表中數字，以外國在華傳教的教士爲最少，這也許他們對衛生比較講究的緣故。該表雖爲一九二六至三二年的統計，但在一九三二年之後，中國對兒童的健康，並無多大的改善。且在一九三六年戰爭以來，孩兒的健康問題，更無人過問，嬰兒的死亡率也許比一九二六年時增高，這對於國家人的資源實有無窮的影響。

小孩的許多疾病，如天花，白喉，猩紅熱等，只要成人有了衛生知識，都可以免除。關於醫藥衛生方面的，初生嬰兒與「學齡前兒童」有賴於公共衛生醫師護士，及有知識的家長，注意衛生設施和衛生教育，以保護他的生命與健康。至學齡兒童的健康，則與學校衛生關係尤切。兒童的衛生習慣，防病，除病，環境，衛生等均甚重要，倘家長教師與醫士能連絡的注意兒童的健康，其收效自然宏大。

中國的兒童衛生很不講究，所以學齡兒童的衛生，應該由學校多負一點責任，然而目前一般學校，並不一定有校醫以及體格檢查，和預防注射等設備，至於衛生當局，雖則提倡學校衛生與公衆衛生，然還沒有得到普遍的推行。最近防疫團在街頭積極展開工作，但另一方面，關係公共衛生的公厠設備的簡陋，和街衢的不修，却使防疫的收效蒙受極嚴重的影響。

至若對兒童的衛生設施，更不多見，這是目前負責衛生當局應該切實注意的問題。

四、兒童教育問題

世界各文明國的兒童教育，很早就有義務教育的法令。現在我們再考察各強迫兒童就學的年限：

國別	強迫就學的年限	
	全部時間	一部時間
英	5—14	14—18
法	6—13	13—18
德	6—14	14—18
美	6—14	14—18
義	6—14	
日	6—12	
丹	7—14	
瑞典	7—14	14—16
挪	7—14	
比	6—14	
瑞士	6—15	15—18
西班牙	6—2	
蘇聯	8—12	

我們看了上表，知道各國人民教育機會的普遍，和義務教育年期的繼續加長。從前把小學教育當作義務教，現在則中學以及補習學校的青年，還在完成他們法定的義務。（表中所謂全部時間，即小學及中學須整天在學校；所謂一部時間，即十四歲以上須進補習學校或職業補習班，大概在晚間上課，也有清早或下午上課一二小時的。）

還有一點可以說明的，就是表上說蘇聯的義務教育，是八歲至十二歲四年，這是指全國的普遍的情形而言，就是窮鄉僻壤，也已實行了四年的義務教育，他們八歲前的小孩子，可以進幼稚園，再小一點的小孩，則進托兒所。照戰前的調查，城市和工業中心入托兒所的兒童，有三十八萬五千名，進幼稚園的小孩，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這是學齡以前的兒童教育。又據最近的調查，蘇聯義務教育的年期，已延長至七年，在城市則希望延長至十年。

世界各國對於兒童教育，是先謀小學教育的普及，即較後努力於很義育時期的延長，和「學校前教育」的設施，如嬰兒園托兒所之類。現在再把足供國人參考的一些事實紀述於后：

義大利蒙台梭利女士始於一九〇七年在羅馬貧民窟裡設立了「兒童之家」，一則因婦女工人終日勞動，幼兒教養無人，再則因工人區域的環境惡劣污穢。「兒童之家」充滿着快樂，活潑，聰明，整潔，是三歲至六歲工人嬰兒的樂園。

英國麥克密蘭於一九一四年，在倫敦貧民窟設了一個嬰兒園，其中有三四百個三歲至五歲的工人小孩，享受着「大地，日光，空氣，睡眠，營養，愛與快樂」。這嬰兒園是由私人經營的，到一九一八年費休教育法案成立後，始受地方政府的補助，列入整個學校系統。

托兒所，是工人兒童的一種幸福設施，在各國已經很普遍了。蘇聯有日夜托兒所，婦女工人做夜工的時候，倘把小孩關在家裡既不放心，白天自己要睡，小孩子又無人照管，「日夜托兒所，」就是滿足他們的需要的。女工們白天休息以後，夜工上工以前，可以探望他們的小兒，休假的日期，再歡天喜地的把他們領回家中，這是一件如何理想的事。

關於教育經費，有人說除了國防經費以外，教育經費，便是一項最大的支出。我們且把各國教育支出在國家總預算中所占百分比，列表如下；

國別	百分比
英	9.5
法	7.9
德	15.
美	19.
義	6.2
日	17.
蘇	10.9
丹	11.
瑞典	16.
挪	14.2
比	9.5
瑞士	15.9
西班牙	3.7

各國兒童教育的發達，以及教育機會的普遍，和程度的提高，有他們

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背境，至於我們中國的兒童教育現狀，小學四年的義務教育，至今還只是紙上談兵，從民國初年到現在，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會議，但義務教育，還是「明日的教育」，在民國十九年時，全國教育會議，擬訂了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計劃，但結果依然是因爲四萬々元的經費無法籌措，而把它擱下來。

我們有四千萬失學的兒童，二萬々失學的青年和成人，這是我們教育上的大問題，也是兒童教育上的大問題。兒童教育是不能與民衆教分離而孤立的，社會是整個的，如果父母是失教的，那裡還能够希望他們負起教育兒童的責任來呢。因此我敢說，成人程度不提高，社會制度不改良，兒童教育和福利是談不到的。

五、兒童問題的研究

近代兒童研究可分三方面：(一) Pardology 是研究兒童的生活，發達，觀念，和本性的科學；其研究範圍稍爲廣泛。(二) Child Psychology 是普通所謂兒童心理學，研究兒童各種天性和智力的發展，並不顧及生理方面。(三) Child Study 這是所謂兒童研究。研究的範圍包含兒童的身心兩方面，不問普通的，天才的，或變態的兒童，以及與兒童有關的事實，和生活環境，都在研究之列。

兒童身體發展的研究，爲醫學者的事，這裡不去說它，我們所研究的，是兒童心智的發展。我們要教養兒童， 先須有對於兒童身心發展的了解。然而所謂「了解」，是包含兒童身心發展的兩方面的，這是科學的研究。

兒童研究的運動發朝於盧騷，裴斯塔洛齊，福祿培爾，到近世益重視兒童的天性和需要，教育他們的時候，重視兒童生長的近程。現代兒童心理之創始，不能歸功於任何一個人，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國都有兒童心理研究的發端，德之普來爾，法之賓諾，美之荷路，英之蘇里，義之林賓格，俄之蘇哥斯基，都是最早的功臣。晚近如施頓，派諾，吉西等的深邃造詣，當然已非早期兒童心理者所能想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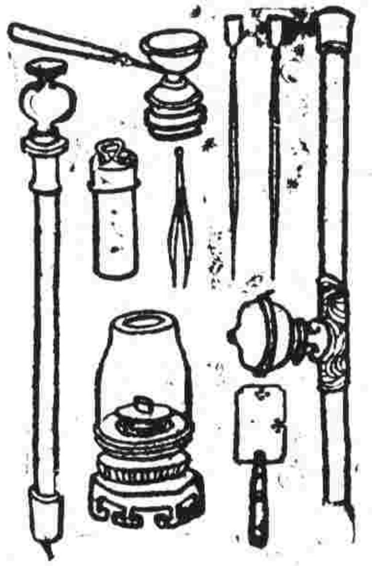
各國大學有大規模的兒童幸福研究所，或兒童發展研究所，其中包括醫學，生物學，生理學，教育學等各方面，合而謀兒童幸福增進的實驗，心理學家霍林或斯說：「許多教育與經濟問題，往々有他的生物基礎。自此新覺悟後，添了許多新的事業與設施，指定專款以爲天才兒童之研究，亦爲這種新覺悟的結果。」霍氏又說：「經費之用於低能，神經病，犯罪兒童者，每年不知幾百萬元，今既有私人和公家之款，專指定爲天才兒童之用，教育家應視爲良好轉變和機會，負起責任來努力研究。」

美國對於兒童研究，還有一種新趨勢，就是鄉村兒童的研究，全國童工委員會著有鄉村兒童之福利一書，各省對鄉村兒童亦有專題研究。此外，如以國家來做這種研究的，有美國內政部一九一二年設立的兒童局，以國際機關來提這種研究的，有國際聯盟的「兒童幸福委員會」，各國把兒童研究的結果，實行於兒童的「養」「教」，如（一）各國因醫藥和衛生的進步，嬰孩死亡率急速減低，兒童健康獲得積極的增進。（二）因兒童心理研究的貢獻，教學的方法，有新的創造，教學的效率，也有敏速的增加。

我們的中國兒童教育學會，對兒童研究也有相當貢獻，至於各地未嘗沒有兒童研究事項，然而總比不上人家。因爲兒童的研究，在深的方面，應該有專題研究，在廣的方面，應該有普遍設施，研究對象由在校的兒童，擴充到校外的兒童，由城市的兒童，擴充到鄉村的兒童，由私人的熱心兒童福利，變成立法的保障，由私人教養兒童的責任，變成了國家的任務，因此我們需要更大和更深的努力。

鴉片禁政論

林欣々



一、中國的鴉片問題

鴉片原爲阿剌伯與波斯（今之波蘭）或東歐羅巴產物。自古即從阿剌伯人之手輸入東亞；中國則自明代始。鴉片已自波斯及印度輸入廣東及福建之南部矣。

明代所受之鴉片毒害甚大，政府雖屢々頒發禁煙法令，亦無從弭止；直至淸代，廣東總督林則徐氏始以果敢之赦腕，强行防止鴉片之輸入，同時英商所存之二萬二千餘箱毒物，乃臨于一炬之命運；致釀成哄動天下的鴉片戰爭。自此役始，英國的侵略爪牙遂奠定其穩固之基礎矣。

中國革命以還，民國建國之初，政府便已樹立鴉片禁政；民間吸煙者嚴治不貸，官吏則更處以重刑。此外復沒收各省煙具，悉加焚燬；然國內環境不旋踵，又復厥亂，遂使鴉片禁令，等於虛文；良堪浩嘆！後此各地軍閥，爲着獲得龐大的戰費，更不惜奬勵百姓栽種罌粟，始而奉天，吉林，黑龍江，則直隸、山東、江蘇、浙江、湖南、湖北、雲南、貴州、陝西、四川、河南、福建等地，種植之風亦大熾；軍閥官憲更巧立名目抽取鴉片之稅金，進而互相利用，私販私賣之風乃日盛焉。即以上海一地而論，所以爲軍閥必爭之地盤者，目的盡在同地之鴉片收入也。近年以還，嗎啡，海洛英等麻醉藥，更爲密造者之生財大道。十餘年前，據國際專家之調査及推算，則當時中國々內之生鴉片年產額竟爲五十萬擔，輸入生鴉片約八百擔，合計爲五十八萬擔，以每人每日之消費量爲一錢計，則吸鴉片者之數量，已達一千五六百萬人以上矣。

一、共榮圈的鴉片問題

中國旣形成鴉片的一大消費場所，則以此爲中心，鴉片吸食之惡癖，竟如火之燎原於大東亞各地域；此時而未嘗受鴉片之毒害者，則唯有日本一國。蓋日本開國之始，國法即嚴禁鴉片也。

今者世殊事異，由於大東亞戰爭之節々勝利，廣大的南方地域皆併入共榮圈之版圖，然此等新生地帶，鴉片濫用之惡習乃不能與帝國主義者之各種潛伏勢力同時撤離而銷燬，甚且變本加厲；能不言之寒心耶？是以今後如何把共榮圈內的住民從鴉片慘禍之深淵中拯拔出來，誠爲急待解決之問題也。

伴隨世界狀勢之劇變，鴉片原產地域（伊蘭，土耳其，印度）的鴉片輸入已經杜絕，此誠我等澈底驅逐鴉片勢力之黃金時機也！獨惜中國各地，旁及泰國、越南、緬甸等地之鴉片仍在培植生產中，而來自印度之鴉片雖告絕跡，但仍難保無秘密販入之情形。蓋鴉片之秘密輸入與販賣，無疑爲南方諸地的毒瘤，今後非着手於研究各地域之實情，則無以遂行禁絕

鴉片之方策也。

各地域關于鴉片之情報資料非常缺乏，國際聯盟於一九三九年會派員到東亞調查鴉片濫用之實情，經過一年之工作，翌年春間遂提如下之報告：

鴉片癮者地域別統計

地域	適法吸食者	（不法吸食者）
緬甸	一二、二一九（吸食） 四一、〇六三（吞服）	一〇、〇〇〇
海峽殖民地	三九、五〇三	三〇、〇〇〇
馬來聯邦	一二、四〇二	四一、六〇〇
馬來非聯邦	二三、四二六（柔佛）	五〇、〇〇〇
荷屬東印度	一八六、一一四	三〇、〇〇〇
暹羅（泰）	無	二〇、〇〇〇
越南	無	四五、〇〇〇
英屬北婆羅州	五、〇八七	五、一〇〇
香港	無	一二〇、〇〇〇
澳門	無	八七、〇〇〇
臺灣	二七、三七八	二五、〇〇〇

據此可見鴉片爲禍之廣泛矣。又據國際聯盟之調查，則上表數字之吸食者乃以華僑爲最多，報告之中，同時指出「中國移民所到之處，鴉片禍患必次第蔓延；且原住民一經與中國人接觸（以勞働階級爲多），則多數習染得此種惡癖；」羞耻之事，莫此爲甚！至於各地鴉片販賣之數量，據一九三〇年之統計，有如下表：

鴉片販賣地域別統計

緬甸	二三、六一九瓩
海峽殖民地	四三、二〇〇瓩
馬來聯邦	四三、六〇〇瓩
馬來非聯邦	一四、八〇〇瓩
荷屬東印度	五七、一〇〇瓩
暹羅（泰）	六一、〇〇〇瓩
越南	六八、二六八瓩
英屬北婆羅州	三、七〇〇瓩
香港	六、八〇〇瓩
澳門	一二、三五六瓩
臺灣	三四、九七〇瓩

一、專賣制度及登錄制度

南方各地域對鴉片吸食者向無登記之制度，即使間有登錄制度，而非法之徒必仍多方設法逃避此項登記。若干地域，鴉片專賣權皆操諸政府之手，輸入生鴉片而製煙膏以供販賣；廣州灣及澳門即其例也。至於緬甸，則直接販賣生煙膏與消費者。

至於若干殖民地所施行之煙民登錄制度，煙民大都由政府發給吸食特許證；而制度之最完善者則首推臺灣。

各地政府之鴉片專賣制度，均以售出煙膏爲原則；蓋如以生鴉片直接售與消費者，則不難生出種々非法的行爲。通常專賣局所販賣之官制煙膏，均以難以模仿之容器包裝盛之，有等地方之專賣局，則以某種無味的物質混入生鴉片內合煮之。

鴉片專賣之價値各地不同，大都被視爲奢侈品；大抵鴉片之價値，常視其需求程度而異，然鴉片價値過於高事，則易引起貧窮癮者轉向吞食煙灰或其他含有嗎啡或海洛英等麻醉藥物之危險，於衛生上當蒙絕大之障害。

一部分殖民地雖有煙民登錄制度，却並非著意禁煙，對煙民仍無限制地予以供給；於是煙民惡習並不因此而消除，反易引起不正消費者之秘密買賣，弊害百出。又國際上雖曾規定未成年者禁吸鴉片，所謂未成年者，大都指未滿二十歲者而言；然熱帶住民，因早熟關係，是以英衛等地官憲，往々對未滿二十歲之吸食者亦不加以制止。

鴉片專賣，利益極厚，通常佔殖民地政府歲收之主要部份；玆爲明瞭鴉片與地方稅收之關係，特將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九年各地鴉片歲收與當

政府之總歲收比例列表如左：

主要地域之鴉片歲收與總歲收例表

地域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九年
緬甸	二•三%	三•一四%
海峽殖民地	四六•一%	一五•一%
馬來聯邦	一三•九%	一二•三%
荷屬東印度	一二•九九%	六•三五%
越南	一三•八五%	四•七%
暹羅（泰）	二三•〇九%	一五•八一%
香港	二七•八%	九•〇六%
澳門	四五•四九%	二二•一六%
臺灣	三•一五%	二•七二%

按右表之比例，以臺灣鴉片歲收爲最低，緬甸次之。然葡屬澳門，則一九二〇年幾達政府總歲收之半額。其時國際上非難之聲紛起，葡政府爲掩飾計，後此發表之數字遂急激下降矣。

一、台灣之鴉片禁政

英美殖民地經營者之一貫政策，大都以鴉片歲收爲殖民地經營費之主體，國際毀譽，在所不計。

有等地方政府，外表雖揚言鴉片漸禁，究其實曾否爲鴉片癮者設想而施行種々禁煙制度？此蓋爲明眼人所共見者也。實際上，其能自政府之鴉片歲收撥出種々經費以達成禁政之目的者，則捨臺灣外敢決言無有其他地域矣。

筆者三年前曾旅居臺灣若干時，並曾與臺灣醫學博士宮島幹之助氏交換意見，氏爲熱帶醫學權威者，對鴉片問題曾蘊蓄多年之研究，相談之下，蒙以臺灣鴉片制度之詳細見告。

查安政五年（一八五八）日本與英國之間曾成立禁止鴉片輸送協約，犯者嚴罰，贓品沒收。更於明治元年四月，政府發出對國民諭告，揭鴉片之毒害；嚴禁鴉片之私相受授，犯者處以亟刑。是以今日日本人民得以不蒙鴉片之禍害者，未始非當年禁令森嚴之功也。

臺灣改歸日本領土，其統治上之鴉片問題亦極端重視。蓋臺灣住民大部爲中國民族，自昔即有吸食鴉片的弱點；其時政府權威當局，主張不一，如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氏之主張斷禁主義，與政府當局之採行漸禁主義是也。當時之要領大略如左：

「鴉片中毒者須經過一定之機關施行嚴格診定。煙民亦須經過適當手續，始許登記。鴉片統歸政府專賣，而以專賣之收益，補助臺灣之衛生行政，同時對一般初出茅廬之青年，即時加以教化，使彼等社絕染上鴉片的惡癖。一方面，爲使中毒者得以迅速解除痛苦，應厲行衛生設施與嚴密之取締，務使鴉片中毒者對政府充分信賴，戒絕之後，無復有再度感染之虞。」

明治十三年十二月杪，全島即普遍實施此鴉片律令；同時，鴉片中毒者之診斷及許可手續等法令亦發生效力。

明治三十一年，兒玉源太郎氏就任臺灣總督，對鴉片制度之實施，更一力肩承其責任，此後歷代當局者復能秉承預定之方針，逐步收獲效果。

關於臺灣鴉片制度的實施概況，玆再舉列如左：

（一）鴉片吸食特許　既染鴉片習癖之人（即癮者）必須受官憲指定之醫師診斷，每日消費量數亦須經醫生指明，然後交付證書。醫生在必要時得以中止煙民之吸食。既經官憲交付特許證之煙民，可就指定之範圍內購取，然吸食者一人一日之消費量，平均不得超過一錢。

（二）煙膏　總督府決定島內禁止培植罌粟。原料之生鴉片，先經總督部製成煙膏，然後發賣，是以煙膏之品質均一。地方官廳掌管販賣事務，由專賣局領出煙膏，再授予請賣人，然後分發小賣商；然請賣人及小賣商則須在當地有資產及有信用之臺灣人始克任之。彼等一旦違法出售，警吏得以隨時取締其販賣權。

（三）煙膏之價格　鴉片癮者經過醫學院之治療而回復常態者，當然可以廢絕吸食，但有等患者，一時迫其戒絕，事實上甚感困難，加以數十萬之煙民，苟同時迫其戒吸，亦難有此廣大的施療場所收容之，且煙民在戒煙期中，其家族的扶養，實應由政府代彼等妥加考慮也。鴉片煙膏價値

之提高，使煙民經濟力量難以負擔而迫得遞減其消費量，本為習癖矯正之優良方法，然此法一旦施行，又難保不會誘發秘密運輸及吸食之現象。是以政府對於癮者，反宜以價廉而質良之煙膏供應之，如是則癮者之負擔既減，一方復强行採取漸減政策，按期使其戒絕。

（四）鴉片癮者之遞減　明治三十三年，臺灣舉行第一次調查，特許鴉片吸食者為十六萬九千六十四人。其後經三次之鎮密調查，合漏報者五萬餘人一併網羅，乃成二十二萬之數字。其後又經過嚴重之取締與懇篤之教化，新感染者之嚴密防止等，癮者之數字已漸減。大正十四年，特許吸食者已減至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九人。其後按年遞減，有如下表：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	一三、五七四人	年內減少數	一四七四人
十二年（一九三七）	一二、〇六三人	同	一五一一人
十三年（一九三八）	一〇、八八四人	同	一一七五人
十四年（一九三九）	九、六九三人	同	一一八一人

是則每年竟有千人以上之遞減矣。據當局之預算，則由昭和十五年起，約七年後，當局全島之鴉片癮者必告絕跡云。

（五）秘密販賣及不正吸食之取締　由全島警察行政嚴密取締鴉片之秘密輸入，不正買賣，不正吸食等情弊。臺灣與中國內地隣接，交通頻繁，警察行政，仍恐百密一疏，於是又有所謂密告獎勵法。其法即能揭發鴉片犯罪行為而密告官廳者，即將沒收品之半額或三份之一變款獎勵此告密之人。實行以來，頗見成績，且煙膏之公價不昂，此亦弭止秘密輸入之方法也。

（六）衛生設施之改善　臺灣鴉片制度創施之初，後藤衛生局長之意見書中曾力舉鴉片專賣之收益應與衛生設施費互為消長；結果全島各地，遍設醫療機關（病院及診療所），計官立病院十二所，公立病院十八所，私立病院百二十所。即僻陬所在，亦配置百數十名之公醫，除負責指導煙民戒吸之外，復從事於公衆衛生事業。禁煙以來，由臺灣每年的人口自然增加率觀之，即可知衛生行政所著之功績矣。

臺灣實施鴉片制度以還，約四十年間，已將達到完全禁絕之境；然則究竟如何有此良好成績？則吾人對臺灣的禁政實有再三檢討之必要。

査臺灣對專賣制度之實施，原料之輸入，煙膏之製造及配給事務與其他之鴉片行政完全分立，兩者相並而遂行其職責，乃成功要因之一。鴉片煙膏之供給上，定下嚴密的基準，始終嚴行不渝，乃成功要因之二。因鴉片收入為一大財源，故應忘却鴉片政策之本義，遇事正公處理，務以鴉片之收入，還用之於鴉片行政方面，始終一貫，為成功要因之三。此外，各賢明當局者始終邁進以求目的之完遂，亦一大因素也。

一、香港的鴉片禁政

溯英人統治香港時期，庶民就於逸樂，驕奢淫靡，相習成風；唯物是宗，貪婪成性，對鴉片及其他毒物，政府雖曾揚言禁止，不許公賣，然事實上則售吸烟窟，觸目皆是；業此者毫無忌憚，蓋一旦為官探發覺，亦不過罰金輕懲便了，至於能與政府左通聲息之徒，則更明目張膽，有恃無恐焉。

當年政府之所謂鴉片禁政，誠可謂滑稽之尤，政府既不許鴉片售吸所之經營，一方面却公然販賣煙膏（盛以美麗之錫包，當地人稱之為「錫條」）老猾英國，一面巧張名目以欺瞞世界，然又不忍捨去此龐大之鴉片公賣利潤，此非驢非馬怪局面之所以形成也。

乃自香港更生以還，香港政治，乃以精神建設為特徵；所謂精神建設者，其治民之道，純以建設精神為主要措施，首重刻苦耐勞，革除奢靡逸樂，次以東洋精神文化，消化西方物質文明；繼又泯滅個人利己主義的自私，再化狹義的民族主義以為廣義的大東亞主義。

當局遂於去年（民三十二年）一月毅然執行禁煙政策，頒佈鴉片取締規則。根據規條，凡鴉片癮者限於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在總督部許可之鴉片小賣處領出購煙通帳，方許吸食。一月二十三日，香港總督部民治部當局復曾聲明如次：「鴉片癮者欲購吸鴉片，須於昭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向總督部認可之鴉片小賣人領取此項通帳，否則無從購吸，尤望有煙癖者就近向小賣所申報。」云。

鴉片癮者之領取通帳（吸食許可證）者亦分兩種，計開：

（一）甲種通帳　祇許在家庭吸食（領甲種通帳者不得同時領取乙種

通帳）。

（二）乙種通帳　祇許在指定區域之售吸所吸食（不得在售吸所購買煙膏，並不能同時領取甲種通帳）。

當局所行者仍爲專賣制度，下設元寶八所（總賣處）一家以統其事，此外再有小賣所十二處（分設各區）。

凡領取通帳者，先至申請所塡寫申請書，申請書內容詳列登記人姓名，性別、年齡、本籍、住所、每日吸鴉片重量，開始吸鴉片時之年齡、吸鴉片經過年期，並須本人簽名蓋章爲實。

領取通帳者必須經過如此詳細之塡報，乃係備元寶捌刪所附設之調查股統計之用，調查股一經將彙集之申請書統計，全港煙民之數字與吸食數量，便可一目瞭然，至於癮者之成因，亦可得而尋求也。

總督部目前措施，不過係禁政之第一步耳。然此第一步已可以防止新煙民之繼續產生，蓋非癮者必不領取通帳，既無通帳，一般人遂不致因消遣或酬酢之吸食而成癮也。

一、廣東的鴉片禁政

民族英雄兩廣總督林則徐氏之實施鴉片禁政，其英斷之手腕蓋爲盡人皆知之而盡人尊崇拜者也。乃自民國以還，當局忙於編軍理財乃整理庶政，對禁烟事業，乃忽於注意，而民國三年以後，龍濟光與陸榮廷等復大開煙賭兩禁，煙毒遂更爲禍民間矣。

袁世凱圖謀帝位，派蔡乃煌爲禁烟督辦，即欲以烟款移作帝制運動費，但龍濟光又內謀據粵省地盤，欲假烟賭兩費以擴軍購械，一時權利衝突，龍乃假粵人反對帝制名義槍決蔡氏，內以洩個人私憤，外以收買人心；其後陸榮廷及莫榮新相繼督粵，亦依樣葫蘆，祇有藉禁烟而籌餉，對禁政仍了無辦法。

當蔡乃煌主持煙禁時，初僅在江門設戒煙藥膏承商，蓋江門四通八達，私烟運入及藥膏運出，均極便利。

民國九年，陳烱明由漳州回粵，厲行烟賭兩禁，曾規定「吸烟按月遞減法」，下令烟民登記並發給牌照，該照濶度五寸，長度七寸，煙民外出，均須手執牌照，倘有佩諸身內而不外露者，禁烟稽查得隨時嚴罰之。

滇桂軍據粵時代，其情形約與民國三四年之時現相同。直至李濟琛治粵，雖重振禁政，但依然以賣烟爲目的，而假手於禁烟稽查或偵緝執行之，終亦未有成績可見。

陳濟棠掌粵，又回復藉禁烟籌款之狀態，目的在每月籌集四百萬元。其時商人霍某，曾以一次過二十萬元之介紹費結識某夫人，全省烟政乃由霍承辦，每月照四十萬元之指定餉項繳納之。

民國二十四年，行政院曾公佈禁煙實施辦法，此次規定自廿五年起至廿九年止五個年間禁絕，乃實行未及二年，遂値中日事變，禁政亦不得不因而中止矣。

事變後之廣東，數年以來，尙未聞當局有禁絕鴉片之意，當局雖有禁烟局之設，乃變相之徵稅機關耳，所謂「福民堂」者，則專賣機關是也。去年福民堂業經裁撤，而專賣事業，亦統歸禁煙局辦理焉。

一、論煙禁之難

就廣東一地而言，當局之倡言禁煙，何時無之？每一時代，政府爲撑持體面計，外表無不稱曰「禁煙」，如專賣機關之稱爲「禁烟局」，售吸場所之稱爲「戒煙所」，鴉片煙膏之稱爲「戒煙藥膏」，而究其實際，則黑籍中人，依然有增無已。

査鴉片之所以難禁者，前文已論及矣，蓋無論某一時代，某一地域，鴉片之歲收，實駕乎一切稅收之上，是以地方政府雖具有爲百姓解除痛苦之決心，奈何經不起龐大之歲收之引誘，且地方一經失去此巨量之稅收，又以何種稅收塡補其損失？此眞不能不煞費籌謀者也。

據民廿二年廣東財政公報之統計，則由民國十七年至廿二年度止，此六年間之鴉片稅收，有如下表：

民國十七年	五、四三二、一三九元
民國十八年	五、八四二、二〇〇元
民國十九年	六、三三四、三二〇元
民國二十年	六、六二〇、〇六九元

民國廿一年	七、四二五、四三六元
民國廿二年	七、八四二、〇七〇元

一觀上表，足見當時之鴉片歲收按年遞增，無異肥囊；政府遂有不得不持姑息之態度，或則掛羊頭賣狗肉，自欺々人，貽笑千古；即最近來自臺灣，負有考察南方民俗之某氏，對於「戒吸所」或「戒煙室」之矛盾與滑稽，亦為之莞爾不迭也。

地方政府對禁煙態度既屬迷離恍惝，煙民乃亦利用政府之弱點而存「得過且過」之心理，蓋鴉片之魔力，最易附着於理想主義者之身，而中國人既係「精神勝利」之民族，一旦成癮，便有飄々欲仙之感覺，擺脫又豈易事耶？

竊以為鴉片癮者之成因，其一固由於鴉片最易附着於理想主義者之頭腦，其二則為多年積習，究難一旦清除；是以欲使彼等脫離苦海，非有強力從中壓迫，使彼等立刻覺悟鴉片實足以威脅彼等之生存不為功。

所謂強力的壓迫方　，即鴉片斷禁論者之主張是也。鴉片斷禁論者以為鴉片之禁絕，絕不宜採取分期禁吸之姑息措施，政府在頒令之日，當地即無復有公賣所之存在，此時所存在民間者，僅為私人秘密貯藏之少量煙膏而已，苟政府能弭絕鴉片之來源，防止民間之種植及包庇的私運，則此項存品必將成為無源之水，不久將告滅絕。

然而斷禁論者之主張，則又談何容易？蓋政府非有最大之決心不可，且不但具有決心便了，蓋杜絕毒品之輸入，尤非有嚴密之緝捕網不為功也。

一、國府的鴉片禁政

國民政府對鴉片禁政之實施，早知其僅為時間的問題；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首都及上海青年界所展開之「禁賭禁毒禁舞運動」，即可謂為促成國府此次禁毒施策之因素也。

行政院第一九六次例會即已通過內政部擬定之禁煙辦法大綱，實行自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起至三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止之三個年間實行禁絕。要點如下：

(一) 禁煙機關由內政部設禁煙局以專其責。

(二) 厲行烟民登記，限令分期戒絕，違者從嚴治罪。

(三) 嗎啡、白麵、紅丸等毒品絕對禁止。

(四) 烟土非經特許不准販賣，特許烟土之總數量，應按三年禁絕計劃厲行分期遞減。

(五) 各地售吸所亦限期禁絕。

(六) 和平區域絕對禁種。

(七) 中央及地方即時在主要都市，普設戒烟院，強制登記之煙民按期投戒。

(八) 各項實施規則，由內政部擬定，呈請行政院核准後公布施行。

查此次禁煙辦法及規則之公布，係且獲得全國民衆自發的同情與響援者。此次決定之辦法，亦可謂為社會力與政治力綜合的力量所舉之成果也。

林柏生氏在禁毒廣播中有云：「清毒禁煙的口號，開始提出在百年以前，其所以蹉跎至今，還沒成就，不外兩個原因。第一不能把握革命的時代的意義，只從狹義的個人道德觀念出發，所以不能樹立鮮明的革命目標，運用有利的條件，以掃除一切障碍，甚至有所謂寓禁於徵的口號，其實不過是寓徵於禁。第二因為政治力與社會力不能充分配合，政府與人民間缺乏密切的聯繫；所以不能集中所有的革命的力量，以與惡勢力作殊死鬪…………」

吾儕既洞悉百年以來禁政終歸失敗之弱點，則此次的禁政，豈可重蹈覆轍？且此次禁毒，更有一最大之特徵，即為獲得盟邦當局對國府之絕對協力是也。

二月十五日，日大使館曾對國民政府之禁烟禁毒計劃，發表如下之談話：

「……帝國政府關于禁煙政策之實行，于臺灣曾有經驗，對於滿洲國之戒煙政策，亦曾予以種々技術上之援助；帝國政府關于鴉片及一切毒品，對在華日僑曾夙予嚴令取締，並嚴禁麻醉品及生鴉片之製造搬運與保存，維經長年戰亂，乘中國社會之混亂，雖經領事館當局嚴令取締，仍不免

有逃法網，故作不法之行爲者，誠不勝遺憾之至！所望在華日僑，對時局之重大性，深切認識中日協力推進禁煙政策，倘有藉治外法權爲名，有不軌之嫌，實對帝國邁進大東亞戰爭之歷史留下最大之汚點，不能不深自戒慚者也。」

由此觀之，則今後我國人士如肯下堅決之意志，不再從毒物之密運或製造而謀取非法之利潤，則販毒者已無他人，對毒物之肅淸，自然不如以往之棘手矣。

民國廿四年國府公布之禁毒條例亦異常嚴厲，特別對公務員之吸毒者，曾製定種々調驗及限制戒絕規例；蓋公務員之吸毒，無異知法犯法；是以此次首都青年學生淸毒總會調查部發起專門調查公務員吸毒者之名單，以便向各主管當局檢擧，並擬於最近將高級公務員吸毒名單披露（見中央社二月十五日南京電），實爲膺懲方法中之最善者也。

禁煙問題既如此龐雜，則捨政府之力量以外，民衆尙應考慮如何協力政府，以補政府之不足，或以匡政府所未逮？五四運動以來，民衆自發的禁煙運動已屢見不鮮，然大都曇花一現，繼起而響援者既屬無人，社會上遂目此輩青年人爲叫囂，又何從而刺激煙民之腦袋耶？是以今日之民衆運動，應知前此之弊端，不應徒事一時之叫囂，蓋非作有組織的與有計劃的長期行動，以呼應國家之施策不爲功，願各種民衆社團或青年團體之熱心者三思焉。

一、禁政旁及之諸問題

國府之鴉片禁政，目前既經決定施策，且此次禁煙之性質，又與百年來敷衍從事者截然不同，則三年禁絕之計劃，自可坐觀其成矣。

然伴隨鴉片禁政而叢生之問題，則竊以爲不容忽視！吾人應再三考慮萬全之方策，始免功虧於一簣。

以言禁政，臺灣一地之政績，已足爲我輩之攻錯；然施政往々因國策或地方而異，是則又烏可不從詳研究耶？玆將𥤕想所可及者數點，列擧如左：

（一）鴉片癮者必須受政府醫師之診斷，每日吸量亦須經醫師指明。

（此爲臺灣初期施政之方針，可以杜絕一切流弊。）

（二）煙膏之價格，應有一定之標準，過昂則易影響及一般癮者呑食其他爲害較烈的毒物之危險。（按臺灣施策，係以價廉而質良之煙膏供給煙民使其負擔減輕，而强行彼等採取漸減政策。）

（三）煙民在戒煙期中，其家屬之扶養，應由政府代爲考慮之。（臺灣實施時亦有例可援。）

（四）獎勵密告者，如能揭發鴉片的犯罪行爲而密告官廳者，即將沒收品之半額變款獎勵之。（我國已有前例。）

（五）編私網加强組織，嚴密取締秘密販賣及不正吸食者。（我國已有前例。）

（六）政府在鴉片收入項下，應撥支下列經費：

（甲）取締費（禁煙行政用）

（乙）由于鴉片關係之監獄及醫院費

（丙）癮者救療費（包括家族扶養）

（丁）敎化宣傳費

（戊）衛生改善費

（根據某殖民地之施政方針）

歸納言之，則政府不能徒然執行若干禁烟條例或細則便了，蓋意想不到的由于禁煙而產生之問題尙多也。

一、煙民的心理建設問題

筆者並非什麼問題專家，對鴉片問題亦素乏研究，其所以能信筆寫來

。無非藉若干參考書籍之幫忙，而使我執筆爲文之動機，乃此次爲國府與民衆渾然一體而行之毅然措施所賦予我之靈感也。

由於行文漫無秩序之關係，使本文未能達成有系統的貢獻，慚愧實深！玆特再申述筆者的感想如次：

際此整個東亞解放戰爭在進行中，鴉片無疑應屏諸大東亞圈域之外；然大東亞圈的鴉片問題能否解決，則又視我中國人之決心與措施爲如何。試一統計大東亞圈之鴉片患者，中國人之數字乃居百分之八十强，是以解決大東亞圈之鴉片問題，仍非以中國爲首班而漸次推進於整個大東亞地域不爲功也。

中國之鴉片禁政，百年來早有幾許之先例；此次國府之三年痛策，苟再不幸而淪於流產，則後此中國之鴉片問題將無復有解決之日，而大東亞民族之命運，亦被注定沈淪於永久，其關鍵爲如此，可不愼哉！

臺灣禁政，已舉得良好之效果矣，滿洲亦成績昭彰，香港又在加速進行，各地均有無數珍貴之經驗，足資攻錯；其要點亦經屢々舉出，今後當局祇須具有「以鴉片專賣所得，還不用於鴉片禁政所需」之決心，國庫預算中再勿希冀有鴉片歲收之數字列入，則禁政之推行，自必事半功倍。蓋鴉片專賣之歲收不菲，誠能以歲收所得，支配於取締費，監獄費，病院費，癮者救療費，教化宣傳費，衞生改善費等，是始得謂爲福國利民也。

最後，筆者尚應提出一問題，即煙民之心理建設問題是也。煙民一旦成爲癮者，則彼等之心理中當視鴉片爲彼等唯一之慰安，在未獲得更有力之慰安品以前，彼等縱有戒除之意識，奈何始終不能擺脫鴉片之魔力，是以尋找超乎鴉片魔力以上之慰安品，或與鴉片有同等魔力之慰安品，實爲政府所應代爲考慮者也。

今世娛樂事業甚稱發達，娛樂者所以使身心有所寄托，吸煙蓋娛樂之最卑下者耳。於是目前之問題，係在如何導使煙民捨去此卑鄙之娛樂，而超向高尚娛樂之途。

基於以上之理論，則所謂戒煙院一類機關之設立，或足以强迫煙民戒絕於一時，然轉瞬必復再度感染，蓋戒煙院無異彼等之牢獄，一旦獲釋，正如大旱之有雲霓，幾何能有自治約束之力量者耶。

然則政府戒煙機構，如何方臻於完善耶？曰，戒煙與感化兩作用之併行，亦即肉體建設與心理建設併行是也。

一面戒煙，一面感化，務使癮者渾忘痛苦，恍然大悟。

然則「戒煙感化院」之施策又應如何耶？其原則不外如此：

（一）肉體治療之部　以最新之醫藥學，分別煙民之體質而施療，進藥亦分三個時期：（甲）投以亢進或興奮劑時期。（乙）投以抗毒劑或血清時期。（丙）投以滋養補劑時期。

（治療期中，對煙民之滋養食料之供給，不可或缺。）

上列目的，在使煙民在戒絕期中，絕無痛楚，蓋一般戒煙醫院常因藥費浩大，未肯按步就班，日常食料則更草率從事；直至第三時期，則全身之血輪換轉，體强力健，已足抵抗麻醉劑之刺激。

（二）心理建設之部　戒煙院設感化部，其設置應與學校相同，起居必有定時，功課不容忽視（目的在改造煙民之頭腦，盡量運用煙民之體力），務使煙民一洗平日懶惰與苟安之惡習。一方面對煙民之娛樂設計，尤應有完滿之策劃。電影、球戲、談話會、說書，各種競技，應盡量利用之。

戒煙機構而附設感化部，目前我國各地尚未之見；公立戒烟場所方面，就廣東一地而言，則非有人介紹，不易問津，常患客滿；而私立場所，則又索値過多；艱於籌措；市面戒烟藥物雖層出不窮，惜又大都以鴉片爲原料，祇能弭患於一時，煙民雖有決心，在々均不容許，是則欲使煙民之遞減，其可得耶？其可得耶？

筆者至此，謹抱至誠之熱望，蓋三年禁絕之施策，轉瞬即至，成功之日，始爲東亞民族眞正的興隆之期也。

（完）

戰時兒童教育一見

徐日行

據民國三十二年度上海教育界統計，全市公立私立學校之學生總數爲二十萬人，是則平均市民每二十二人中約有學生一人而已。以號稱中國近代文化中心地的上海，猶有此荒涼狀態，殊堪重視，蓋學齡兒童之失學者，大抵仍有五十萬以上。至於廣州方面，筆者因離粵年餘，未及與聞，但知現在全市學生數學約共有三萬五千，則失學的學齡兒童，恐怕有十萬以上了。

現教育還有一種不良狀態，即爲教育質的低落，猶憶筆者童時所受小學四年級的學科，其水準直超乎現時初中一二年級。質的低落，學生的年齡亦就跟着變遷，大抵現時初高中學生的年齡，與十五年前的高級小學生年齡相差不遠。此點或可以謂爲教育普及的進步，然以視失學者之衆多，質的低落，則頗有荒涼之感。

形成上述兩種現教育上的病態之原因，固然很多，其大者不外第一：教育方式過於複雜，從無一個中國本位的中心思想定型的方式；二：教材過於複雜，過於模仿，少於創作；三：材料選擇趨於精神，未能把握中國社會實際所處，尤其是職工學校教育不發達，與社會物質生活程度之高升不能平衡，失學兒童，遂逐日加多；四：輔助教育工具的缺乏，學科理論，短於實踐。且自由資本主義之文化毒素已深入我國的命脈裡層——農村，因此教育不從根本上改革，即使如何高唱到農村去普及教育，還是空言無補的。

病態已成，整個機構受毒，以言補救，斷不能再事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徒然人謂失學兒童過多，便以爲多設小學，即可容致，殊不知兒童失學之理由，不在有無多量學校容納，而在兒童家庭之負擔，甚至兒童對家庭亦須負擔，則此多設普通小學，徘徊於學校之門外的，仍是失學的兒童，究其結果，無非養成教育報銷主義，對國家前途，殊無裨益。

時代人物

新任國府最高經濟顧問

小倉正恒氏橫顏

•資料室•

自從負有國府戰時經濟建設施策之參謀性格及促進中日兩國經濟合作提携重任之最高經濟顧問石渡莊太郎氏榮任日內閣大藏大臣後所遺國府最高經濟顧問一職虛懸已久，關係當局對於繼任人選經再三考慮後，各方僉以日現任東亞經濟懇談會々長及戰時金融金庫總裁之產業經濟實踐家小倉正恒氏，實爲最適當而有力之後補者。

現在國府對於欲聘任小倉氏繼任最高經濟顧問之提議，已得日政府當局之熱烈同意，國府亦已正式發表聘請氏爲最高經濟顧問，消息傳來全國朝野無不表示熱烈歡迎，蓋氏現爲目下日本國內著明之產業經濟實踐家，對日本戰時經濟施策，擘劃良多，同時對於中日兩國之經濟合作提携工作，以往頗多貢獻，更於去年七月曾以日民間經濟考察團々長資格來華考察，故對我國目前經

有一問題，爲現戰時上的一大危險。此問題即爲人力的浪費過大。我們不宜說現時人力過剩，因爲事實上現物質生活奇缺，民衆終日徬徨於生活的掙扎，已無暇使自己成爲過剩。比方一個失業教員，爲了生活恐慌，他再不能等待一兩個月後，即使一兩個月後有把握的職業便會來臨，他非先求得其他可以解決衣食的辦法來應付不可，但因爲才非所用，便是浪費了。比方上說的那個失業教師他肩了菜筐去賣青菜，或到酒家去做侍役，但其人之能力却不止勝任小販與侍役，國家社會已把他培養成一個教師，便當使其負所職責，這才不致於浪費。現教育上的人力浪費，還不止於教師的生活無保證，教師人材的散失，還有一個是戰時所絕不應有的現象，便是學生還過着平常狀態一樣的生活，不使其參加生產的教育，這浪費實在更大。

我們研究過國家所給予軍隊的位置，是決不以其止於戰鬪便滿足的，古代屯兵墾農，寓兵於農的方法，確是防止軍人只於戰鬪，消耗實物，減少農人的好方法。在有事的時候，軍隊自然有他戰鬪的職責，在沒有事的時候，便該除了訓練的職責之外，還有增加國家生產的職責。由軍隊推而至於其他界群，這個要求也是十分合理的。現在國內各學校，還滿呈着爲教育而教育，爲讀書而讀書的死板情形，實在不對。估計現和平區內在校青少童年學生人數，至少有一百萬人，這一百萬人除去工讀及滯職就讀者約十萬人外，還有九十萬是死讀書，讀死書的平常教育狀態，於消耗戰時實物，增加生產的相反意義中，會起怎樣大小的作用？確是不堪估計。這樣人力浪費，未免可怕。如果再加上至少有五百萬失學的少童年人，則這浪費，更無從估計所付的代價了。

上面說過，學校教育不能與社會實際所需者成正比，則失學情形，無法避免。這實在是現戰時教育上——甚至國家民族前途上——的最重大危機。除非不說，要說便得說老實話，要說老實話，便得注意打破「教育不爲生活所需」及「無理的人力浪費」這兩點。這兩點能解決，中國教育有望；如不能解決，前途必然愈弄愈糟，決無好轉的一日。

自然要在這時候解決此兩大困難，理論上也許稍嫌過高，或事實上也有若干困難，不過我們也該從可能的方面去做起，期其向上，茲試舉管見於下：

一：職業學校　要使教育成爲生活所需的正比，莫如使就學青年，能於就學時間有所職業，修業期滿後，即可致力於社會事業，無須於修業期滿後，再以書本之所學，遷就社會之實情。戰

濟情形，尤爲深知熟識，此次毅然應國府之聘，繼任最高經濟顧問，對今後國府之經濟建設施策，及中日經濟合作提携工作，以至於大東亞共榮建設，必有驚人的擘劃和貢獻，自是意中事了

小倉正恒氏現年七十歲，生於加賀百萬石金澤藩士之家，明治三十年畢業於東大法科後，曾於內務省供職二年，其後得父執住友總理事鈴木馬左也之汲引，乃入住友公司供職，未幾被派往歐美，返國後任住友神戶支店支配人，彼始終服膺「報恩公益厚生」之住友精神，躬踐實行不遺餘力，歷四十三載，至昭和七年，即昇任住友總公司之理事長，翌年復被勅選爲貴族院議員，氏身軀修長，少年時代曾精研漢學及禪學，故且有穩健的古武士的風格，當服務於住友公司時，始終實踐中庸之道，絕不稍露鋒鋩，此點與日前首相平沼騏一郎氏相似，爲日本關西財界人士所推重。

氏因任職於住友多年，爲該公司之中堅份子，亦爲日本關西財界之鉅子，故於昭和十五年春，曾代表關西財界，關於煤礦的增產問題，於議會中發表修正地田氏低物價政策演說，以致頗爲朝野所注目，翌年即被邀入閣，任國務大臣，成爲日本戰時經濟之指導者。對強化日本戰時經濟體制及擴充生產等措施擘劃良多，貢獻甚鉅。於

時中國之所切要者，又莫輕重工業及農村經濟復興，增產資源若；即使而用於戰後，亦莫若發展農村經濟以助輕工業之發展，從而進使重工發達。此種要求，本於中國社會實生活之所需。然此種教育，非一般兒童能力所可接受，故宜從基本上着手，由都市推及鄉縣。辦法大抵可從下述範圍內得之：

（一）：從現時普通初級中學及高級小學，劃出十分之六，改爲初級職業學校，其課程之全部十分四，爲一般農工業之經易部份及理論，如在鄉縣，則宜以十分之六爲準。如是則可以減少浪費之人力若干十萬，而此少童年可得職業之培養，則以至於高級教育，亦可以社會向上之所需而受教養。

（二）：修致教材部份，注重實踐學習。尤不妨試辦流動式的計劃教育，如甲地爲工業原料出產地，則視其生產者爲何種材料，則學科中應特別注意其教材之編配。乙地爲水利要點，則教材又宜于以重視。然此辦法行之有所困難者，即爲教師人材，但求解決補救，亦未嘗無方，可與工讀學校通同辦理。

二：工讀學校　爲求減少失學兒童，唯一辦法，乃爲工讀教育之擴大，其範圍如下：

（一）將現時普通中級小學之十分七，改爲工讀學校，另設工讀學校若干，招收失學兒童。

（二）工與讀時間之分配，爲就學全時間之四六。在城市者，以工業爲主，在農村者，以農業爲主。所謂爲主，不過是輕重之別，務求適用農工互助的原則，使双方得以發展。

（三）兒童之生產力，固不可比之成人，然國家亦應酬報其成績，給予工值，則一般家庭對子女教育之負擔固可減除，且甚至或者還可補助家庭所需之不及。

（四）工讀學校不宜以學校形式出之，宜以手工藝所、工廠、農場、漁場、礦場等方式出之，一面受流動教育，一面即可就地工作。

上二述，乃就其最顯最要者言之，餘略不具。不過這兩種辦法能行，則前述兩種困難，即可望於五年之內，完全打破，而生產之增加，固不止於減少浪費人力而已。

現時兒當局有孤兒院，乞童收容所，救濟院之類設立，以收容學齡之貧苦兒童，此固爲市政所不可少，但總不若改其組織，使成工讀或初級職業學校之爲愈。

至於國家如切實々行工讀及職校，教師當然要大量經造。如何使師資不缺，這又當在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及大學選科上求解決丁。

× × × ×

去年七月中，曾以日本民間經濟使節團々長的姿態，率領日經濟界有力份子十數人，來華考察，歷時旬餘，遍與京滬等地國府財政界經濟界首腦人物，及我民間經濟有力權威者，一再懇談，對於我國戰時的經濟狀況，詳細調査，氏雖已七十餘歲的高齡，但精神矍鑠，有靑年人一般的朝氣，在華時，那瘦癯修長的身軀，和藹誠摯的面容，簡直一刻不停地與我朝野各界接觸，而給與每一個人一種精湛練達，卓智遠謀的不可磨滅的深刻回憶。所以小倉氏那一次的來華考察，確實給予國人以好的印象，無怪這一次國府決定聘任氏爲最高經濟顧問後，朝野各界咸表示十二萬分的熱烈歡迎。同時對氏今後對國府戰時經濟建設施策，及促進中日兩國經濟合作前途，更寄予深切的熱望，和期待。

氏於考察歸國後，對中國目前之經濟狀況，曾有如下之三點批評：第一，政治與經濟，有密切關係，第二，所有的獨立國家，非具有鞏固的政治力與強韌的經濟力不可，而這二者在今日的世界情勢，終非個別的東西，如不能打成一片，則不能成爲一個强有力的國家，然而在中國，對此二者之間，從來存在着。

英國戰時經濟動向

福井文夫

作者乃東京朝日新聞外國欄之主持者，又爲英美通，曾在倫敦及紐約之朝日報社當通訊員，又於開戰後居留倫敦達三年之久，至去年十月，始乘鎌倉丸返國，故對於英國近況，極爲詳悉。

戰時經濟動員之目的，在發揮勞工之最高效能，集中一切資源，及加強國內生產，使國家有鞏固之基礎，以實行總力戰，但欲達此目的，必先使國家之平時經濟機構，迅速改爲戰時經濟機構，同時所有一向以圖利爲目的之工場，亦必須改組，使其全力集中於戰時工作。爲着實現上述之經濟控制，政府便須有空前之權力。戰時之英國當然不能例外，爲要達到經濟上控制之目的，她的內部組織也要來一次劇烈的變動，英國雖向爲放任主義最發達之國家，但是現在英國政府對於戰時經濟，已不得不取絕對統制手段。邱吉爾內閣是有領導英國渡過此次戰爭危機之一切權力，不過英國政府是由許多黨派如工黨，保守黨，自由黨等組成，各黨派在政治上各抱成見，此種成見足以削弱英國之戰時力量，邱吉爾之戰時權力愈增，此混合政體對經濟統制之障礙愈顯著，據說此乃由於歷年施行自由商業主義之結果，英國民衆實不能一日安於各種統制，條例及限制之下。

爲着面對顯著之危機，邱吉爾內閣根據一九四〇年五月成立之國防緊急法規，已獲取強大之權力，如遇必須，邱吉爾可隨時動員全國資源及勞工，而普遍地統制英國之經濟命脈。無論任何國家，若欲使戰時生產達到最高峰，平民日用品及其他不重要品物之出產，必須盡量減低，同時國內一切原料，勞工及出產技術，必須集中於總力戰之用途，故英國在變更平時工業爲戰時工業的過程中，曾採用下述方法。在此次大戰爆發以前，英國商業大臣即實施統制重要原料之出入口，以保障國家安全，戰禍既發，軍需供應大臣即選出原料統制專員以加強統制機構，軍需供應大臣所直接統制者有鐵，鋼，非鐵金屬，羊毛，棉，皮革及錫，鋁之統制權是歸飛機生產大臣，煤則歸燃料大臣。軍需供應大臣對於由外國及殖民輸進之貨物更有專賣權，一切商務及其他事務俱受嚴格統制，所有貨物，皆有規定最高價格。

由於貨物之奇缺，且情形日趨尖銳化，紡織品之供給，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已在限制之列，一九四一年五月，即日常用品亦受統制，大商家發給零售店之貨物，已較前一年減少百份之二十至百份之五十，由一九四二年八月起，不重要物品之出產，不是完全陷於停頓，便是受到牌照制度之縛束。至一九四一年六月，民衆購買皮鞋及衣服，必須先向政府領取購買證，此舉之目的在減少較上年少一半之消耗，但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此項貨物之消耗，僅減少百份之二十。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日，英國商業大臣宣佈政府對於三十六種平常工業之集中出產計劃，包括紡織品，美容水及其他普通商品，爲使此計劃實現起見，，英政府集合各工場之物力，而建立一中央工場，又允許供給此工場以充份之勞工及原料，使其工作暢順無阻，至於其他停業之工場即用作軍需倉庫，同時又將所餘之人力，轉用於各重要工作，英政府希望能由此抽出五十萬至七十五萬之工人，用以參加戰時工業。

歐陸戰幕初啓，英政府即使十八歲至四十一歲之男子隨時準備依據國民服務條例參加兵役，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鄧荷克之嚴重教訓把英國從夢中驚醒，英軍人全部退出歐陸及法國之總崩潰，使英國第一次深刻地感到

切身之危機，英政府遂立即採取動員全國勞工及資源之步驟，規模之大，爲平時所難想見，但此時英國戰時經濟組織之進展，仍非常遲緩。自工黨々員晏尼士任勞工大臣後，即開始勞工總動員，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國民公判法庭成立，從此勞工糾紛大減，此法庭成立之前一月，各地皆設有職業介紹所，鼓勵男工在軍需工業方面找尋新工作。政府雖有動員勞工之權力，但並不採取直接行動以強迫工人投入軍需工場，只鼓勵彼等自動參加，在另一方面，政府却把所有技術專家。機械師。五金製造工人，電器工人，造船工人及煤礦工人盡數登記，以求發見剩餘之人力。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英政府根據國防法規，命令不列顛人民到各地之人力管理會登記。但有服兵役可能之男子及已參加重要工作之婦女則例外。一九四一年三月英政府頒佈保障重要工業工人權益之法規，保證彼等獲得固定之薪金，同時又規定僱主非先得勞工管理會之同意，不能任意將工人開除，至於工人方面。則非經政府特許，不準變更職業，此法規之對象，包括所有造船及修船工人。採煤工人，建築工人，農業及紡織工人，海員有職航責任者，亦受同等待遇。因爲軍隊須迅速機械化，前方對於技術人材之需求，日見懇切，昔日免技術工人兵役之命令，亦不得不撤消，從此徵兵制度普遍執行，依統計所得，由開戰之日起，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止，單獨由各工場徵往軍隊服務之人數。已達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英國之軍隊及戰時工業既皆須要大量人力，英國之失業人數遂大減，一九四〇年二月英國失業之人數爲一百六十萬，但至一九四一年夏天，此數目便減至三十萬，至今日之失業人數，相信祗有十萬。

各方面之人力泉源既已枯竭，勞工之補充，便不得不求諸婦女，英政府遂先辦婦女登記，繼而請求全國婦女參加各項戰時工作，但結果收效甚微，於是便實施強迫動員，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頒發國民服務第二法規，明令年齡在二十至卅一之未婚女子參加陸海空軍之補助隊及民衆自衛隊，或其他戰時工作，今年二月，已婚之女子而未有依賴人者亦須根據此法規服務，有依賴人者，則準負擔較輕之工作，凡此種々，務求盡量節省人力，以供重要工業及軍隊之用。一九四二年英國之勞工動員已進入最後階段，同年五月，勞工大臣晏尼士向下議院報告，謂界於十四歲至六十四歲之英國男子有三千三百三十萬人，共中二千二百萬人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戰爭有關之工作，如服務於軍隊，警衛隊，護航隊或重要戰時工業。開戰後二年半，英國對於生產必須之原料技巧及勞工之統制，雖有相當成就，但由於人力物力補充之不繼，及戰爭之日趨劇烈，軍需生產便成爲各事業之前提。

一九四〇年五月，英政府首次作統制生產之企圖，邱吉爾既有上次歐戰之經驗，即從內閣中選出雅打格連活爲新成立之生產公會主席，以求集中生產力量，但此會僅能完成一小部份工作，於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再成立一生產執行委員會，由勞工大臣晏尼士充當委員長，軍需供應大臣，飛機生產大臣，商業大臣及海軍部長充當委員，直接統轄生產公會，生產委員會負責分配原料及勞工於各軍需工場，但因權力有限，此委員會不久便消失於無形，隨着美國之參戰與大東亞戰爭之爆發，英美兩國同感尖銳地感到對於生產有加緊合作之必要，爲應付此種迫切之要求，邱吉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於內閣增設一生產部，以比華保祿爲生產大臣，負責管理戰時生產及附帶有關之問題如釐訂軍需品之輕重，規定生產份量，及根據國防大臣與戰時內閣之政策分配原料。生產大臣之選出，雖爲一部份人士之熱烈要求，但不久仍失人望，因彼之行動均受制肘，所有權力，皆有名無實，生產及勞工之統制與監督，其實權仍操諸各大臣手上，比華保祿卒至被迫辭職，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邱吉爾將中東專理使李列頓由埃及調返，使任生產大臣之職，李列頓在戰前曾任商業大臣，因集中平時生產成功而獲相當名譽。李列頓就職後四月，即飛往美國，與美國之生產部長納爾遜協議，成立英美生產資源聯合會，又與聯合會之會員及英美軍需分派聯合會交換意見，以求達到英美戰時生產平衡之目的。

根據一九四一年統計，英國之工業出產較上一年銳減，此現象大部份歸功於德國之經濟政策，使英國大部之外來原料沉於大西洋中，德空軍在過去對英國本土之不絕轟炸，亦爲減低英國工業出產之主因。英國嚴重關頭之降臨，只屬時間問題。現在英國已實施徵收百份之百之戰時利息稅，此事使英國之工業界大受打擊，處此惡劣環境中，若謂工業界仍能同心同德爲英國之總力戰而努力，實難令人置信，同時工人方面，又須常增工資，及以空言許以戰後種々利益，方能驅使工人樂於奔命云。　（關棠譯）

最近第二戰線問題的透視

夏楚

最近報據莫斯科的電訊，紅軍最高司令官史丹林元帥，於紅軍成立第二十六週年紀念日，對蘇聯紅軍全體將士演說，又復提及第二戰線問題，並要求英美兩國早日結成第二戰線；按英美宣傳在歐洲成立第二戰線以來，歷時已久，但始終未能見其實現；至最近歐洲情形愈形緊迫，英美從前迭次發行造成第二戰線之空頭支票，處境尤難。加之蘇聯今次又對英美有所要求，於是「歐洲第二戰線」問題，又復惹起世人注目。

一、德黑蘭會談後英美蘇之關係

蘇聯與英美對於歐洲第二戰線問題之關係，到今天仍是在密雲不雨中，這原因自然是非常複雜的。但英美蘇對這問題，情勢雖複雜，却誰也不敢表示取銷第二戰線問題的見解，結果大家都懷着鬼胎繼續討論。然實際情形，因這問題未能得到最後解決地步，反而對英美蘇三國之共戰線投下破綻的陰影。

英美蘇三國去年舉行德黑蘭會談後發表公報謂「三國代表關於西歐結成第二戰線之時期與規模意見，已經完全一致。」當時世界人士甚信此項發表，並非屬於一種宣傳，認爲德黑蘭會談確有成立第二戰線問題的協定。據當時客觀情形的判斷英美實不能不對蘇聯答應，如德黑蘭會談，當局所發表的某種協定。又在蘇聯方面來論，如果沒有這種希望，史丹林當不致打破從來的慣例，親自出馬蘇聯境外，來參加德黑蘭會談的。

然至今年英國方面的輿論界却忽盛傳關於歐洲登陸作戰的延期說，其代表者即爲英國軍事評論李德哈特的論文及星期時報的評論。這種論調對於英政府當局的影响如何，雖未可測，但以英國第一流的評論家，及有力報紙已公開提出「歐洲登陸戰的延期」問題，實可以暗示英國對西歐第二戰線之態度。我們雖不能以這事實，即判定英美延期實現第二戰線時期，但最低限度可以推想，英國發表此種評論的用意，在於試探蘇聯對於第二戰線的意見，却是十分明顯的。

德黑蘭會談決定成立第二戰線的「時期」，究竟在何時，當然非我們所得知悉。然根據各方面的情形，並綜合各種情報來觀察，其時期大約在今年二月或三月初，但現在却證明英美這計劃已經失敗。英美自去年底至今年初任命進攻歐洲的軍事領袖，而在倫敦設立總司令部，並在英本國集結軍隊，登陸用舟艇，坦克車，飛機及其他各種軍火。這種龐大的軍事準備當然是爲着希望能如期實現其德黑蘭會談所決定的。但這實不容易：因爲英美聯合軍的組成，比例爲英軍百分之廿三，美軍百分之七十七，美國由本國運輸這樣龐大的兵員，其困難不問可知。同時展開第二戰線，並不如普通小規模登陸戰，其所需的軍隊至少須以一百萬兵爲作戰單位，現在

德國在歐洲西部準備着若干軍隊，雖不能統計，然當第二戰線問題發生後，德軍已集中五十師待命出動。目前德軍的數目當超過以前自不待言。且德軍歐洲西部防線的要塞化，已經達成，英美聯合軍要打破此防線以侵略歐洲，必要數倍兵力與軍火，且事前必須確保制空權，英美曾爲了這目的，屢次空襲德國飛機製造工廠地區，及法國北部沿海地帶，然至今仍無把握制空權的希望，所以英美如於最近將來實行歐洲登陸作戰，其失敗是當然的。由此觀之，李德哈特等主張歐洲登陸戰延期，並非無因。

二、李德哈特「延期說」的影响

據李德哈特的推論，反軸心軍進行第二戰線的時期，至少要延至五月。這對於英美方面有着如下的種々利益：一、有充分時間進行準備；二、可知蘇聯冬季攻戰的結果；三、二三月間英法海峽天氣惡劣不便作戰。如延至五月，則西歐的氣候安定，對於登陸作戰上，自然有種々利便。

但問題在於蘇聯之情形如何，蘇聯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在東部戰線冬季攻戰以來，至今年初攻勢愈猛，在中部地區紅軍越舊波蘭國境西進，同時久已沉默的列寧格勒北方戰區，也展開蘇聯的反攻作戰。據我們的推測，德黑蘭預定某一時期即蘇聯反攻到達某一階段時，即爲進行第二戰線之時期，蘇聯則依照這計劃開始冬季攻戰，然蘇聯雖然依着作戰計劃進行，英美却並未與蘇聯呼應。且在這期間，竟有李德哈特延期第二戰線之說，因此蘇聯對英美的不滿漸形擴大，至最近提及波蘭國境問題時，史丹林便對英美大加攻擊以洩憤。蘇聯與駐倫敦波蘭亡命政府之間，因國境問題發生糾紛已久，但因舊波蘭領土全在德軍佔領下，故蘇波兩國的國境糾紛，未能出於理論的爭鬪範圍。迨至蘇聯開始冬季攻戰，越過舊波蘭國境後，這問題漸趨於具體化，蘇聯現已與波蘭亡命政府斷絕國交，且蘇聯國內已成立親蘇派的「波蘭解放委員會」，與駐倫敦的波蘭亡命政府形成對立。波亡命政府雖力求英美援助，但英美因種種理由，不敢拿這問題和蘇聯傾軋，而蘇聯却以波蘭問題爲要求英美實現第二戰線的工具，因此莫斯科德黑蘭會談，均未能解決歐洲國境及政治問題。且因李德哈特歐洲登陸戰延期的主張，使英美蘇對立更趨尖銳。總之，過去三年間盛傳的第二戰線問題，其實行時期究在何日，實爲今天值得注意的問題。

戰時常識

防空在戰時

資料室

近百年來科學文明之驚人進展，促進了物質文明的異常發達，於是交通器具，在昔僅爲獨輪小車，片木孤舟的，由輕便的人力車脚踏車，而躍演爲行若電馳的汽車，龐大驚人的火車，以及鳴々高鳴的小火輪，雄姿赫々的軍艦，水陸交通，其進展眞是洋々乎蔑乎極境了。不僅此，平面的進展幾至極境後，繼之以代的是立體的發達了，於是水陸而外，又有航空。

飛機隨科學發達而發明，而進步，交通誠然發達，人類誠然便利不少，然而另一個陰暗面上，人類的災厄也就加深。在戰爭方面，一如交通，古昔僅憑鎗戟劍矛，讀面行短兵接觸，科學發達以後，大砲炸彈而不足，加農砲，迫擊砲，等々新穎利器，均被發明，應用到長距戰上，然而這僅是平面的，立體方面也有戰爭，這就得應用航空的飛機了。

飛機被應用到戰爭，是近數年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戰才被各國熱烈地應用的。不過當時類多用諸前線掩護破敵工作，還是僅限於陣線上的，後來竟被用到破壞無辜後方方面，於是不參與戰爭的平民，也都開始遭殃。

飛機帶來破壞力極大的炸彈，予後方城市以莫大威脅，無辜的後方人民，不能不設法自衞，要自衞就得防空。

然而防空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所有關於防空的一切知識，該是戰時人民必具知識的一個重要部門，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

大東亞戰爭二年
自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至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七日
間給與敵英美的「人」的損害

大東亞戰爭兩年來予敵人英美損害統計表（轉載自寫眞週報）

		美軍（總計二七六、八〇五）							英軍（總計一二二、一四一）				
		菲島	格達爾加那爾島布那	阿滋島	拉埃薩拉摩亞	特羅基納	其他	計	香港	馬來	緬印	計	合計
地上部隊（除俘虜）	戰死	600	4,000	1,000	1,000	1,000	2,500	10,100	300	1,600	9,000	10,900	21,000
	戰傷、病行方不明	1,200	18,000（美澳合計25,000）	5,000	4,000（美澳合計15,000）	2,000（遺屍900）	12,500	42,700	英印軍遺屍合計 1,555	英澳軍遺屍合計 8,210	36,000 英軍印軍遺屍合計 73,383	36,000	78,700
	註	格達爾加那爾島及布那方面，直至日本軍轉進作戰完了之敵方損害25,000中，美軍損害佔22,000。戰傷、病、及行方不明者佔戰死之數約五倍，其他新佐治島、培那培那島、特羅基納角、香港及馬來、方面英軍遺屍之數，英本國軍約佔五分之一。											

空軍		擊墜	乘員損害				擊墜	乘員損害	合計
				爲陸軍擊墜者（包含戰墜與轟墜）（十一月二十二日止）	2,347	682			
	戰鬪機	5,242	5,242				898	898	6,140
	轟炸機	1,747	13,976	爲海軍擊墜者（包含戰墜與轟墜）（十二月七日止）	4,642	516	300	2,400	16,376
	註	戰鬪機與轟炸機之比率爲三比一。戰鬪機及轟炸機之乘員爲一人及八人。							

艦船關係		艦艇乘員的損害	船舶乘員的損害	艦艇乘員的損害	船舶乘員的損害	合計
	爲陸軍飛機所創者		28,290		7,240	35,530
	爲海軍所創者	82,114	71,540	6,264	8,540	168,458
	註	陸軍飛機之綜合戰果二八九隻（昭和十六、七年度一〇四、十八年度一八五）之中英美之比率爲二比八。				
俘虜			22,843		49,899	72,742
總計		398,946（在同期間爲美英軍所創的日方死傷約159,000名）				

大東亞戰爭二年間的海軍綜合戰果及敵英美艦船及人員的損害推定

艦別	基本乘員	亞美利加 擊沉 隻數	亞美利加 擊沉 人的損害	亞美利加 擊破 隻數	亞美利加 擊破 人的損害	亞美利加 人的損害合計	亞美利加 拿捕	英吉利 擊沉 隻數	英吉利 擊沉 人的損害	英吉利 擊破 隻數	英吉利 擊破 人的損害	英吉利 人的損害合計	英吉利 拿捕	荷蘭 擊沉	荷蘭 擊破	荷蘭 拿捕	日方的損害 沉沒	日方的損害 大中破
戰艦 {珍珠灣 及其他	1,300	5 11	1,300 7,150	4 9	520 1,953	1,820 9,103		2	1,300	2	434	1,734					1	1
空母	1,400	26	18,800	12	2,820	21,620		1	700			700					3	2
巡洋艦 {珍珠灣 及其他	500	2 81	200 20,250	6 46	300 3,910	500 24,160		9	2,250	3	255	2,505					3	5
驅逐艦 {珍珠灣 及其他	150	 61	 4,575	2 40	30 1,000	30 5,575		14	1,050	5	125	1,175		4			23	12
特務艦 {珍珠灣 及其他	450	1 2	90 520			90 520	1			2	150	150		1			2	1
潛水艦	100	147	14,700	62	1,054	15,754											11	5
砲艦	200	8	800	6	210	1,010												
掃海艇	20	7	70	1	4	74							2				6	1
魚雷艇	15	35	280	7	21	301							1			1		
小艦艇	20	21	210	26	104	314										2	3	1
特殊艦艇	50	3	75	2	18	93											2	1
艦型未詳	300	6	900	5	250	1,150												
合計			69,920		12,194	82,114			5,300		964	6,264						
船舶 {兵員輸送船 及其他	1,500 100	51 151	38,250 5,000	101 304	25,250 3,040	63,500 8,040		6 19	4,500 950	11 34	2,750 340	7,250 1,290	拿捕船舶 五〇三隻 二十二萬噸					96
合計			43,250		28,290	71,540			5,450		3,090	8,540						
總計			113,170		40,484	153,654			10,750		4,054	14,804						
飛行機	擊墜 5,158 擊破 1,716 合計 6,874																自爆及未歸還 1,253	

註 1,本表乃基于日本海軍之綜合戰果所製成。艦艇之損害，不明其歸屬（英、美、荷）何方者，統入美國艦艇數。擊沉及擊破之船舶，以十分之九及十分之一爲美國及英國之船舶。2,艦艇的人的損害，擊沉時基本乘員爲二分一（進擊珍珠灣時五分一）、擊破時六分一（進擊珍珠灣時十分一）； 但擊沉潛水艦時作爲全員之損害。3,每船舶平均爲 5,000 噸， 其中擊沉與擊破之比例爲一對二；兵員輸送船與軍需品輸送船之比例爲一對三。以擊沉或擊破之船舶十分之九及十分之一作爲美國及英國之所屬。4,擊沉兵員輸送船及軍需品輸送船時，作喪失其基本乘員二分一，但擊破時作喪失其六分一或十分一。

清代大詩人吳梅村別紀

伯冥

清初大詩人吳梅村，爲江左三大家之一。（三大家者，梅村及錢謙益龔鼎孳也）徒以爲時所迫，降志仕清，遂來後人之毀摘。含寃莫白，眞相莫明，至可惜也！吾於覽誦吳集之餘，旁參時事，乃平情而爲之別紀，亦欲以此稍正世人之視聽。前曾略志某報，以太簡略，故復詳敍之如左云。

當明季世，風雅道衰，然亦詩人輩出，若吳梅村（偉業），抑其中之最著者矣。梅村才華艷發，吐納芳菲，早掇巍科，特標風節。徒以易代之際，牽情親老，奪志以終！懷祿貪生，非其始意，尙論者乃按考其實，未與錢牧齋（謙益）龔芝麓（鼎孳）同類而譏，抑有可原者在也。玆以睹記所及，頗有異聞，爰綴其詞，以當別紀。

梅村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時里中張西銘（溥）以文章提唱後進，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爲贄，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梅村塾中稿數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梅村作，歎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業，相率爲通經博古之學。而西銘者，復社主盟也。同社數百人，乃皆出梅村下，及弱冠擧於鄉，爲崇禎辛未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人，授編修，則年纔二十三耳。制詞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爲不媿云。（以上參用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及陣廷敬梅村先生墓表）此梅村少爲張西銘所賞識事也，人皆知之。

而其更有一知己曰李太虛者，則人多不知之。。鈕玉樵（琇）觚賸會詳記其事曰「江右李太虛，爲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帖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爲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顧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者，梅村先生父也。（梅村父名琨，蘊玉當爲其字，墓表謂其「能文章，」行狀謂其「以經行崇祀鄉賢祠，」則亦一有學行之人也。）。而太虛教其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餞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巵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誚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不能行也，翌日早起，追於城闉，出館俸十金爲贈，乃附賈舶歸。然所贈資，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而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

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囑吳行卷，携以北上，爲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爲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卒享榮養三十年，可爲疎財敦友之報矣。」

至於太虛之爲人，據南昌郡乘曰：「李明睿，字虛中，號太虛」。又江西通志曰：「李明睿，南昌人，天啓二年進士。歷坊館，罷閒六七年，廷臣交薦，用宮允起田間。順治初，爲禮部侍郎，未幾以事去官。卒年八十有七云。」

梅村既登詞館，旋充纂修，而數忤權貴，奬護忠直，不惜以身殉之。顧伊人（湄）吳梅村先生行狀，謂其：「乙亥入朝充纂修官，値烏程柄國，先生與同年楊公廷麟輩，挺立無所附。烏程（溫體仁也）去，武陵嗣水相繼入相，先生涫與之忤。及淄川（張至發也）傳烏程衣鉢，先生首疏攻之，直聲動朝右。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召對，先生進端本澄源之論，欲重其責於大臣，而廣其才於庶寮。乃倡言曰：『家臣職司九品，若家臣所舉不當，何以責之臺省；輔臣任寄權衡，若輔臣所用不賢，何以責之卿寺』。言極剴切，上爲之動容。已與楊公士聰謀劾史𦳝，𦳝去而陰毒遂中於先生。己卯銜命封延津孟津兩王於禹州，𦳝謀以成御史一事，牽連坐先生，會𦳝死事寢。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甫三日，而漳浦黃公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先生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具橐饘。涂上書爲漳浦頌寃，干上怒，嚴旨責問主使，先生幾不免。」是其早年風骨稜々，凜然具天地正氣。至甲申之變，（李自成陷京師，崇禎自縊於煤山。）適當里居，攀髯無從，號慟欲自縊，爲家人所覺，母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而梅村遂忍不死矣。易世後，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豈意清世祖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梅村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攜使就道，雖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而精銳銷耎，輒被病弗能視事，蓋其精神之蘊痛者至也。

乃近閱林繭菴（時對）荷牐叢談，（此書原爲逸書，諸家藏書目，均未著錄，至民國十六年，顧頡剛訪書杭縣，得之坊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以世絕少傳本，因刊入史料叢刊中，故錯譌不泯云。）有論「鼎甲不足貴」一節，於梅村乃盛貶無原詞，其言略曰：「余考威廟（崇禎帝）十七年間，六次臨軒親策，所首唱臚傳，賜宮花袍笏者，共十有八人。煤山之變，僅僅甲戌狀元劉文正公理順，闔門殉忠最烈。而武進管文忠公紹寧，戊辰探花，乙酉不薙髮，被逆宗灝所害。吉永劉晉卿同升，丁丑狀元，募子第圖恢復，死守贛州，與城俱殉。此三公者，庶幾無愧科名矣。羊質虎皮，蒸蒸盈路，而最不肖者八人，反面事人，行同狗彘，列數之：（中七人略）吳偉業，辛未會元榜眼，薄有才名，詩詞佳甚，然與人言，如夢語囈語，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謎心。鼎革後，投入土撫國寶幕，執贄爲門生，受其題薦，復入詞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外人嗣知，以拜謁爲名，直造內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歸。又以錢糧奏銷一案褫職，憤憤而死。所謂身名交敗，非耶？」

夫繭菴爲明室遺臣（鄞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北都亡，安宗繼統南都，以吏科都給事中召，以服未闋，不就。弘光元年，南都亡，魯王監國，從戎江干，累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督兵垣。事去，杜門不出。）愴懷故國，深切齒於當時失節諸人，出詞或傷過當。然夷考其實，若謂其「未有子，多携姬妾。」則與顧伊人行狀所謂：「先生初未有子，年五十後，連舉三子：暻，暄，尚嚮齡。有成人之志，側室朱氏出也。女九人：郁淑人出者四，浦氏出二，朱氏出三，」相合。又謂其：「以錢糧奏銷一案褫職」，亦與行狀所謂：「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

怡然安之，」無異。則亦非盡激義之言也。且余記澹歸和尚（亦明遺臣，名金堡，明亡，祝髮爲僧，曾駐錫吾粵海幢寺。）有贈梅村一律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坐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大義凜然，梅村益當自愧，亦可見當時忠烈之遺風矣。

綜之梅村晚瑕雖蓋，要亦心有可原，觀其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偸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人世事，幾完缺。」及病革，又賦絕命詞云：「忍死偸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塡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則其自懺之情，非喪其本心者可比。故其治命云：「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足矣。」亦可哀也。

抑梅村生平雅擅歌行，特多寄諷。嘗曰：「吾詩雖不足以傳遠，而是中之寄託良苦，後世讀吾詩而知吾心，則吾不死矣。」若世所盛傳之圓圓曲，即詩史微詞，以吳三桂引清兵遽關入京，名爲助驅闖賊，實致憾李自成之奪其愛姬陳圓圓也。而明社由是屋矣。梅村低徊往事，寓之此曲。初則曰：「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再則曰：「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實足使其內愧，傳聞三桂見此曲，曾至梅村千金，乞其删去，梅村卒不允云。

按梅村以奏銷案被黜。所謂奏銷案者，據近人孟森氏心史叢刊云：「奏銷案者，辛丑江南奏銷案也。蘇松常鎮四府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鉅矣。考董含三岡識略，記江南奏銷之禍云：『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頭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愎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黜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爲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至吳偉業亦入奏銷案中，已見顧湄撰吳梅村先生行狀。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按梅村集秦母侯孺人墓誌，侯孺人以庚子八月十六卒，中云：『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則朱淑人之歿，即在辛丑，梅村以艱歸，後入奏銷案，當援回籍官革職之例矣。梅村以順治十年被迫就徵，十三年授祭酒，至是落職，實爲至願，蓋從此可以不再就徵矣。梅村終身以再出爲恨，實出至誠。當其就徵之日，即有弔侯朝宗詩，所云：『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尊』之句。朝宗於前數年即以梅村名重，勗以韜晦。壯悔堂有與吳駿公學士書，至是卒爲門戶計，不免一行。其寄周茂公詩，所云『但若盤桓便見收，詔書趨迫敢淹留。』可知其係實情，非有文過意也。』觀此可見奏銷案爲何案，更可見梅村爲何人矣。

× × × × ×

× × × × ×

從德義兩國電影政策說到

大東亞電影政策

穆子

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不僅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建設各方面，都有着極光輝的成果，可是作爲文化工作核心的電影，我們不曾見有積極的計劃與企劃；由於大東亞戰爭到了最嚴重的現階段，而大東亞的電影政策，還未頒佈下來，換句話說，她還未負起大東亞劃世紀的使命，那問題是值得加以研究和討論的。

因爲電影是文化工作的核心，應站在文化宣傳崗位上的最前衛。在大東亞戰爭仍然遂行着，向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這大目標邁進中的今日，電影所擔負的任務，昭其重要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大東亞的電影政策，應該怎樣確立呢？這問題固然有着她的研究與討論價值但要把這問題提出討論，我們却應先認識盟邦德義兩國的電影政策再由認識德義兩國的電影政策，從而加以檢討，作爲我們的榜樣，那對於大東亞電影政策的準備工作，是有極大的裨益的。

關於德義兩國的電影政策是這樣的呢！

德國從第一次歐戰結束，至納粹執政以後，德國的電影政策，就有了極嚴密的規定，從這時期起，所有的德國電影製品，都塗上極濃厚的納粹思想，對於宣傳納粹主義，爲其製作的主題，而把各敵對黨派從前樹立的勢力，一掃而空，同時，對於外國電影輸入，也予以極度的限制，凡稍有違反納粹思想與含有其他宣傳作用與有煽動德意志民族意圖的，在經過嚴密而精細的檢查手段，總不能逃避檢查者的無情剪刀；另一面，除了獎例與增產配合軍政意識的教育製品以外，又與盟邦義大利訂立電影盟約，彼此在共同的目標，齊一的步伐，互相攝製兩國語言的影片，交換上演，以期達成兩國的觀衆，對於電影的意義絕對瞭解，進而實現文化溝通，文化交流的使命，實踐兩民族間親善提携。

義大利的電影政策，大致與德國的電影相同，她的一切，都是秉承意大利國策，爲其製作的方針，至其組織機構，也與德國同樣精密，同樣健全。她的直接指揮者，却是義大利首腦麥索里尼。

德義兩國的電影政策既是建下了一頁光榮的史實，而大東亞中日兩大民族，對於大東亞電影政策，當不能再蹉跎了。因爲，中日兩大民族，過去的誤會，掀起了不幸的中日事件，致蹉跎了七八年，而七八年這樣溜過去，兩大民族的積怨，仍未廓清，也不會把積態的成份清除，這主因是基於文化溝通上不會見有怎樣成效，負起溝通中日文化的有志之士，過去爲溝通中日文化工作所流的血汗，好像白々浪費，毫無所成，於各階層裏的人士，並無什麼影响。爲了這，我們不能不要借助電影的威力，先行解決這個久而未決的懸案，而大東亞電影政策的確立，也就急不容緩。

在確立大東亞電影政策之前，我們對於日本的電影政策也應絕對瞭解的。日本的電影政策，自昭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經衆議院和貴族院通過內務，文部，厚生三省聯合會提的「電影法」又於同年四月五日公佈，十月一日實施查該法則係擬定二十六條，施行要綱十五項，對於優良的，意識正確的電影除加以獎例與公開推薦以外，對於尚未成年的兒童，也有適當的限制；此外，電影脚本受嚴格的審查；電影從業員的登記；製作

材料（如膠片等）之配給，與上演之限制；諸如此類，都能在最短期內圓滑推動，結果有着極顯的成效促成日本電影事業急激銳進而「電影法」的主要目標則純係基於謀國民文化發展，電影事業向上，達成日本電影更發達，更健全。原設立的十九家製片公司，於「電影法」實施時，聯合結成，「大日本電影事業聯合會」，同時，又組織「電影委員會」，規定今後的電影製作目標，以「國家至上主義」爲主題，對於從前攝製的低級趣味的娛樂品，一致自動摒棄，另一面，對於含有宣傳意識寓義教育的紀錄電影，則盡力增加其產量，並使之深進各階層裏，作普遍的巡廻上映。這就是日本電影在這數年間最光榮的表現。

依照上面的事實，可見日本有宅底政策，德意兩國也有宅底政策。我們對此，自不能再緘默，應該迎頭趕上去。

說到要確立大東亞電影政策，這應由中日兩大民族擔負這繁重的責任。至大東亞電影政策的主要對象，是中日兩大民族之外，共榮圈內各地原住民也是她的對象之一。過去中日兩國電影作品，因從未有交流的機會，同時，又因兩國國民，語言不通的關係，主觀的事實形成了兩民族間有了這個隔膜，而這隔膜的事實在今天是應該從速加以糾正的，因之，中日電影互相攝製語言相通的影片，這是促進中日親善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然而，要是實施這個計劃，中日的電影界，卻應結成同一的戰線，步驟採取一致，意志與行動亦應一致，這是確立大大東亞電影政策最低限度的條件。這樣，中日文化溝通，中日文流交通，甚即更廣義地說，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上，自有更光輝的成果。

憑藉電影的威力，溝通中日文化，那對於中日兩國電影的主事者的期望更高了。因此，中日兩國應有「電影同盟」之類的組織之必要。假定組織了「電影同盟」，還要規定々期召開雙方首腦的座談會，以使有所提出討論與研究，而討論與研究下，產生更優良的成果，這一點，是可能預期的。

組織中日「電影同盟」的組合應該最低限度要具備以下的條件，第一：交換兩國的電影演員，使彼此共通合作，藉此予觀衆更深刻的印象。第二：所有的電影製品，除分製中日語言「拷貝」外，並須加印字幕說明，以利語言不通的觀衆，運往共榮圈各地上映的電影，亦應加印當地語言字幕，務能達到各地觀衆絕對瞭解。第三：關于市場問題，亦屬實施大東亞電影重要的一環。因爲，中日的電影市場，過去受了英美電影的侵略與壓迫，弄得不能自動發展，現在，英美在東亞各地的殘餘勢力，已被盟邦日軍逐出東亞以外，那正是中日電影拓展大市場的最好機會。現共榮圈內的各地原住民，對於唯一精神食糧的電影，正極端需要與渴望着，期待中日兩國供應正殷，那麼我們中日電影當局，應予以滿足，從而達成配合軍事政治、文化建設的繁重任務。第四：技術方面，我們自應加以自我檢討的。日本製作技術的進步，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我們正缺乏各部門的技術人材，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借助日本進步的技術，來扶助我們仍在幼稚時期的電影。不過客觀的事實，形成中日雙方所用的技術條件，未必一定是彼此適用。這應作另一問題。可是我們應虛心接受日本的進步技術，取其所長，捨其所短，那對中國電影前途，自有更大的獲益。第五：設立劇本委員會，這是當前急不容緩的一個急務。因爲一張成功的電影，劇本佔着重要的席位，沒有優良的電影劇本，就算有着優秀的演員及導演，於事亦無補的。設立了劇本委員會，並搜羅劇本編著人材，同時又對外廣徵，這麼一來，相信必能獲得更光輝的成效。第六：對於尚未成年的兒童，應仿照日本，「電影法」，有適當的供給，也有適當的限制。

總之，今日的中日兩國電影，理應彼此切實提携合作，共同策進，確立大東亞電影政策。那末，作爲文化工作核心的電影，原具備着威猛的力量，自能毫無遺憾地發揮出來。而於大東亞戰爭遂行中，與建設共榮圈這大目標邁進中，當有極光輝的成果，而我們對於「大東亞電影政策」的確立更寄予極大的期待！

三十年來粵局變動史

•第二部•（四）

鄭耿漢

桂政兩系組聯合會議

自孫大元帥之新募衛隊被莫榮新指爲土匪，執行槍決，孫大元帥親往保釋，亦終無效果以後，桂系叛跡，已作露骨的顯著。當時雖經大元帥下令「同章」「豫章」兩軍艦，發砲轟擊督軍府，但無軍事力量作澈底解決，莫榮新也依然是據着廣東地盤，暗中與軍府對抗。同時經過了這一番風潮以後，完全無革命思想的一班腐敗官僚，及軍人政客，平昔雖然是依附元帥府作他們的活動場所，但到那時候，便各自爲計的作鳥獸散。也有殘滓別曳，轉而投降莫氏的，這當然是不在話下；而且這些無名小卒，也不值得在這裏寫出「不能留芳百世，亦須遺臭萬年」的臭名。

岑春煊本來是與革命黨聯合的，在肇慶就任兩廣都司令的時候，也是以革命爲標榜，而且其對象的目標，係在於違反革命的龍濟光。但岑氏到底是舊官僚，而且是腐敗官僚，祇知圖一已的私利，不顧民衆的公益。桂系得勢以後，便和桂系的一班首要聯合，像陸榮廷，陳炳坤，莫榮新等々，都是他的意中人物。當時廣州市面，盛唱各省自主的腔調，而提倡發起的，就是政學系及桂系。這一班人，包藏禍心，暗懷着消滅革命勢力的心理，又恐怕勢力薄弱，所以要把兩派的份子，聯合起來。同時以「各省自主」爲號，這又什麼意思呢？就因爲自辛亥革命以後，已經過了數年的時光，在這幾年間，變亂騷擾，干戈不息，民衆發生一種「望治」的心理，桂系及政學系，便利用人民這個厭戰的弱點，發出自主的口號，以爲自主了，便不有戰事發生。因爲當時的所謂自主，無形中就是中立，不理北京政府及廣東的軍政府如何衝突，他們也置之度外，這就是所謂自主。桂系與政學系，本是同床異夢，爲什麼會聯合得來呢？這是各有各的原因，桂系方面，雖然具有軍事實力，但却完全無政治地位，當時雖然未有所謂政治地位的名詞，但也成爲自然的傾向與趨勢。桂系因爲無政治地位，便與有政治地位的首要人岑春煊，章士釗等一班政學系聯絡。在桂系的意思，是利用政學系到達成功以後，便設法把他們驅逐，這是桂系的內藏心理。至於政學系方面也知道自已是有了政治地位，同時也知道桂系已經有了軍事力量，欲借桂系的軍事力量，造成自已的政治地位；地位造成了之後，桂系便不得不走了。兩方面的用心，都是你虞我詐，桂政兩系聯合以後，便以陸榮廷，岑春煊，章士釗，李根源等爲首領，進行組織聯合會議，就是桂政兩系的聯合。所謂聯合會議，其目的是首先以廣東的中立地位，而與北政府媾和。但言和不能無具體機關，更不能以岑春煊，章士釗，或陸榮廷等的名義，而與北政府言和。因爲段祺瑞當時佔用北政府的政治地位，向廣東壓迫，桂政兩系，也依然要造成一個相對的政治地位，在這種要求情勢之下，便生出一個所謂「聯合會議」來。這聯合會議，差不多是一個正式的政治機關，內裡設有外交，財政，軍事，政治等々代表，因爲會議不能夠設置實官，就暫用代表名義。所謂代表，也就是準備出席媾和會議。聯合會議成立後，因爲它是一個有軍事爲後台的權力機關，那不啻代用軍政府的職權，軍府的地位，在那時實在是等於零了。

聯合會議成立以後，便由岑春煊，章士釗等，唱出「合併」的調子。所謂合併，就是「廣東軍政府」與「聯合會議」合攏起來，這陰謀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一經合併以後，軍政府便算是取銷，無再存在的可能。而合併以後的一切措置，自然是以有軍事勢力的桂政兩系爲主體。當時除了追隨大元帥的革命黨人，自然是積極反對以外，就是南下護法的海軍總長程璧光，也不值這一班反革命份子的所爲，決意擁護軍政府，服從孫大元帥的命令。當時粵省的一切兵權，都操於陸榮廷及桂系之手，獨海軍方面，仍是軍政府所統轄，而當時的海軍，

也具有相當威力。陸榮廷出盡百般方法，也不能把海軍運動，便出以卑劣手段，暗令暴徒，在海珠前向程璧光狙擊。現在靖海路口與長堤交互點莊嚴矗立的，就是程璧光先生的銅像。

軍府改組 大元帥辭職

桂系刺死了程璧光之後，去了海軍的主腦人物，更明目張膽，大肆活動，積極向軍府打擊。一方面又向海軍人員運動，海軍士官中，也有被其收買的，當時的軍政府，實在等於虛設，而大元帥的命令，又不能出於元帥府的禁門。其時大部份的議員，也同時受段政府及桂政兩系收買，漸々向陸榮廷等接近，竟贊成改組軍政府，而通過了最重要的議案。孫大元帥以事不可爲，當另圖善法，免爲桂政兩系利用，便於民國七年的五月間，向非常會議辭去海陸軍大元帥之職，更謀革命的發展。大元帥辭職以後，革命團體以主持之人，驟失重心，軍事政治地位，都同時銷失，改組軍府之謀已成，而別組合議制之軍府，即同時成立新的行使職權機關，名爲新軍政，設置七個總裁，並推舉孫大元帥，陸榮廷，岑春煊，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林葆懌爲總裁。在當時也稱爲七總裁，孫大元帥已經明白這班人的陰謀，但當時也不辭職，祇對一切會議，都無意見發表，且看他們到底做成什麼樣子。

軍政府改組後，不獨海軍被桂直系所收買，而滇黔兩省在粵的友軍，也被桂系視爲眼中釘，背中刺，分別把友軍的小部隊收繳槍械。滇軍的第三師長張開儒，由典江到廣州，也被莫榮新派人在車站俟候，捕返督軍府的特別囚室。與張同時被捕的，有陸軍次長崔文藻。崔氏被捕後，旋被槍決，張開儒雖係滇軍的師長，但當時兼任陸軍總長，也被逮捕，可見得桂系當日的目無法紀了。計桂系前後刺殺一個海軍總長，一個陸軍次長，又擅自逮捕一個陸軍總長。這樣的情形，眞是比袁世凱殺黃遠庸於美洲，殺宋遯初於海上，是後先輝影了。張開儒被禁於督軍府的振武樓，也幾被槍殺，但雖然不死，也是極不得自由。後來陸榮廷岑春煊等，竟以軍政府名義，委李根源爲滇軍々長，兼張開儒的第三師長，並致電雲南督軍唐繼堯，請其加委。唐繼堯雖極不同情，但李根源已就職。委與不委，他已經視作不足重輕了，唐繼堯也欲攏絡陸榮廷，便竟電粵照委，此後李根源，便做了滇軍的軍長了。

當時北方的軍閥，有所謂奉系直系，直系的師長吳佩孚，當時風頭甚勁，彼探知粵省各派分裂，原有的軍府解體，便乘機通電，主張開和平會議。粵省的軍政府，正是同一鼻孔出氣，便立即去電贊成。是月北平的段派議會，開選舉大總統大會，便選出段氏的老師徐世昌爲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岑春煊等通電請其不必就職，因爲岑氏的主意，係留大總統的位置與南方的人員充任，所以便勸其勿就職。後來在粵的參衆兩議院，以北政府選出了大總統徐世昌，便議決以廣東的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並攝行大總統職務。這樣的辦法，就是與北京的段派政府對抗，當時南北分裂，已成了明朗化，一國中儼然有兩個政府。

當陳炯明出師援閩以後，民國六年冬間，龍濟光被北平段系政府委爲兩廣巡閱使，龍就職後，便出兵進侵高雷（南路的高州雷州），及陽江陽春等處，莫榮新派魏邦屏李根源等部往剿，上文已經說過當時龍濟光所率的，係馮國璋的命令，但莫榮新派兵到南路後，經過幾次戰鬥，龍部的濟軍失敗，其勢力雖未完全消失，但已無力侵粵。當龍氏戰敗時，曾致電馮國璋請援，馮氏曾續派大軍南下，名爲援粵。直到粵省軍政府改組，新府成立以後，桂政兩系，便致電馮國璋，商討南北和平，各息兵端。馮國璋因爲鞭長莫及，雖然派兵南下援粵，亦不過因體面有關，作不得已之舉，蓋預知必至師出無功也。詎這事正在離解離分之際，忽接桂政系電報，便復電贊同，一方面下令停止戰爭，收回援粵部隊，派朱啓鈐爲代表，商定以上海爲議和地點。桂政系方面，則派唐紹儀爲總代表。但唐紹儀雖爲桂政系，其所持之方針，與陸榮廷等不同。當議和的時候，彼此拍發電報，一日達數千字，可謂打破發電之紀錄。

孫大元帥離粵以後，桂系更進一步肅清異己的勢力，凡駐在廣州或四鄉之客軍，都紛々被繳械解散。其時李耀漢爲省長，但不敢在廣州駐任，而在肇慶辦公。因爲肇慶是李氏的家鄉，所以藉爲保護的根據，但以一省最高級長官，而不在省垣居住，眞是百般不便。各方面有起反對。但李仍不敢來省，祇改派翟汪代理，後來更由翟氏暫行實署。爲什麼李耀漢不敢來省呢？說出來倒有一段故事，當陳炳坤任廣東督軍的時候除桂軍以外之滇桂粵各軍，曾組織一個軍警同袍社，因爲是各軍聯合，勢力相當雄厚，對桂系所做的事，曾數次加以反對。當時大元帥還未辭職，桂系不敢過於放肆，迨大元帥離粵以後，各軍漸被桂系壓迫，對軍警同袍社當然憾恨在心；而李耀漢則爲軍警同袍社的社長，而且他在西江也佔一部份勢力，桂系因爲後方交通的關係，對李部又不敢施以壓迫。但李耀漢個人，鑑於張開儒及程璧光的往事，心有所懼，便不敢來省。

（未完）

阿德龍酒吧間的一羣（上）

辛尹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中，中歐各地，其中尤推柏林爲世人目光集中之處。世界聲譽最著的新聞記者，都咸集於是。本文的作者，法司德，昔爲美國極端孤立派哈斯特新聞社及環球新聞社，包括金氏特稿新聞社及美國之西美中部中央新聞社之中歐採訪專員。這一合併之新聞組織，在多方面較諸其他規模宏偉的二美國新聞社——美聯社及合衆社均爲重要。作者以職業故，自一九三〇以迄一九三六年駐於柏林，其後赴美國裴爾德菲亞城，任訪問報的外籍編輯。其處柏林工作數年中，與其他各新聞社諸同道，及美國各大報駐柏林的採訪員，如紐約時報，芝加哥評論報，芝加哥每日新聞及波斯頓轉裁報，及英國報紙如倫敦每日新聞，倫敦新聞紀事報，及倫敦每日快報的各記者，均有密切接觸。左右美國輿論極稱重要的約翰根特‧威廉‧希勒及陶謙賽‧湯姆生均爲其素識之一部，這輩人對於歐洲史中重要時期之曲爲報道，人所皆知，固無待論。本篇中所提及的新聞採訪員，其中多人在這數年中，已成爲美國赫々的無線電評論家，每晚藉美國的廣播協會，哥倫比亞廣播協會，及互送廣播協會組成的無線電網廣播。是以法司德先生撰文敘述其就舊日著名的同道中所見，當爲讀者所特感興趣的。因此等有趣的見聞，且昭示我們對於目前英美報章及無線電，圖謀影響歐洲局勢發展的扯謊手段更爲明顯。

（譯自二十世紀雜誌十二月號）

一、記者展覽會

阿德龍旅館酒吧間中午餐的時候，總見到許多歐洲第一流新聞記者的展覽會。酒店的領班，弗立茲是一個奇才，他能叫得出每一個人的名字，猜得出每人所要點的東西，從不闖在人面前，而可以一要便到。從一點鐘起，弗立茲就如耍把戲似的，捧着盛滿了食的喝的托盤，在杯盤談話喧囂成一片的聲中，東奔西跑，一直忙到午餐時分，慢々的過去，一切又靜寂下來。一兩張枱子的記者再坐下去擲骰子，玩撲克，隨着呼梟喝雜的聲音和狂笑，都是打攪弗立茲午睡的吵擾。

生於立陶宛的野心家，鄂圖‧托立舒斯忽然獨步的走進來，鄂圖被國際新聞社辭退之後，在紐約一度困頓，後來全靠美國新聞界哈斯特老前輩卡爾‧費幹的幫忙，才退回柏林去坐上紐約時報記者的第二把交椅。

「喂，可有什麼新的？」鄂圖喃々的語音，好像在說他的鼻子需要用手術。他的圓溜々的魚眼睛，充滿着期待答案的表情。

「什麼動人的也宜。」路易士‧洛黑納無精打采的回答的。其實他剛發出一篇他專利的稿子。鄂圖這時却還沒有知道。但是那篇稿子的反應，可讓他那晚徹夜不能去睡。二十多年來在柏林充美聯社訪員首腦，使路易士變成自私得可怕。

一會，嘻々哈々的紅臉幾杜‧恩德里斯拖着脚步的走進來。生於瑞士的幾杜，他是鄂圖的上峰，是大家喜歡的人。二十多年來，柏林報界要是沒有幾杜，那便像柏林的大街，林登街沒有勃郎登堡凱旋門一樣的不能想像。

「小伙子，瞧這鞋怎麼樣？」他的聲音很粗，把一隻脚一伸，「才買得，可眞時髦吧？」接着是一片喉嚨裡的同意聲音，雖然誰也沒有把眼睛移開骰子，紙牌。大家都知道幾杜的怪嗜好。他的衣櫥裡裝有三十一雙的鞋子。有人說他晚上會把它們排列在地板上，對着出神幾個鐘頭。「別

人家裡集郵集蝴蝶，我搜集鞋子，怎麼樣呢！」這是他坦白的理由。

每天在阿德龍酒吧進午餐的還有紅頭髮，瘦長子，尼克博克和老處女西格麗•舒兹。尼克博克是美國特克薩司州傳道士的公子，曾得過普列茲獎金。那時他屬於紐約晚報，一直到該報停辦了以後，才充國際新聞社的柏林採訪員。西格麗•舒兹是柏林唯一美國女記者。一九三三當年，柏林某部中有一位辦事員很幫她忙，但是後來發現她寫給芝加哥評論通信稿的內容才不去理她。這也是各有攸歸的。

說到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滿面橫肉的高個兒，埃格茂勒，他於一九三三年以後，不久猝然離開柏林。我多少總以為茂勒故意弄到這個逐客令，被趕出德國，以推銷他的書「開倒車的德國」。他的發行人也許曾勸他說：「你的稿子不壞，但是要廣為推銷的話，你似乎必須先在報紙上出一番風頭，把你自己弄得從德國被趕出來。這樣，把你犧牲了，你的著作便可以不脛而走了。」無論如何，柏林管理當局不久也懂得對付這花頭。後來，他們對記者不予驅逐，只讓他們碰碰吃閉門羹。結果他們的上司不久總把他們召回去，因為他們不能再得到新聞了。

「還有兩人常去阿德龍酒吧間，雖然他們不是外籍記者，但也屬於這一「群」。一個是胡鬧的道格拉斯•米勒，美國大使館的商務經濟顧問，他是辯論美國所以為世界唯一適於經商的國家問題的一員健將。一九三三當年，有一天他相當氣憤的對我埋怨的說，議員桑彌兒•狄克司坦濫用職權，使全體領事館人員把他所有的猶太親戚從加里西亞接出來，以便替他們在華盛頓安插在政府位置上。雖然如此，狄克司坦後來卻沒有因而停止寫他那本暢銷的書：「和希特勒無可商量」。也許他是不能，至少不是那些他所要商量的。偶爾的，我聽說他從書所得到的淨利，已超出二十五萬美金了。

另外一個外人是生於羅馬尼亞的「銀行家」弗蘭克•累納，他在賭骰子撲克時舞弊，連着幾次被人抓到了，他的拿手戲是用盡法子把外國貨幣偷運出德國，他和道格拉斯•米勒最稱膩交。當時德國政府所發表米勒在柏林財政活動的官方資料，可以解釋他和累納的友誼實是天然之事。無論如何，我最後一次所聽到的關於累納的消息，是他正在美國一所感化院內。

一九三三年中，昆廷•累諾從紐約來替國際新聞社寫些原稿，他的女朋友是美國大使威廉道特的女公子麥撒•道特，這是說要是她沒有陪蘇聯外交家維諾格拉道——現任史丹林的駐土大使——一同出去的時候。她的父親是一位窮外交官，所以她需要自謀生計，那麼還有什麼事比在一家德國報紙作事來得合適？這樣她便在柏林公報任職。但是這並沒有停止她在出版那本日記時，謾罵德國。那本書據她自己聲明，是她自己寫的，而由她父親編成。昆廷•累諾花了六個月得意的時間，在德饕餮了一翻，其中大部份是吃德國政府的，他到處赴宴，吃喝個痛快。凡有人請，他均以一付圓滑的愛爾蘭式的笑容一笑接受，離開德以後，一肚子裝滿了德國的山珍海味，體重較剛到柏林時增加了三十磅。他替柯立而週刊寫了一篇文章，想法告訴美國人說德國人食的是狗肉。我那時所知道的，昆廷是只要給夠他錢，便什麼都肯寫。不過他寫起運動新聞來，確是個鬼才，這是他的專長，而且應該再幹下去的。

暫時丟開政治，總是人々喜歡的。這種散心的地方，是柏林的騰普何夫大飛機場。在那裡，當我們等待着又是那麼一個環球飛行家橫越大西洋到達的時候，詼諧的塞佛登•德爾瑪，倫敦每日新聞的記者，總是一肚子笑料，逗得大家一陣捧腹。那位飛行家要真從雲端下降，這麼一個昏頭顛腦，肌瘦骨軟的駕駛員，廿四小時沒有睡過，耳朵差不多全給發動機震聾，要想跟他談話，根本便是個問題。這類的談話，普通都是在還沒有見到飛機以前便寫好了的。

名歌后而又是電影明星的瑪麗恩•黛維斯，忽然的上演，對於哈斯特記者固眞是趣味。假使

瑪麗恩在那裡上演的那家音樂廳沒有客滿，到大門口而又沒有至少一打的重演要求的話（而且不管那表演要多少錢，）那眞是上帝對於哈斯特朋友有眼睛了。老闆先生對於那些引起瑪麗恩不快的人們是不客氣的。

一天中其餘的時候，大家在訪問各國總理，閣員，各大人名流遇見時，全是一本正經。但是一點鐘一敲，什麽都抛開了，阿德龍酒吧間又是充滿了一番眞正休息的笑聲和歡樂。弗立茲和他的酒吧間每一個在柏林工作的外國記者，會永遠記得住的。

二、「我看見希特勒」

笨重闊肩的陶露賽·湯姆生，是美國革命新女性的典型，我想埃格·茂勒一天在柏林批評她的話眞不錯，說她眞有膽子，想做美國的總統。但是她的確懂得用別人所學不來的筆調寫新聞稿子。一天晚上，她，華特·杜郎提（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採訪員，在假來柏林）跟我正巧在阿德龍酒吧間遇到，陶露賽用妙絕的美國俗語述到她在莫斯科的奇聞怪遇，逗得大家一陣一陣的大笑。

華特·杜郎提用斯文的英國口音接上一段故事，描寫他那臭蟲充斥的莫斯科公寓，不能每天洗一個熱水浴，從來不開的暖氣，那大樓的電梯從一九一七年就沒有開過。華特不滿的說：「怎麽樣，在那裡連一張刀片都買不到。」

照常的，談話結果總轉到政府上來，並且談起一九三三年德國的政局，總不能不談到亞道爾夫希特勒。我們最後又談到當日歐洲到處咖啡室，茶館，聚會時盛行的題目：「你對於希特勒的意見怎樣？」

杜郎提想說公道話，陶露賽可發起火來，她從不能忍受和她意見相反的。可憐的丈夫辛克萊·路易斯——難怪他要跟她離婚。陶露賽破口謾罵的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遭聽到如此惡毒的。她最後說：「好了，我明天去見他。」

我阻止她訪問最後都沒有成功，那天早上準在約定的時候，陶露賽就已大模大樣的站在那裡，當亞道爾夫·希特勒走進房間後的四秒鐘。陶露賽便「知道這個人絕不會成爲德國的國務總理」，這至少是她那篇很多人念到的訪問記「我看見希特勒」開章明義的第一句。這篇稿子後來印成小冊，譯爲多種文字，發行了幾百萬份。陶露賽做預言家，可不怎麽行的。

三、「採得快但先要採得對」

希特勒登台後幾個星期，國際新聞社的柏林採訪員獲長子愛德華·道埃斯有一天早晨伏在打字機上，正在結束他那篇自認爲生平傑作的稿子。他微笑着點了一支香烟，把從打字機拉出來，叫聲「麥克斯，替我接倫敦。」

十五分鐘以後，辦公室裡的小差麥克斯使用電話把那篇稿子讀到倫敦去。又過了十五分鐘以後，紐約的辦公室的小差拿着幾碼長的紙條，奔進國際新聞社的電報編輯室。柏林發來的電報，說「紐約國際新聞社被害猶太人在白湖猶太公墓掩埋，大輛衝鋒隊汽車駛入公墓，衝鋒隊員下車棄被害猶太人屍坑中，厲聲詛詞闢葬此等畜生，車駛去數小時後，復以猶太人屍至。道埃斯。」電報編輯摩擦着手。現在倒底來了一篇稿子。幾乎全部紐約晚報均以第一頁大字刊載，在街頭大銷特銷。

當日下午，我問道埃斯他的稿子是否絕對可靠，他回答說：「別多嘴，管你自己的事。」但是第二天下午，希特勒總理在國會中作全球廣播，演講中提起那節新聞時，說得如是鑿々可據，被寃的人都噓了一口氣。道埃斯開始害怕了。

這時候，他忽然決定要去辦每一個記在發出如此驚人的稿子前都要先辦的事：他趕到白湖的猶太公墓去找些可以幫忙他的證據。他的確發現了好多新堆的塚。但是那並不够。所以他便塞了五個馬克給猶太園丁，這樣園丁便又指示他幾個新墳。愛德華·道埃斯漸々的以爲這個够做他新聞稿子的確證。

次日早上，緊張的關頭來了，道埃斯被一九三三年普魯士的內政部長海爾曼。戈林召進去。

「道埃斯先生，告訴我你對於你那篇被害的猶太人新聞，是否絕對有把握？」戈林沉靜的，用着深刻得幾乎像一個父親的聲音問他。

道埃斯憤怒的答道：「部長絕對有把握。」

「你果曾親眼看見那些你所寫的被害的猶太人嗎？」

「沒有，我並沒有眞正看見。」道埃斯答道他的聲猶豫戰慄。「但是，我——唔——好吧，我看見埋葬被害猶太人的新掘的墳。還有—這—

「你在那兒看見它們？」

「在白湖的猶太人公墓。」

好啦，我馬上坐汽車到白湖公墓去，」戈林回答着，立起來。「道埃斯先生，一會，你指給我看那些掩埋被害的猶太人的墳，我立刻可以把它們掘開。假使你的話對的，那麼你贏了，但是你要是胡說，我怕……」戈林的嚴正的目光和他咬緊的牙牀，叫道埃斯背上只出冷汗。

「但是部長，我是——唔——這不公平。」

道埃斯喘着說「當然我——我沒有看到墳裡去，但是——」

「沒有，你連一個那胡說的被害的猶太人都沒有見到，但是你就有把握寫了那些，是吧？」

戈林用同樣沉靜的聲音回答。

道埃斯最後承認他的稿子是從一個出賣「秘密情報」的人那裡買來的。當日許多從柏林發出的「內幕故事」，都是這一大幫人幹的。道埃斯拒絕陪戈林到公墓去，因此也就被客氣的請出辦公室。

第二天下午，道埃斯接到一封內政部的信，請他簽一張附寄上的聲明書。這張聲明宣布那篇慘殺稿子是不確的，而且說簽字人愛德華道埃斯不反對將這聲明刊載在所有的德國報紙上。

道埃斯開始頭昏了，在辦公室裡來回的踱了一個多鐘頭，怒氣塡胸的不知如何是好。他不能爲了揑做新聞而被驅逐出德國。最後他發了一封信去紐約社裡，寫得够傻的，請總經理允許他簽那張聲明書。紐約立刻回說：「足下得以「前任」國際新聞社採訪員之名義任便簽字。」

他最後離開柏林辦公室的一刻，忽然瞥見打字機上邊的壁上釘着一塊板，奇怪的是雖然它已掛在那裡好多年了，他以前却從沒有看見。上面大字寫着社長威廉，哈斯特對他採訪員的忠告：

「採得快但先要採得對。」

道埃斯在倫敦街頭躑躅了幾個月，我最後聽見他的消息，是他結果在英國情報部找到了一個小職位。

細菌戰

資料室

細菌的種類極多，發生出來的病也不是一樣的，最重要的有：

一、侵害消化器的細菌，最重要的有赤痢，霍亂，傷寒等々，這些細菌，大都是由飲水，或牛乳中來的，雖然有淨水法同牛乳殺菌法，究竟這個效果如何，是不能無疑問的。而且做軍人的遇到戰事，無論甚麼不健康的地方，或是最野蠻未開化的地方，說去就是一定要去的，所以軍隊的衛生，無論研究多麼精妙，危險性依舊是很大的。

二、侵害呼吸器的細菌，最重要的有痘瘡，猩紅熱，流行性感冒，肺災，白喉，腦脊髓膜災等々，這些細菌，大都是由空氣帶來的，尤其是防不勝防。

還有鼠蝨爲媒介的細菌，那些病就是癩疾，黃熱病，發疹，傷寒腺，鼠疫等々，這其中最輕的是發疹傷寒，是由虱子傳染的，譬如輸送這種細菌的方法，就是把虱子裝在一種器具內，或是裝在飛機上，投入到敵人的地方，這種病原菌發作起來，侵入人的身體內，雖不致於送命，但是教人十分難受，晝夜不安，這樣精神上的損失，就相當大了。

此外，還有軍用動物——即軍用犬，軍用馬軍用鴿等——的傳染病，是與兵士兩樣的，若是軍用動物，有了傳染病，立刻即將它屠殺，就能預防病的蔓延，這是最好的法子，還有把病鼠投入水中，就會發生一種病疫，傳染起來，極爲厲害，諸如此類的事，還很多呢。總之，在今後的戰爭上，這種細菌兵器，一定是很重要的，現在各國都在竭盡心力，不斷的研究，以謀出奇制勝。

記畫家李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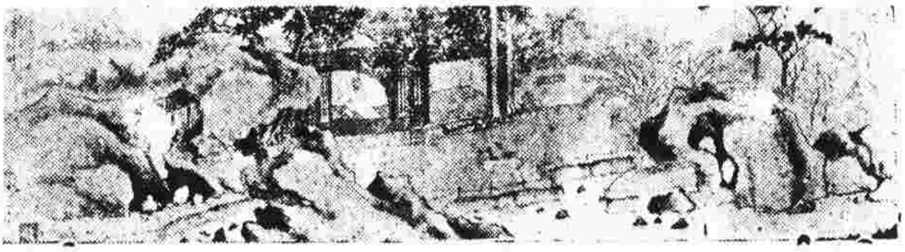
碧茜

人類的生活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物質的生活，一方面是精神的生活，假使祇有物質的生活，整天的講求柴米油鹽衣服居住，人生實在乾枯無味，毫無意義。所以必要有精神的生活，纔能調劑和提高人生的興趣。這種精神的生活，我們叫做文化。那麼，一個人類社會，要有生產物質的農人工人們，同時，更要有涵養精神的文人和藝術家。雖然在戰事時期，也不能不講文化。換句話說，藝術家在戰時的地位，一樣的重要。

中日事變以至國府參戰的數年中，廣東雖無日不在戰時的狀態，可是廣州市的文化，仍然照常的發展，一般藝術家畫家，仍然很安閒的從事寫作。這種精神事業的發展，不特不受戰事的影響，還隨着戰事而發展，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情。

畫家在中國的文化上，占很重要的位置，每個朝代的藝文志，都將書畫家一齊論列。本文所論的李鳳公氏，可稱為「國畫耆宿」，他不特年紀最老（耳順之年）。他到從事寫畫，還是前清已開始執筆，積到現在，已有數十年的經驗，可算是一生都專心於國畫。同時，他不獨有藝術的天才，而且有遺傳的技巧。因他的父親桂壎，也是一位著名的畫家，善畫花鳥，兼能詩詞，所以鳳公自少即承庭訓，耳濡目染，童年已有成就，故很年少即到廣州任圖畫教員。並研究西洋畫，宣統三年，創辦水彩畫函授學校，民國元年，又創設廣東鑄像公司兼總技師，可見其對於藝術研究的精博。民國十年任廣東第一回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十四年與溫幼菊李研山趙浩公盧子樞等國畫家，組織國畫研究會於六榕寺。每逢星期日雅集，即席揮毫，故當時國畫之風，盛於一時。二十三年後歷任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圖畫教師，造就國畫人才極多。最近兩次延任華南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鳳公性極淡薄，對於利祿，絕不關懷，雖當代名公巨卿，熟識甚多，相與往來，只談藝術，不藉此以博取名利，大有「君子固窮」之風。寧以畫易米，維持生活，自食其力，不求於人，這種高尚的人格，纔是真正的藝術家風度。當今實不多見。

鳳公的畫，上則學晉的顧愷之，唐的吳道子，宋的李龍眠，元



隨山館塡詞圖　李鳳公

織女　李鳳公筆

的黃公望四家畫法，尤醉心於學李龍眠，故嘗自刻其印曰，「龍眠家法」。下則學其父桂墀的家法，因善於畫花卉美人。並曾卜居於花棣，花棣乃廣州的花塢，花園所聚的區域，各園主人皆以栽花爲業，一年四季之中，百花相次開謝，鳳公居園中數年，日夕爲花傳神，對花寫照，所以鳳公的花卉，最有名於當代。有色有香，與眞花沒有分別。鳳公的美人，也特別的有家。雖唐的周長史明的唐伯虎，仇十洲的精工，顧見龍的古雅，不外如是。如鳳公近年所畫「織女」及「麻姑獻壽」兩幅巨作。穠麗豐滿之態，深得長史的畫法，瀟洒風流之韻深得得宋人的意趣。至於雲髻的渲染，衣帶的活動，顏色的調和淨麗，更非不學無術的畫家，所能寫作。我們細賞鑒這兩幅美人，靜穆雄厚，巧妙妍媚，兼而有之。

鳳公雖是一代的畫家，而生活則極爲平民化，衣服樸實，飲食也極爲節儉，絕無狂醉放誕的名士氣習。他並不肯以畫來交結達官貴人，自高聲價，所以有人送給他一個綽號喚做「平民的藝術家」。

香港報業的回溯（下）

伯榮

自清室推倒，共和建立後，在香港辦報的革命黨人大多數都返廣州活動。有的走上政治舞臺，有的爲律師，也有依然辦報的。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基督教的西醫生尹文楷，和一班信徒，合辦一間『大光報』。完全以宣傳基督教義爲宗旨。但因爲孫哲生及革命黨人佔有股份，且極力幫忙，一切著作，多由同盟會員擔任；因此也算是盡力革命的報紙，並由孫科等供給重要新聞，因爲當時正是反正之後，一般人對革命政府消息，特別關心。大光報有這樣的優先權，新聞記載及著述等，都大得社會的歡迎，所以銷數日增。後來因爲傳教的緣故，又爲一般人抵制，營業突減；旋經主編人和創辦人商量，放棄教會色彩，銷數漸復舊觀，但依然沒有創刊時的數量。到民國廿二年，經一度的改組以後，便直到民國三十年，香港被攻陷後，才和別一間報社合併改組。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華商總會的董事同人，以廣州已有七十二行商報，香港不能無一家爲商業服務的報紙，便議決創辦『華商總會報』但所紀商業，也不外是貨價行情，金融消息，及出入口船期等，這是各家報紙都有，而華商總會報內容著作；又並沒有其他的特長，旅港華僑，多數是關心祖國消息，注重廣州軍政新聞，因此在支持數年的過程中，便又無聲無息的停刊。

與華商總會報同時而世的，有『香江晨報』，社址在蘇杭街，係夏重民等所辦；也是國民黨機關報之一。夏任社長，夏的夫人鄧蕙芳任總編輯，後來由黎工佽繼任；商團之役，黎爲文攻擊政府，且及於代帥胡漢民。因此廣州黨員，甚爲憤激，後派周雍能接任司理。黎工佽當時並非註冊人，不能抗爭，便不得不去職，這也是報館小糾紛之一。

廣州新國華報，因為營業競爭，欲別開生面，另闢途徑，把本市的新國華報，每張紙印一面，（一四版）名為『省版』，其餘的一面，（二三版）由省港夜船附往香港再印，名為『港版』。使在香港行銷的報紙，粵省新聞，也與廣州一樣，希望由此而得到推銷。主持這事的是李抗希，但出版不及一年，港版便即停刊。

報業的全盛時期

民國以後，辦報的人，知道革命成功，共和肇造，大半都是報紙鼓吹之力。因此，對經營新聞事業，有便無限的興味，而看報的人，也因為革命成功之後，知道國民本身，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對國事大都關心，因為爭相購閱，看報關心加多，自然是報紙的銷路增廣；銷路廣則廣告必多。同時華字、循環、大光等報，每年的營業，都有獲利。因為辦報與閱報的因果連帶關係，便使香港的報業突進，同時，各派系因為互爭政權與地位。在香港辦報，言論可以自由；使多斥資創立報社，從是宣傳，具此種々原因，便造成了報館的全盛時期。

民國十三年，陳秋霖，陳字木等，奉陳烱明的[illegible]，在香港創辦一間『新聞報』。秋霖的頭腦頗新，文章也比別人來得超脫；著作多用語體文。香港的文風轉變，也可說是新聞報為先導。當時陳烱明與吳佩孚等，倡為聯省自治之說，違背革命宗旨；一般人對該報漸有不滿的意思。秋霖是一個很識時機的人，便把筆鋒掉轉來，反對陳烱明。並刊出一篇『致陳競存先生書』同時在版面發刊『我的宣言』；書的內容是力稱改變宗旨的不得已原因。雖然並沒有『請恕』及『自罪』的詞句，但措詞也很婉轉，宣言的內容，較『書』為嚴厲，對聯省自治的不合時宜，作毫不客氣的指謫，陳烱明看了，雖然大怒，但沒奈伊何。因為全部資本，雖然是陳氏撥給，但香港的習慣，督印人（即註冊人）就是這報的業權人；自秋霖發表宣言後，除國民黨的同志，大加贊許之外，其餘社會上一般人，對這是却分為兩種批評。一種是讚揚秋霖的膽力與魄力，更有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因為陳烱明背叛，總理秋霖也反了烱明，這是循環報應的因果。另一種是對秋霖有所假借的，就是說他『忍本』。這大約是見仁見智的一種表現。筆者祇將事實寫出，至於是非我就不必管了。但自經這次變動之後，秋霖在報界的名聲，也就大加顯著，差不多無人不識了。

民國十四年，國民黨容共，由主張而致於實行，廣州工人，大半屬於共黨指揮下的『工人代表會』，因政治主張，及要求加工減時，便發生罷工風潮，影响及於香港。全港沒有報紙出版，黃德光及李 成等，便組織一間華僑日報，用石印出版，黃任司理，李任編輯，最初的報社，是在荷李活道文武廟側的一條小巷裏，（街名已記不清楚），因為全港僅得它一間。銷數也還不惡。後來改用機器印刷，業務也日益擴展。直到香港交路後，仍繼續出版，但編幅已經減小，僅出兩開紙一張。

與華僑報同時出版，有『工商日報』，是香港陳康伯，何東等幾個鉅商集資所辦，宗旨在維持香港商業，因當時省港大罷工，交通斷絕，香港冷落到了不得；除維持商務之外，同時並攻擊共產黨。經理是容守正，總編輯是黎工似，關楚璞等任編輯。後來由何東獨資經理，直至民國三十年，才休業停版。

粵省政府，自經共產黨參加後，共產黨中人，為樹立勢力，擴大宣傳，便在香港開辦一間『香港小日報』用四開紙出版一張，內容專持共，馬克斯主義，及蘇俄政府宣傳對於香港工人，也多維獲，遇有東家發生糾紛的事件，便為文協助西家。因此，一般人多不購閱，出紙僅二千餘張，且大部份是送閱，因營業不振，約半年間，即便停刊。

民國十八年，國家主義派擬辦一間『香港時報』。社址在士丹利街，香港西南中學校長張為洲任社長，關楚璞任總編輯，黎工似任編輯，每日出四開紙兩張，以宣揚國家主義為宗旨。以曾琦為首領，曾琦也隨時有文章在該報發表，銷量平常，每月虧折頗巨，由曾琦撥款補助，經過數年之後，到民國二十二年停刊。

民國十九年，國民黨同志，組織一間南華日報；每日出兩開紙二張，社址在荷理活道加咸街口，陳赫文等任編輯，以 汪主席的主張為主張。現在國府宣傳部長林柏生先生，也曾任總編輯。直到現在，仍繼續出版。

與南華日報同年出版的，有超然日報，係華字日報同人所辦；關楚璞任總編輯。編輯及營業部都借用華字日報。每日出兩開紙二張，因營業不振，虧蝕甚鉅，後來由華字報的司理梁玉璋維持。遷址營業，但結果到民國二十三年停刊。

英美侵略東亞史（續）

大川周明作
浪燕譯

四

現在日就亞美利加横加壓迫繼續說下去吧！像前所述的一樣，亞美利加雖明知中日兩國的條約上不能够敷設與滿鐵（南滿鐵路）並行的鐵路，及設置法庫門鐵路，但她不管一切地盲目幹去，結果全部失敗了。然而沒有受到些兒的懲戒；於是她又於一九〇九年在極秘密裡與中國政府交涉，攫取了由渤海灣向錦州經齊々哈爾至黑龍江省的愛琿鐵路敷設權。這錦愛鐵路，以滿鐵對之，比前者的法庫門鐵路尤深一層致命的打擊，這是和滿鐵取着並行線的鐵路。她得到這並行線的敷設權，是在一九〇九年十月。這時候，美國々務卿諾克斯的第一個目的，想造成英美一體，使滿洲全部鐵路完全中立化；其次，若這計劃不行，便採取英美提携以支持錦愛鐵路的計劃。她為着遂行其目的，預算向關係諸國開始送秋波。英外相對於這提案雖然婉辭拒絕，但諾克斯於十二月四日却把上面的兩提案提示給中，日、法、德、俄、各政府，並詭稱已得到了英國政府原則上的贊成，要求各國給予同樣的好意底考慮。這個突然的提案，日俄兩國對之固然加以强硬的反對，而德、法、英諸國也沒有給她支援，結果這計劃也歸於失敗了。但由這失敗，已透露英國的冷酷底騎牆政策；而受到激烈的非難。

因變用這種々手法也不能够成功，美國又欲藉着列强之力以遂行其目的；利用那前年成立的英、美、德、法四國借款團對中國放債一千萬金磅，藉此作中國幣制的改革及開發滿洲產業的商談。這是因為亞美利加單以自國之力，鑑於從來的損失，乃轉而和列強協同以期製付日本的計劃。可是幸而這時候武漢燃起了革命的烽火，脆弱的清朝崩潰中國成立了民國，於是這交涉，也就胎死腹中了。但這新產生的中華國民政府，却向那四國財團申請借款以充實政費，接得這申請的四國財團，深知蔑視日俄兩國是徒勞無益的，故寧願加入日俄兩國以作成六國借款團。這借款契約就於一九一三年六月在法國巴黎簽訂。這時候日俄兩國共同聲明，以不損害兩國在滿蒙各自的特殊權益才參加這財團的，雖然那舊四國財團的關係者給以反對，但列國政府都已承認，於是這六國借款團就在六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了。日俄兩國既在這樣的條件下而來參加，則不能够進出於滿洲是可想而知的，是以亞美利加一到了翌年的一九一四年，以六國借款團危害中國行政的獨立為口實，任意地脫出六國借款團了。

一九一四年是世界大戰開始之年，日本遵守英日同盟的友誼，加入聯合國方面與德國宣戰。這一來，使美國最擔心的是在這紛亂的時候，日本會不會在中國和滿洲有所行動呢？於是亞美利加在是年八月二十一日，對日東發出一個極無禮的通諜，其內容稱：『關於日東對德國的最後通諜，日本須參照合衆國發表的意見作成之。』這差不多完全把日本視為屬國的諜文；日本對德國發表最後通諜也要給她干預，這眞豈有此理。她又作豪語說：『不論歐羅巴的戰爭狀態如何，如曾作聲明的一樣，亞美利加以絕對維持中立為外交政策。而合衆國政府對於日本的意向，却有着如左的記錄：

1日本在中國不尋求領土的擴張。2日本把膠州灣反還中國3若中國々內發生了事件，日本在膠州灣領域外有所行動時，須先與美國協商。』

這種荒狂態度，雖以平時對美國慣用妥協態度的日本政府處之，結果亦置之不理。

這一來，那一向聲明絕對維持中立的美國，倏的又呼嘯着「戰爭是不容許我們持着自尊心的」的話而實行參戰了。考其原因，她當初之沒有參加戰爭，是想着勝敗之數難以逆睹，但戰局現已進入一新的階段，聯合國方面的勝算已很明顯，故她存着收漁人之利的心，把以前的聲明全部忘掉的。然倏的參戰，因美國從來與日本相爭曾經相當的提心吊膽，故她於一九一七年提

議與日本成立了所謂「石井、倫鮮雅」協定。這就是亞美利加承認日本在東亞的立場的初步。

『承認合衆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在領土相接的國家間所生的特殊關係；因此合衆國政府也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着特殊的利益。對於和日本領土接壤的地方則更然。』

這是「石井、倫鮮雅」協定的內容。由這協定可知亞美利加一時間怎樣去迎合着日本之意了。但這協定後來在華盛頓會議時，却給他輕々的棄如弊屣。

另一方面，亞美利加竊然迎合着日本之意；並在世界大戰最酣熱之際，但她一看見滿洲有着發展的機會，便馬上不客氣地擬往建設自國的立場了。例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因革命而該國政府倒潰，列強出兵於西伯利亞之時，美國對列強發出欲手握東中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管理權的強硬主張；這提案日本當然給她反對，結果組織了一個聯合國特別委員會，定由這委員會管理這兩鐵路。

如上述一般，日俄戰後的亞美利加的東西進出政策，是固進而又冒險的，這是近世外交史見不得的類例；這好像庸醫不先給病人注射而開刀割症一般的荒唐。而且她不管計劃怎樣的失敗，也絕不感覺羞恥，絕不有所畏怯，如弓上弦地只把其橫車盲目壓來，這種無賴行爲，眞難以筆墨形容的。我們對於亞美利加這樣的氣象和主義，極有透切地明白其訣竅之必要。

亞美利加傍若無人地進出東亞，有如上述，她只焦念地企圖傾覆在東亞的我國——日本——地位；日俄戰後。她開始排斥在美的日本人；先從桑港小學校着手放逐日本學生。一九〇七年，有數十名美國人聯合向日本人經營的商店襲擊，給以多大的損害。當她於一九〇六年由小學校放逐日本學生的時候，桑港學務局所特的口實：一、日本兒童的數量太多，收容不了。二、行爲不檢，品行不佳。三、與美國兒童的年齡相差的太多。但其實在桑港各小學校入學的日本學生只得九十三人；十四歲以下的最多，十五歲的三十三人，二十歲的只得兩人。根據美國人教師的說話，這都是行爲端正，品行最優的學生。在加利福尼亞排斥日人時，使日本國民甚爲奮激，輿論亦異常鼎沸了。他排斥日本人的智識階級，就說他不好，說不出一個名目。因日本人不論到何處都是成爲日本人，決不會受亞美利加的同化；與美國的累贅者——須人監視的人——大不相同的。當時日本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便將就亞美利加的支吾；故于是年十二月，和她成立了所謂紳士協約，以後在美的日僑，除却和美國人有着父子，妻子的關係或商人與學生外，日本人不得長期而居留美國。這約束雖然日本予以種々的讓步，而且忠實地守約，但她們對於在加利福尼亞的日僑的迫害與排斥，層出不窮。一九一一年，以禁止日本人的土地所有爲目的々法案，在加州議會通過了。

這排日運動只在世界大戰中消沉了一時，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世界大戰終結，由這翌年的正月起又死灰復燃了。當時加州排日協會決議斷行的事有五：一、奪取日本人的借地權。二、禁止寫眞結婚（日美間移民問題中之一種。在互相遠隔着的不相識的男女間，由交換的相片而決定成立的婚姻謂之寫眞結婚）。三、廢止紳士協約。四、不給日本人以永遠歸化權。五、不給日本人出生兒的市民權。爲着制定排日法，在加州議會滿場一致地通過開臨時議會的議案。日本看見這個形勢，爲着與美國和睦起見，乃自動禁止「寫眞結婚」。然而日本愈讓步，則加州人愈盛唱着召開臨時議會；加州知事雖反對他們，但他們由州民直接投票，通過了法案；把日僑的借地權奪去，並禁止充任以移動不動產爲目的々法人社員；一九二四年，他們更徹底地制定了排日法，而且及于實施之境了。

但是這樣的排日行動，決不是出于有心謀的美國政治家的主意的。當時的大總統武奧特爾・羅斯福給其子——卡密德的信說：『我對于「對日策」痛切地苦惱着；加州方面，尤其是桑港的壞東西，絕不遠慮地侮辱着日本人，因此而惹起的戰爭，這責任是要歸全體國民負責的!?』

武奧特爾・羅斯福爲着阻止排斥日人，曾盡了全力，但這樣却使加州的美國人激昂；他們一面喧鬧着驅逐日人，一面騷動着連自方非愛國的大總統也要放逐的情緒。羅斯福在任期終了，卸職的時候，曾作這樣的述懷說：『我每想到加州的日本人問題，比其他議會的對策尤覺苦惱。』故此他向其政治的後繼者——諾克斯，給與如下的賢明底助言：『美國最重大的問題，着重於向美國把日本人驅出門外而同時不失日本人的善意。日本的死活問題是滿洲與朝鮮，所以不論美國的理由如何，總要注意不可採取把日本的敵意挑發，或雖以極輕微的威脅加諸日本的利益上的行動。』然而美國之所爲，却與這忠告相反，如上述一樣，美國不息地在滿洲作着威脅日本利益的行動。而滿鐵中立的提案，也是由受了羅斯福如上的忠告的諸克斯國務卿實行的。

（完）

清季英人侵掠中國邊疆屬地紀

盤菴

引言

自鴉片之役啓，以迄南京條約成，英人瞰察我國軍備空弱，朝右闒茸，雖已强佔香港，以扼中國南方門戶，爲太平洋補助站。第頃中國土地之廣蘊藏之富，益引起其侵略野心。且知清廷無力抗拒，因而得寸進尺，以擴大其亞洲殖民地政策。又以中國西北邊疆地帶，有俄國作眈々虎視，鄰之厚，則彼之薄，捷足者先得，乃憑其優勢之武力與經濟，巧取而豪奪之。於是我國西北西南之附庸日以蹙，甌脫之恨，接二連三，而英俄遂於此平分春色，飽颺以去。如阿富汗，乾竺特，尼泊爾，不丹，哲孟雄，緬甸，皆昔日之藩服，而相繼爲英所奪者。大東亞聖戰序幕後，英美宰割亞洲之殘存勢力，瞬將歸除以盡。亞洲各民族之解放，爲期不遠，而英國過去之侵略行爲，固窮兇極惡，無可恕詞者。爰將上列各邊疆地域，彙考其離華屬英之源，則英人謀我之深，幾何而不太息痛恨者，是不僅作爲「歷史考證觀」也！

阿富汗

阿富汗即愛烏罕，其疆域在昔北界布哈爾，南界溫都斯坦（即印度）東界巴達克山，（亦作鈸達哈山即烏托地之葱嶺以西回教國）西界塞克。（即波斯近改爲伊朗）部落繁多，北西分踞。元太祖開拓疆域，率師西向，臣服其地，隶爲蒙古別部。元衰，諸酋崛起，各據一方，復前洞，不通中國。至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霍集古爲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阿富汗，而巴達克要於中道而殺之。阿富汗乃興師問罪，巴達克懼，乃貽中國文綺之屬，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已國之罪，乞歸附，阿富汗亦與言和。乃遣使偕來欲覘中國之盛。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二年）入貢，爲回疆最西之屬國，而人民入中土者不少，不因遼道而隔閡焉。

其時，俄國已略中亞土耳其全境，遂進一步窺伺阿富汗。英人見之大恐，蓋阿富汗爲印度之屏藩，英國自一八五七年統治印度後，每思染指阿富汗地。迨一八八四年，俄國經營中亞勢力已漸鞏固，又欲攻及英國之防線，以爲角逐。英人覺，爲先發制人計，乃決計先侵阿富汗以拒俄。其時阿王昏庸異常，毫無主張，英人乃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以兵之，奪其疆域過半。已而又

產業科學叢談

石炭的話

—滌譯—

戰爭日趨頑化，石炭當然是最急需的資源；石炭問題如果得到解決，則不但對生產方面有相當協助，就是電力、鐵鋼、船腹、輸送等項問題，亦可隨之而解消了。

石炭是怎樣產生的？

石炭是從太古時代堆積在地層內的「含炭素」分解出來的。亦可稱爲太古的遺產，其種別非常複雜，其素質（單位計）分解如下：

種別	炭素	水素	酸素	窒素
纖維素	四四·四	六·二	四九·四	—
木材	五〇·〇	五·九	四四·〇	〇·一
泥炭	五六·九	六·五	三五·〇	一·五
褐炭	六〇·九	五·五	三七·七	一·〇
石炭	八五·〇	四·九	九·〇	一·一
無煙炭	九五·〇	一·九	一·三	一·五

如上述，石炭雖由植物變成，可是它的根源與生成却有種々分說。試將其生成條件根據位置而考察，則可爲分「原地說」與「移動說」的二個解釋。前者是植物在生育地枯死，經過相當時日而變成，後者是植物從生育地被水湧到另一個場所而變成，兩說，各有根據，大抵植物自體變成石炭，常在低溫地帶徐々變化，年代既遠，遂進展而成高度的炭化狀態了。因此在高溫地帶是比較變

嫌和撤兵，阿人乃苟延殘喘，而實際上已入於英人勢力矣。至光緒四年秋，（一八七八年）又與英人搆兵，再爲所敗，英人即與阿王耶克普協定，規定自後阿國與他國宣戰媾和，須經英國之許可，不容專擅。耶克普旋又背約，英人棄之，而改立其從兄爲王，令遵前約，且迫納歲幣十二萬鎊於英。時則俄佔中亞地域已趨穩固，漸窺及阿富汗邊境，英人恐，乃助阿富汗以拒俄，双方明爭暗鬪，傾軋甚烈。截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由英國駐俄公使高遜，與俄國外交大臣伊斯縞士基，訂結英俄條約以爲解決。此約內分三部，曰波斯條款，曰阿富汗條款，曰西藏條約，關於阿富汗部份最重要者爲第一款，內云：「英政府今允聲明，並未有更改阿富汗政府情形之意，英政府又允僅以平和之意施其勢力於阿富汗，並不鼓勵阿富汗人民行其恫嚇俄國之舉，亦不自行此等事。俄國政府亦允聲明，阿富汗乃在俄國勢力範圍之外，凡俄阿之政治界務交涉事宜，皆由英政府代辦，俄國亦不派員前赴阿富汗」。自此項條約訂立後，阿富汗即歸入英國範圍之內，而與中國則久已絕緣矣。

乾竺特

乾竺特，古名坎巨提，一譯作謙特，位於今新疆省蒲黎縣西南境邊外，東南接新疆西藏，西南瀕印度之克什米爾，當帕米爾之南麓。境內兩面皆山，削壁峻立，東西廣可數十里，南北袤約六百里，面積九萬三千里。當南疆出入要道，亦印度北面門戶也。清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繼回部而內附，定例三年一貢，砂金一兩五錢，由新疆入貢，而我國賞賜綢緞銀茶，亦頗不貲。蓋中國朝廷，向以大國自居，對於藩服素采柔遠政策，所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至道光時，爲克什米爾所敗，相與媾和。同治間，英先取克什米爾，而乾竺特無形中亦屈於英，對於中國若即若離，遂形成中英兩屬之邦。光緒十七年，英謀假道乾竺特入帕米爾。其酋拒之，請援於喀什噶爾，不應，又告急於中土，時清廷屢爲英窘，不欲以附庸與英齟齬。且以道遠，遂不顧。英人以兵鎭其地，酋亦遁。十八年七月，薛福成自英入奏，請與英國會立前酋之弟爲主。自是，乾竺物部名雖爲中英共屬，實則爲英統治，盡握其權，不容中國過問，無形中亦甌脫矣。

尼泊爾

尼泊爾又名廓爾喀，即古之巴勒布國。唐書作泥婆羅，明史作尼八剌，舊分三部，一曰布顏罕，二曰葉楞罕，三曰庫々木罕。清雍正十年（一七三四年）俱奉金葉表入貢。乾隆年間，廓爾喀族最強，三部合併爲一，遂與後藏爲鄰。初，後藏喇嘛，以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入朝祝釐高宗萬壽，及班禪卒於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爲其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擯其弟舍瑪爾巴爲紅敎，不使分惠。於是舍瑪爾巴憤然慫於廓爾

得迅速的。

此外，石炭的母體植物生育時代，普通名叫「石炭紀」。然而日東所產的石炭，其根源却是比石炭紀還新的第三紀的植物，所以日本石炭的炭化程度是稍劣的。

植物枯死後，必先變成泥炭，繼跟年代的過去而變爲褐炭再順序而變爲石炭與無煙炭此是前人的說法。然據今日的學說，則以此種推測爲錯誤，謂須視其地質年代及當時繁茂的植物的種類而異，若植物不同，則其炭化作用亦當有異，所以褐炭畢竟有褐炭的炭化作用，而石炭亦有石炭的炭化，褐炭經幾千萬年依然是褐炭云。玆將形成各種石炭類母體的主要植物列擧于后。

泥炭爲蘆葦類和灌木類及赤楊樹等變成，褐炭爲扁柏類和針葉樹及濶葉針葉樹等變成，石炭則以木賊類，羊齒類，石松類和鱗木類爲根源。

其次說到關於炭化作用時植物體變化的行程，植物體一經枯死，便受細菌作用而醱酵，把植物體中較易腐敗的部分解消，繼經相當年月，遂由分解作用轉爲縮合作用，以至化成石炭。

石炭的發現

石炭是何時給人類發現的呢？事實上，人類發現石炭還是有史以前的事，西歷紀之前二三八年間，在基尼西亞的文獻上，已有關於「燃石」的記載，相沿至十三世紀間，便已作爲燃料的實用品了。

喀，煽其入寇。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乃藉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爲詞，舉兵入後藏。唐古忒兵不能制，而中朝所遣援兵之侍衛巴忠將軍成德等，又復調停賄和。乃駐藏大臣保泰，一聞賊至，竟欲以藏地委賊，而仲巴呼圖克圖又復挾貲先逃，賊乃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高宗乃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滿兵揮軍入，累戰皆捷，逼其都陽布。廓夷舉國震懾，再遣人詣軍前乞降。盡獻還所掠藏中財物，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恭誠內附。自是五年一貢，由四川北上以爲常。其時，英人已滅孟加拉，乘勝脅攻，諸部望風瓦解，獨廓爾喀血戰力禦，未遭蠶食。嘉慶間，又與英人累年搆兵，名義上雖未佔領，然已在勢力範圍中。不過對於清廷之進貢，至光緒間猶尚行之，即民國元年亦曾進貢入川一次。嗣以藏變道路梗塞，遂不復通中國，而英國則早已儼然括之囊中矣。

哲孟雄

哲孟雄一名錫金，在西藏南境，向爲西藏屬邑。境內有大吉嶺約廣百餘里，三垂高山，天氣涼爽，爲入藏孔道。自英國擴張北印度勢力後，即思得一印藏交通要道，以遂其侵入西藏之陰謀，而哲孟雄正首當其衝。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英國與尼泊爾開戰，英國獲勝，乃劃尼泊爾之台萊及麼蘭二地與哲孟雄，使之親英。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以年金三百磅贈哲孟雄，而租得其大吉嶺地，後復逼其割讓，於是印藏之交通乃得佳徑。咸豐十年（一八五〇年）英又增年金至一千二百磅，以取得哲孟雄全境之鐵路建築權，於是哲孟雄乃全入英國之勢力範圍，然通藏之權尚未能到手。至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英國之雲南探險隊員被殺，英國乃乘此機會，迫我訂芝罘條約，而取得入藏之權。藏人大怒急謀抗英，光緒十二年英允將入藏事撤銷，藏人聞之，乃乘勢恢復在哲之力量，派兵入哲，於哲印境內建築砲台嚴爲戒備，以斷哲印之交通。惟不久即爲英人所擊敗，乃於哲境內設官，監督其王行政，而哲孟雄遂亡。更於光緒十六年，與我訂藏印條約，其第一款有云：「承認哲孟雄之內政外交，概由英國保護監理」。而哲孟雄與中國之關係已絕，遂亡英國之保護國矣。

不丹

不丹在西藏之東南境，本名布魯克巴，亦喜馬拉雅山間之一小國也。舊分布魯克與畢葛兩族，清雍正年間，兩族互相仇殺，先後赴藏投誠，貝子頗羅鼐爲之和解，遂各遣使北上奉表，貢万物。兩族始合而爲一，以後百數十年，源々而來，按時朝貢。惟其民素好劫掠侵及印度邊界，屢爲英人所擊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英國遂與不丹締約，割第斯泰及亞山上部以與英國，以求苟且偷安。光緒季年，清廷以邊境續失，有意經營川邊，以圖挽救。英人恐中國進一步而干涉西藏不丹之內政，且予印度以不利。於是乘清廷經營川邊之際，急謀不丹地位之解決，極威迫利誘之能事。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由英國駐哲藏代表，與不丹締結英不條約，規定：「一、英國政府每年津貼不

石炭的產狀

石炭是埋藏在粘土和頁岩、砂岩、等的五層中的，又稱炭層。普通厚遠數十糎至數十米的稱爲數層，往々經十數層重疊間隔的。尤其是此等炭層，並不是水平線式連續地存在，而是迂廻間斷的。

歐美含有石炭的地層、本來是地質學上的古生代石炭化的地層，但日本產的石炭的大部分，却存在新生代的第三紀的地層。

石炭的品質

要將石炭的品質表白，那就要把石炭內含的炭素、水素、酸素窒素、鐵分、石炭等成分々析出來。石炭的水分、揮發分、固定炭素、炭分、的四種分析，名爲工業分析。

石炭普通含有水分百分之五十，該水分便是石炭上的一大問題，因爲水分會把石炭的熱量消滅。

名爲揮發分者，本來是遊離水分，其餘是由酸化炭素、沼氣、阿摩尼亞、瀝青等混成，含有率是按炭種而異的。大約是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固定炭素大概是從炭素內化成的硫黃分中含有少量的水分，含有率大約自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灰分就是石炭的原本植物中具有的一種沉澱品，灰分不但會和水分一樣把發熱量消減，而且能把火爐的能力縮減的。

關于檢驗石炭的發熱量，應把石炭一些

丹政府十萬盧比。二、英國政府聲明不干涉不丹之內政，惟外交關係則不丹政府願接受英國之指導」。此條約成立後，不丹遂爲英之保護國，清廷亦無從過問焉。

緬甸

緬甸者，前清南國之大藩也。古爲朱波地，在唐曰驃，宋元曰緬。其地當印度支那半島之西部，北界雲南野人山，南臨孟加拉灣，東北界雲南及南掌，西北鄰印度。面積凡二十三萬六千七百餘方里，人口一千三百二十萬有奇。地勢北部山嶺重疊，物產豐富，南部多平原沃野，五穀殷饒。明洪武間，始內附中國，置宣慰司以撫之。惟緬民難制，明代已叛服不常，清初，明桂王爲清兵追逐，奔其地，緬人殺桂王以獻。自是以恃有獻俘功，竟自爲國，不臣不貢。至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大學士楊應琚，爲雲南總督，其時有騰越知州陳廷獻，誘致孟密之孟斂土目，及木邦故土司子弟，虛獻孟密及木邦，以外收二大土司地千里，戶十數萬入告，其實孟密及木邦二部自在緬地，非二族所能獻也。旋楊應琚欲實收二土司地，爲賊軍所敗，於是楊又奏稱；得不償失，請棄新附諸土司地。清廷大怒，逮楊治罪，於三十二年另派明瑞發大兵以征緬甸，明瑞以糧盡援絕而亡。然緬人亦以明瑞勇敢善戰，懼清廷再討，乃上書求和。清廷以非大舉征剿，無以雪捐軀將士之恨不允。故又於乾隆三十四年春，遣傅恒發兵攻略緬甸，但以暑熱瘴癘之故，士馬多僵病，會緬酋遣使上書，自請入貢，清兵遂班師。乾隆四十二年，暹羅起兵侵緬，緬甸不能支，遂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款關求貢。五十五年遣使入京，祝高宗萬壽，並乞賜封，詔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自後緬甸仍爲中國之藩服。

英併印度後，以地與緬鄰，時生齟齬，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英國起印度之兵以攻緬，緬不能支，卑詞向英請和，乃割阿獵干麻爾古達吸色嶺沿海之地，復償兵餉，始允罷兵，是爲第一次英緬戰爭。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英國又以緬甸侮辱英人事，再調印度兵攻之，據仰光，緬王又割擺古州以和。自後南緬全爲英領，英國即以仰光爲英屬緬甸之首府，是爲第二次英緬戰爭。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英國又以緬王不受印度總督調停孟買商業紛爭事件，復以兵攻之，且錮禁其王於印度麻打拉薩州，遂兼有上緬甸。翌年五月，更以上下緬甸編入英領印度，經此三戰，而全緬亡矣。英國自強佔緬甸後，以中國夙爲宗主國，名義上姑爲協商，以了手續。中英遂以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締結條約於北京，其要點如「一、英國仍承認緬甸照常例，十年遣使向中國進貢一次，但其使節限於緬甸種族。二、中國承認英國對於緬甸有最高主權」。緬甸至是，遂歸於英國保護，所謂照常進貢者，虛名而已。且清末因「西藏問題」及「片馬問題」之糾紛，中英磨擦已甚，緬甸之照常進貢虛文，亦無形停止。而清代撫有多年之西南巨藩，亦悄然被奪而去。（按現在緬甸因大東亞戰爭之爆發，於去年獲得日本之援助，已脫離英國而獨立，在大東亞地域上，成爲一重要之一環了。）

燒着才能把熱量表示出來，普通的石炭是六千五百格羅里左右，良質的石炭是具有七千五百格羅里至八千格羅里的發熱量的。

石炭的種類

石炭有無煙炭、瀝青炭、褐炭、泥炭之別。但須按石炭的熱源和所含的重要素質及揮發以作標準分類法，無煙炭的揮發分是百分之三至七，固定炭素達百分之九三至九七，炭化度最爲高强。因揮發分渺少，點火困難，發熱量多，煤煙甚少，故火勢熾盛。它是主用於汽罐方面的。瀝青炭的揮發分約是百分之二五，固定炭素爲百分之七十五，用途甚廣。褐炭是像字般暈褐黑的，變化也較早但素質不粘，成粉狀，故火力異常低弱。

亞炭也是褐炭的一種，經堆積後的植物半受炭化作用，把同原形保存着的。

其次還有塊炭、粉炭、屑炭之分，經十五粍至廿五粍（密度）的炭架濾剩的便是塊炭，漏落下面的是粉炭，所謂屑炭，就是剛從炭坑挖出來的塊炭，含有粉炭不少。

此外尚有粘結性和不粘結性之別。有等石炭放入容器密閉加熱，其氣體洩發後的渣滓仍是粘結的。該性質名叫粘結性，若全無粘性的就是不粘結性。

其餘尚有一種煽石，這是瀝青炭在地中感受火山的作用，自然地變成焦煤的。同時，石炭的類別和名稱也因產地的不同而異。

自學漫談

許 克

這題目很廣泛，不過先得要把『自學』兩個字弄清楚。我以爲『自學』並不是（自我教育）之謂，因爲學問是由人類生活之經驗所給予的，因此要獲得學問，必須要常々與社會進化之一切痕跡相引證，比較，擷擇。故自學不能離開社會的體驗與人類之交接，這就是說，我們不能閉戶死讀書。

「自學」應該是鼓勵的，在社會一切物資條件限制下，許多人不但不能進學校，就是連書也會買不起。可是如果有自學的決心，却能够彌補這個缺憾的。——自學的效果每々超越於學校受教者，這原因是自學者有決心把環境克服。

因爲限於篇幅，不能詳細的舉例與分類這裡僅舉出較爲具體的幾要點，那也不能就說是完全包括的。

一、選擇

自學也要和進學校一樣選擇科目，因爲自學的要點是集中（指意志與精神），這和將來獲得之效果很有關係的。比方你預備自學「本國文學」，「歷史」，「經濟學」，「法律」，「歌唱」，「舞蹈」，……你得要決定你所學習的目標。不過在一般自學的經驗來說，有時選定兩種以至三種學問做目標也可以的，不過要認清楚可否容許你保有下列的兩個條件。

一、時間——時間要支配得適當，或者是工作上所容許的，或者是學習上所容許的，（譬如你在三小時內不能把某一學科研究告一段落，則四小時內你就不許研究兩種學科）。

二、知力——同時也要在自學的開頭測驗你的「知力」，如果你記憶力至多祇能及於一種學科，則你最好是專科學習。

不過在方法上面說，集中意志與精神在某一門學問上，其成功往々會出人意外的。

在選擇你要學的學科時，有一點應該牢記的，就是不要過於強迫自己的意志。稍爲讀過教育學的人，當知道受教者「興味」之引起是占着重要地位的。自學之能否成功，也要在興味引起以後。舉一個例：譬如你爲了考進某[illegible]公司做職員而必須要熟諳日語的，那麼你自學日語的時間一定會縮短許多。

二、尋覓

學科的目標選擇以後，就可以開始尋覓你所需要的學問。通常自學者尋覓對象是書本，這確是挺重要的，因爲作者把書本著成，是已經過一番思考，選擇，比較，統計，實驗等々工作的，而且也是已經過審查才能通達到社會大衆的，所以下功夫在書本上的研究，無疑的能够奠定你自學的基礎。

但怎樣才可獲得書本上的知識呢？現在把不須費錢的方法來談々：

（一）進圖書館——這是人々都知道的事。圖書館是由國家財力舉辦的，也是爲人民公開閱覽而設的，你在閱覽時間內盡量閱覽，沒有人會干涉你。即使是私人設立的圖書館而已開放的，也是爲公益而設的事業之一種，亦不妨常々去閱覽。當你進了圖書館之後，即須在書目框內尋覓你所需要的書，最初看的以『總論』一類爲好。譬如要學「××文學史」的，就先閱覽「××文學通史」之類，學「哲學」的要先看『哲學通論』等書，學科學的要把『科學概說』來先讀，明瞭了概要以後，才能够分類精讀。書藉如果可以借出的固然好，不可以借出的，即在圖書館裏用功亦未嘗不可。

（二）瀏覽節略——如果圖書館缺乏你所需要的書藉的話那麼你還可以到書局去披閱（當然，不購買而閱覽是會被阻止的，不過必須謹慎保存其整潔），比方你要查某次紀載的，你可以用記憶方法去檢視，等你知道其概略以後，將該書放回原處；甚至你要讀完全書，隔若干時間閱覽一節，連續讀去也未嘗不可以的。

（三）藏書借讀——如有朋友是有豐富藏書的話，你不妨向他借讀，因爲這是並不羞恥的，借讀之後，必須要盡力愛護書本。

三、撮錄

自學的時候，不能完全憑着記憶，可能時即須做撮錄工作。工具是一本裝釘得牢固的筆記本和記錄簿。

我的演劇生活

陳清華

我在華南戲劇電影圈裏的歷程，不過是六七年的期間吧。就在這麼短促的期間裏，我雖然不敢說在那一面有着怎樣光輝的成果，但我總覺得，從這幾年來的現實生活中，獲識一頁一頁新的啓示，而這一啓示，眞是勝讀十年書。

當我開始我的演戲生活時，我憧憬着的演員工作，祇以爲很單純，很容易的一個演員須要具備怎樣的條件，然後纔有成就，那個我是不會意識的。製片場的導演人派我去扮演一個角式，我就好像絕無條件地去扮演之，而這個角式的個性是怎樣的，應該怎樣去把握表演，我更茫然不知，祇以爲導演人交給我的台辭，我唸熟了，在拍戲時唸出來，就算盡了份內的本責了。這樣子糊々塗々地混過了是々一年長，那自然，我在這一年的努力是白々浪費了的。

到了參加「春情烈火」演出以後，我對於演戲方面，就開始有新的認識，從這新的認識我覺得過去犯着的幼稚病，又可憐又可笑。我在「春情烈火」片中演出，比前演的較有成績，這與其說屬於努力的致果毋寧說對戲劇有了認識，較爲透切；以後，我每於接到任何的拍戲合約時，我要求先行看過那原整的電影脚本，以便從容去做演戲之前應做的準備工作。同時，我又站在客觀的立場，不以我是演員，當我是演員的對象，假爲觀衆，而自加以檢討。因此，我覺得自己太空虛，須要不斷的學習，所以我說我是華南電影戲劇界一個最平凡的演員。

說到唱演舞台戲，那是我受戲劇洗禮前憧憬着的工作。當我還未踏上舞台，實現粉墨生涯之前，不知這種工作，比拍電影加倍吃重的。到了獲得現實的教訓，我纔相信古人所說的「行易知難」這句話是不錯的。不過，爲了興趣，更爲了堅定的意念，所以對於怎樣的困難終給我克服了。五年前，我到星洲各地唱演舞台戲時，發現各地的觀衆，對舞台劇認識程度，較高於省港的觀衆，如果演員的演技稍爲生疏，或間有錯誤的地方，觀衆們就會毫不客氣的指摘出來，叫人無地自容。

由於酷愛演戲的關係，在這七年來我有時演舞台戲，有時却到製片場拍片。但就爲了這，我不會着重於某一面的工作，結果也就形成我去過所努力的，屬於浪費。

今日，華南原有的製片場，已被許多客觀的事實決定她不能在短促的時期，再度組織起來，要延續我的演戲生命，只惟有跑上舞台一途。現在，我最大的熱望，是想在話劇方面工作。因爲演話劇，原是我憧憬着許久的理想，過去，我雖然參加過話劇團體的生活，但時間很短，不曾達成我的願望，換句話說，她未曾給我若何滿意機會，因之，我想趁着今日，在那兒組織一個話劇團，向這荒無的話劇界，從事拓展，藉此達成我多年的志願，做一個話劇演員！

在進行撮錄工作時，有幾點應該注意的：

（一）範圍要廣大！！每一同類書本都要瀏覽過，每一書本的要點都要節錄記來，不必有秩序（因爲事後可以整理），但須註明出處。

（二）撮錄要精細！！範圍雖廣大，但撮錄無須濫，所以讀書時候必須處々留意，用心專注，才能把握到書本的要點。現在把許多非撮錄不可的分列如下：

（1）名詞及其解釋

（2）定律及佐證

（3）統計數字

（4）名人講述要點……等。

至於小說，戲劇，歌詞等帶有

欣賞性的文藝，則不必耗費摘錄時間。

四、整理

摘錄以後的材料，須按日加以整理，下列的方法或者可以採用。

（一）字母類別——以英文字母代表某一學科，則舉凡讀書所得皆可分類記入，則查考較為便利。

（二）歸納——歸納所記錄之材料，定為章節，於是各家的學說，都歸納在你的筆記簿中。

（三）劄記——再將材料做成劄記，附加當日讀書的心得與記憶中所能記憶的事項。

讀書的時候，已經過一番的腦力，再在整理上做一翻工夫，這印象能夠保持得永久，這是自學的一點長處。

五、聽講

關於「聽講」方面，是自學者和社會接觸的地方。社會常々有許多名人演講會和辯論會，在可能內自學者須常々參加這種有學術性的集會，因為在演講裏往々能獲得多少。對於學問的啓發。

六、質疑

研究的利用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自己研究，一種是與社會研究。前者前面已講過，後者，是可以利用文字往還方法的。這就是「質疑」。

（一）報紙雜誌的信箱欄——不妨利用作為你難題解答的處成。每一次你提出的問題不妨較多，但需要把握住一個中心點，如果書本上可能獲得解答的，就不必多此一舉，但報紙雜誌的質疑，是必需要選擇共性質與立場的。

（二）名人學者的質疑——名人學者是已經做過一番學問功夫的，當然這比初入門徑者經驗較多，所以如果你有疑問的地方不妨直接去函問，這對於你自學方面增益不少。

七、體驗

如自學科學者，則需要常到科學館或工廠去參觀，學法律者則需要到法庭去旁聽等，這等於在學校讀書的實驗，也要作同樣看待的。

自學是求學問修養而能打破環境或財力限制的一種方法，我們知道，由自學而成功的人在已成名的名人中是不會少的，自學者也常々要以此自勉自勵。

這裏所提到的，可說狹隘得很，並不能說是完全的方法，不過想藉此引起讀者一點自學趣味吧了。

——各國秘密研究中——

氣體式兵器的展望（上）

維新

氣體式時代的來臨

去年重要新兵器之一的各種電波儀器，活躍地成為普遍的話題，今年也許漸進入氣體式兵器的實用期了。現在正傾力於秘密製造，以謀將來一決勝負。

什麼叫做「氣體式」呢？氣體式就是利用由火藥或液體燃料爆發出來多量的氣體，藉其反動性的推進裝置。此法比從前的任何方法優越得多，無論在有無空氣的地方亦能飛行自如，在理論上是最高效率的。

其主要的利用可略分為二，一方面是用於炮彈與炸彈，另一面是用於飛行機的。惟因近年來各國皆秘密地進行研究，絕對禁止發表，故未被一般民衆所注意，據某專門家的預測，氣體式的兵器是必會在今次的戰爭出現的。

氣體式的炸彈

最初利用氣體式兵器的是德國的氣體式炸彈。可是這並不是謂炸彈從高空投下的速度加速，因為縱使速度增大，而空氣的抵抗力也會隨之增强，所以畢竟是兩者抱合的。例如自四千米高度落下地面的沙速（侵徹沙質的速度）是三百咪的，便以此為限度，若從更高的高度落下，其落下速度也不增加的。若從四千米以下投下者，其落下速度則較為遲緩，而侵徹力也當較微弱了。惟是急降下轟炸時，炸彈便跟飛機的速度落下，是比水平飛行迅

速得多，但這也不會超過三百米以上的沙速。所以德國爲了使落下的速度增大，便先行利用氣體式炸彈了。因爲當炸彈落下時，若有了氣體式裝置的動力補助，便可把空氣的抵抗力排除而能增强速度。

氣體式阻塞彈

其次，英國把氣體式彈用作防空阻塞彈。

該彈丸的直徑是十三吋，長一百三十吋，像大砲般發射出去的，到了一千二三百米的高度時由氣體裝置引火的爆發力再昇上一千二三百米，併合起來是在三千米左右的高度爆炸的。

當氣體裝置引火時，是先由長約十米的鋼琴線十條呼的打出，彈丸炸裂後便像降下傘般把鋼線張開降下。把它射出的大炮是每門有十個圓筒，一次發射十發的，在去年春間倫敦市內擁有該砲一百六十門，總計起來共有一千六百發阻塞彈散佈市空，同時併用無線電防空裝置，因此德軍空襲倫敦也很困難的，且英美在前線方面亦同樣利用氣體式防空砲，但是在格列他島方面，一具二十個筒的新型砲却被德軍鹵獲了。

氣體式閃光彈

同樣地，用作防空兵器的，繼有德國用起氣體式的閃光彈來。在夜間如遇敵機來襲時，閃光彈即從地上發射，把敵機照出，但德國製的氣體式閃光彈却是從戰鬥機發射出來。其中並附有約三十個小型的鐵狀閃光彈，使母彈命中敵機時，小彈便飛出包圍機體，同時，小彈相繼爆發，使破片把敵機擊毀，並閃出明亮的火光來。假如不能命中敵機時，就是在其附爆炸的話，閃光彈的破片亦能四處邀擊，挾着普通砲火的强烈反動，機體便有毀壞之虞，而且，氣體式高射炮的力量是能達到相當距離的，因此可從敵機內火力所不及的地方發射出去。

無線電操縱炸彈

上述氣體式閃光彈的使用是根據去年夏季的外電想像得來的，那時德國開始使用那種優越的氣體式炸彈，不禁使英美爲之驚倒，這是利用無線電操縱向目標驀進。其方法不外把氣體式炸彈配合滑翔裝置，從飛行機上放出，最初是從飛行機上用無線電操縱，飛近目標時氣體式的自力便自能加速向它突擊。

把氣體式彈裝上無線電操縱從前已有人想及，可是無線電操縱畢竟是不能作高速度飛行，數年前時速一百五十基羅以上已感困難，及後雖然進步了但時速一千一百基羅的氣體彈亦感不便，因此德國便把裝上滑翔器的氣體式彈利用無線電操縱，待該彈接近目標時把滑翔器撤離，用全力把氣體式彈放射出去。當然自飛行機看見目標時便把引火迫近炸彈，這樣是使命中率確實得多的，可是，當飛機操縱前進中，是必要多方防備敵機來邀擊的。

在去年的秋間更發表了一種氣體式魚雷。其使用法是把兩翼裝上魚雷，從飛行機上把氣體式的推進器放出，使它到了水上便自動地撤離兩翼，然後像普通的魚雷般潛進水中。且該魚雷是富有磁氣的，藉着艦船的發音作用，致被敵船艦引誘，而在其底部爆炸。

從瓦斯到液體的燃料

最近美國雜誌載：滑翔炸彈距離目標三哩至五哩從數千公呎的高度落下是很易命中，更謂利用短波操縱從二萬公呎的高度投下亦頗有效，因爲短波是有指向性的，若能巧妙地使用在炸彈的操縱上實最適宜。然而此等炸彈是利用液體噴射器的，故關於這點還可作一個簡略的註釋，氣體式彈以前是用火藥誘發而把瓦斯噴射出來，但最初不過是爆發一次的，及後才繼續地改爲數次爆炸。

但其運動性不一，致速度的計算不確，而力也微弱，因此不得不利用液體燃料和液體酸素，一樣地不絕地整備噴發氣體裝置，所以一般所謂利用液體燃料噴射器者，也不外是運用別個原理，並不是新型的。惟獨該裝置的比準異常複雜，因此普通投下的加速用炸彈也許還是不會利用火藥的。

機上用氣體式炮彈

去年春季以來英美利用超大編隊轟炸是使德國難以應付的，但自秋間將其擊墜不少，故使其非把密集隊形戰法變改不可。聽說這就是德國使用氣體式炮彈的功能的。

× × ×

× × ×

哲學講座

相對論裏的「空間問題」

白雪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常人：我想學習一些關於相對論的道理。

相對論的學者：你的意思是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吧？

常人：什麼！我以爲世界上只有一種「相對論」。

物理學家：不然，不然！相對性已經討論過幾百年了，只有愛因斯坦對於這種學說的貢献，才算是與於最近的時候。我們所要討論的，也是限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相：但是在我們還未說到愛因斯坦的特殊思想以前，讓我們先討論幾條普通的原理。比方「空間」吧，什麼是「空間」呢？[illegible]

常：這很容易解答，「空間」就是「距離」。

物：但是我可以精細些說，「空間」就是「容性」，還是常々與大小有關的。我們說，這個人高六呎，那座房屋高三十呎，便是指他們所佔的空間說的。

相：照你的定義說來，空間便不能獨立存在了。你必須有一個尺碼和一個被量的物體，才能夠指定空間出來。

常：但是無論如何，我能想像到完全空虛的空間。

物：假使「空間」是完全空虛的話，你便不會在這裏想像到牠了。原來「空間」並不是完全空虛的，你該曉得。

相：但假使「空間」是延線，牠就必會從一個地方，延到另外一個什麼地方；而這個延線又必須有一個尺度去計量牠——例如一呎吧。可是什麼叫做一呎呢？

常：據字典說，一呎等於十二吋。

物：但除非我們知道什麼叫做一吋，否則那個定義是毫無意義的。字典上關於吋的定義又是什麼呢？

常：一吋是了呎的十二分之一啊。

相：多麼糟啊！始終沒有說出半點意思來！這倒使我想起了埃及的一個故事。埃及一個司午砲的人，準着時鐘去放午砲，而那位司時鐘的人，却又按午砲來對準時鐘。

物：但是我們可以說，一呎就是某一個金屬桿（爲鎳和鋼的合金，不因溫度的增減而伸縮，所以稱爲標準呎）上兩個刻號之間的距離。

相：那麼，假使你應用這個標準呎，在睡覺以前量得這間屋子長十五呎，但是醒來再量時，牠已經變成了三十呎長，就是增加了一倍，並且除開這個標準呎以外，世界所有的物體，也都同時增大了一倍。然則你將怎樣解釋呢？

物：我將要說，這個呎碼在夜間縮短了六吋。

相：可是這就說不去了。你已經說過，這個金屬桿是長十二吋，是你的標準呎碼。你說已採定牠爲一個標準，怎麼好改變牠，又以旁的東西——如屋子的長——爲標準呢？這很難合於邏輯的——尤其是在選定極嚴格的標準的時候。

常：但是照你的說法看來，這個呎碼顯然的已經縮短了。

物：假設宇宙間的一切東西都漲大了，你又將怎樣說呢？

常：哦，現在我看出這個困難點了。原來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量度這樣一回事啊。我們說已採定了一個標準，不管情形怎樣的變動，總得要拿一切的長度來與這個標準相比較，然後才能求得一切東西與這個標準相對的長度。原來世界上沒有什麼絕對的長度，所謂一件東西是多麼長，或多麼短，都不過是與一個標準相對的說法罷了。

相：對哦！這就是了解「相對論」的第一步——就是知道宇宙間的所謂大小長短等々都不是絕對的東西，迦利維在利々普的奇遇，可以由他自己的改變去解釋，因爲他自己變得大了，所以利々普地方一切的事物都顯得矮小；可是迦利維並不曾想到這一層。總之，我們由經驗上所知道的大小長短，都不過是相對的說法，並不是絕對的。

假設全宇宙都縮小了呢？

物：這麼說來，假設宇宙裏的一切東西，都依比例縮小或增大了，那麼，我們必不會覺察到這樣的變動，可不是嗎？

相：正是啦，要知道我們對於宇宙的概念，並不能完全離我們而自己獨立存在。這些概念，都是遷我們自己的觀察而變動的。並且我們對於宇宙的了解，非常有限，不單是因為我們測量事物的呎碼是不完全的，而且因為我們自己的理智也是有限。本來我們從嬰兒到老年時期，對於空間的概念，是時々變遷着的。幼兒想握着月亮，正如想握着玩物一樣，因為他對於「空間」的概念，那時是非常的模糊。當他學習走路時，他的「空間」感覺就發達得非常迅速，因為這種感覺，只有從經驗上才能獲得的。當他再多々觀察這個世界以後，便漸々的知道容性的意義了。比方你在成年的時候，看見了一個物體，經驗便告訴你是一座屋子，然則觀察者的理智和經驗這個要素，在構成關於宇宙的概念上，是異常重要的了。但我們一想到地球不過是宇宙的一個極小部分，則地球上一個任何人的經驗，又是怎樣的有限啊！

物：這是確實的。歷史上有許多的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古人爭論地球為平形，便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經驗啊。

常：這個道理我不能承認。我想宇宙間有些東西的特性，並不靠人類的經驗，却是獨立存在的。比方「空間」的某幾種特性，就能夠離開觀察者而獨立存在——就說幾何學吧。兩個切合的三角形（大小和形狀都恰々相同，）在這裏是互相密合的，移到地球的另一邊，也必會互相密合。

相：我姑且承認你這個說話「可以」對的，但是你不能證明牠。你怎樣知道兩個三角形是不是切合呢？幾何學上的定理說，「拿一個三角形，放在那另一個三角形上。」這是照你的說法，如果你在這裏，而三角形却在地球的另一邊，你怎樣能夠實驗牠們是不是相切合呢？

常：這種辯論我不大懂得，請你明白點說。

相：這是很明顯的。你儘可以說移到地球的另一邊，但是不管你處在什麼地方，你總要到你所在的地方去量計。

物：照我的意見，也以為幾何學上的某幾種原理，無論移到空間的那一部分，都是真確的。可不是嗎？

幾何學有重新建立的必要

相：你以為幾何學的原理，無論移到那裏都是真確的，完全是因為你對於幾何學有過一種理想化的觀念。你自幼便學習了幾何學，以為那就是研究着實質物體的特性，殊不知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幾何學不過是討論一些理想化的概念，——如線啦，平面啦，有規則的圓形啦，——這一切離了人的想像，都不能獨立存在的。

你要知道，幾何學開始就是一些不能證明的公理和假設。如果這些公理和假說是不真確的，則從此演繹出來的任何結論，也必不會真確。我們試舉幾條假說出來討論吧：

（一）任何物體可以從一處移到他處，不致改變牠的大小和形狀。

（二）直線為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

（三）經過一已知點，只能作一直線與另一已知直線平行。

常：在我看來，這都是些自然明白的道理，不必證明的。

相：確實嗎？你不要以為歐幾立德之提出這些公理，是不證自明的；他這樣假定，正是因為他不能證明啊。試拿第一條來討論一下。我現在手裏拿着這張薄紙，把牠這樣的拂動起來，你看，牠還是保持着原來的大小和形狀嗎？

常：這不公平！你不該把薄紙拂得彎折起來。

相：有什麼不公平呢？那條假說並沒有說到這一層。

常：那條假說，原來就不許你改變紙張的形狀。

相：這麼說來，便不成其為設論，而成為命令了。那麼，我們將這條假說從新寫過，好嗎？——「一個物體可以從一處移到他處，不致改變其大小和形狀，如果在這樣移動時，你並不改變牠的大小和形狀的話。」從這裏我們當可以看出歐幾立德之所以難得證明這條假說的困難點了。

常：很顯然的，這條假說的措詞，確實有些不適當。牠的措詞應該是這樣的：「任何堅硬的物體，可以移動而不致改變其大小和形狀」

相：哼，這簡直是堅硬性的定義了！——這就是說，「能夠移動而不致改變其大小和形狀的任何物

體，便是堅硬的。」然而這並不是提出假說的初意。

物：照這樣說來，幾何學已經失去牠本體的意義了。原來自然界裏，沒有一樣物體能夠移動而不致改變形狀的。即使是一條最堅硬的鋼桿，如果受着毛羽的厭觸，也要稍々遭着損失，並且永不能恢復牠的原狀。

什麼叫做直線呢？

相：我所要說明的，正是這一點呢，幾何學並不是討論自然的物體。牠只是討論抽象的特性。這些抽象的特性，是人的想像裏構造出來的，所以我們說，不能離開我們而自己獨立存在。因此幾何學實在有重新建立的必要。再拿前面的第二條假說來討論吧，我認爲這一條是特別應該反對的。請問你怎麼會知道一條線是直的呢？

常：一條如果不是彎的或是弧形的，必定就是直的。

物：依我的方法，就要拿一條尺度，將兩點之間每個可能的路徑都計量一下。那最短的一條便是直線。

相：要把一些無限數目的可能路徑，都一一加以計量，是一樁很繁雜的工作。然而這已經是直線定義以外的事體了，並且，你要知道，計量是不容易辦到的。開始我們就要一個堅固不變的呎碼。

物：這倒不難，我們有標準長度，可以說是完全堅固不變的。

相：這樣說來，我們最多只能辦到這一層，就是說：在計量上的差誤限度以內，一條已知線幾乎是完全直形的，然而數學家不會滿意這種說法，因爲能適合於這種條件的，在兩點之間可以劃出任何數目的線來。

常：然而無論如何，總有一條線是最短的。

相：這樣，你又是提出了長度的概念，與長度的標準沒有關係了；我們既已採定了標準，就該專就客觀的標準說話，不應牽及空洞的概念，須知概念是不能離開我們而獨立的，如果只有一個關於直線的概念，則所謂直線，也不是獨立存在的東西；那麼根本上就沒有直線了。

常：這是我確實相信，世界上確有直線這樣東西，簡直是與計量沒有關係的。比如我讓這顆石子從手裏墜到地面，那麼，牠墜落時在空間經過的路線，便是一條直線。

相：如果你要用這樣的方法，去作直線的定義，我當不會反對。但你要知道，你之所謂直線，不過是看見石子墜落時成爲一條直線罷了。然而在月亮上的觀察者看來，石子墜落時，却成了一條很繁雜的曲線！如果從太陽上看來，又要成另一條曲線！這樣看來，可知我們之所謂直線，都是相對的，並不是絕對的啊！

常：但我還是不能信服你的主張。一條光線可不是按直線進行嗎？

，內白表大老爺到，李平兒便上場了，其次是表大太々上場，所以，在情節的支配上能剪除一切支蔓；桂戲在元秀上場後，有元秀夫人進府的出場，這自然是不必要的，但因此，表大太々不得不先上場了，其次纔是平兒上場，這不但引起了情節上的支蔓，而且，將娃的主人表大太々和平兒賓主倒植了。

由此可知京戲是曾受過內庭的揀選來的，是一種百鍊的精金；桂戲是仍保有民間戲劇的整本的風格的。而且，愛演整本戲也成了桂戲的一種趨勢，像什麼彩樓招親，春秋配，獨占花魁，秦雪梅等正本，是愈長愈妙地常搬來和粵戲的香艷的劇本爭一日之短長的；只是，精采的仍只有幾段，像玉堂春正本的起解，大審，大搶狀元正本的拷打春桃等，散齣的力量仍支配着這種趨勢，但因此，粵劇的紊亂無序，還不曾整個地侵入到桂戲的領域裡來，却也是一宗好處。

再談到京戲和桂戲的演變。

玉堂春的劇情，據說是本於金釧記的。但金釧記的王舜卿，玉堂春是王金龍；金釧記的皮氏置毒酒中，玉堂春是置毒麵裡。桂戲玉堂春却又有些兩樣了，沈洪是被藥茶毒死的；便在大審齣中，王金龍的道白，也說「先審藥茶毒死親夫一案」。大概是京戲藥茶計攔入桂戲玉堂春的裡面來了。

京戲女起解，解子是總公道。當點名的時候，他又應崇公道的卯；原因是他的夥計打擺子，總公道與他頂桿。這不過鬧々玩笑吧了；解子像黃超，薛霸，總不是一個人的，玉堂春是青年女犯。只能夠來一位老年的解子，解子是衰邁些的，所以他不能不聊以解嘲。而且，玉堂春是曾問總公道「可有兒子」的；總公道說他沒有，於是，玉堂春便許他「披蔴帶孝」，但不曾認做義女。

玉堂春是由北而南的，當然不生問題。因爲，它原是洪洞縣的實事。但它由北而南，愈演變愈笨拙了，像一部惡劣的翻版書，須我們拿原書校刊，只是這種校刊對戲劇發展的探討上是多少有些補助的。

像就劇詞的改易說，會審的玉堂春唱詞「魚兒落網有去無還」，據說，老詞是「羊入虎口」，「魚兒落網」是因爲西太后屬羊的忌諱改的；珠簾寨李克用上場白「太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據說是譚老板的創造。但桂戲的玉堂春却正唱「羊入虎口」，桂戲的李克用正唸「太白斗酒詩百篇」也和湘戲相同，由此，便可知道這些劇詞，在北方曾有過一次改易，它的本來面目却要在南方的戲裡找尋。所以，南方的戲劇也自有它們的老資格的。

談桂戲

阿光

粵戲的音調是充滿着現代的强烈的刺激的，京戲是北方人高歌激昂的本色；但桂戲却好像桂林人說話似的，曼聲地將尾一字着重地唱出來，使我們感到些南人的輕脆；土薄水淺的地方情調，從他們的歌聲裡是充分地表達出來了。

桂戲和湘戲很相近似，湘戲的音調如安流的小溪，雖不能使人興奮，但使人感到舒綏。從音調的好尙說，我是寧取湘戲的；桂戲纔眞是靡々之音，連胡弦的尾音都很像湖南的花鼓調。但他們能循規蹈舉的唱他們的桂戲，也還差强人意；最可怕的是他們要參入些京調的花腔，因爲桂林城究不是北平城，京調從北平到桂林，路隔幾千里，早成了非驢非馬的東西，再經他們運用起來，連京調的祖先到京調的子孫都給他們辱沒完。

桂戲的扮裝，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們的探討。

像玉堂春的皮氏大娘，桂戲是用花旦扮的，從這類的傍角兒的扮裝，還可看見元劇中的「包頭」。最使人驚異的像散髮，蓬頭，孩兒髮之類，桂劇都用青布代替；用一條幾尺長的青布，生淨等角像孝子戴掩頭似的，一頭包住前額，另一頭掩到脚跟；於是，小生的紫金冠下也壓着這種桂頭，只戴網巾的像罵殿的八賢王也用這種掩頭，戰將丟盔之後也用這種掩頭，但將牠盤在頸上，以便上場跳打，這好像是使用網巾以前的一種遺制了。旦角青布橫蓋在頭面上，像京戲披紗似的，玉堂春的晩裝用梳子梳着青布，珍珠塔的陳少姐自盡後用青布表示她雲鬢不整，不闔重要的告狀女人，爲了表示她披散頭髮，也用這青布蓋頭，從這些可看見元劇中「包頭」的另一種的用法。

桂戲裡特別地愛用狐尾，而且，好在蟒靠的裡邊加一層羊皮，表示牠所着的是皮袍皮鎧。這好像南方的戲曲比北方更胡人化了。其實，雉尾，狐尾，全是苗俗，舊戲的番邦不是以匈奴對象，而是以苗民做對象的。這理由說來很長，不想在此地多講，不過，我自從看了桂戲，這假定的根基更堅確了。

桂戲。像沒有紅髯口的，只有些像京戲的劉唐類的東西，使用得極爲普遍。司馬師，赤髮鬼之類的角色我在桂戲裡不曾見過，就我所知道的說，馬武，史思明，李自成的髯口是在紅髯左右側靠面頰的地方加兩綹黑髯，連背娃進府的中軍官也使用這種髯口；另一種像張飛，佘洪……所用的是在黑髯兩旁近耳際加兩綹紅髯，穿入額子裡，像京戲的紅耳毛子。桂戲是導源於湘戲的，人都是這樣說；但湘戲並沒有這種髯口，京戲却反有一種，眞使人有一些想不透的地方。

桂戲的扮裝有許多是湘戲的遺留，這些，也可以說牠是崑劇的遺留，因爲是近於古的。像生角抹彩。桂劇的老伶工都只在鼻梁上揉一線硃痕像早年的湘戲，施脂粉像京戲的只是些新的角色。老旦的假頭仍保存湘戲早年旦角的風規，但其他的旦的扮裝早已京戲化了。扮番邦公主的在七星額子上加雉尾狐尾，也和湘戲一樣，這是一種苗女的飾裝；比京戲的一字頭（旗頭）當然是較早些的扮像了。

只是，近來的桂戲裡也種了很多的惡化的因素，因爲牠和粵劇的地盤接近，將粵劇的可憎厭的自由性都吸收起來了。最使我們感到大膽的便是那帶平頂草帽的番王和小打扮的王寶釧之類，王寶釧穿一套靑色時裝的短褂褲，只在腰間繫一條鸞滌，王寶釧失去了長袖，是到處都感到不方便的，青衣像們樣扮裝，簡直是不懂戲了。

再談到桂戲的臉譜。

桂戲的臉譜也像湘戲一樣，是只用紅白黑三種色組成的一種圖案，比京戲較簡單，因此，也可知是較早些的。三都戲院的淨角勾臉更和湘戲類似，但西湖淨角白鳳全臉譜却令人感到牠技巧的更簡單和表現的更有力了。因此，便可知桂戲臉譜也自有牠的特點，這特點常使我想像到湘省的影子戲和木人頭戲的臉譜上面去。

尤其是桂戲的粉臉可恨的程度比湘戲少得多了。因爲它的表現並不怎樣窮凶極惡。從它的陰柔裡到反省有些幽默之感。

旦在眉心畫一條黑線，像唐代女人的佛裝，雖還不是一點紅珠，但式樣是很早的；這在湘戲都不經見，却不想桂戲的旦，連青衣都改成時裝了，這一點却長遠的保留着。生脚的眉，也和湘戲接近，却並不長眉揷鬢像京戲的生角；但小生好畫眼圈，又自成々一種臉譜，不過並非創作，是從粵劇的武生傳染得來的，雖說他們的眉不畫成一把鐮刀。

再談到戲的編串，京戲務求精粹簡短，但桂戲是務求煩瑣支蔓的。

像京戲的捉放曹，通常是不捉不放，只演殺家一段，知眞演捉放時，便大嘗「准帶公堂」，這可以看出他們務求精簡的痕跡來。

又像蘆花河，京戲在梨花綁子之後，出場的是大夫人，二夫人，這一段說情的穿挿，三旦角大喨嗓子，實在是畫蛇添足，但這一類的煩瑣，桂戲是不嫌忌的。再像背娃進府，張元秀說完場白

物：哦，愛因斯坦已經預言過，天文學家已經證明過：一條光線挨近太陽射過時，就要受偏折啦！

常：好，我們就承認這一點吧；但光線並不挨近太陽射過時，不是要循直線進行嗎？

相：那麼，請問你之所謂直線，是以什麼爲標準呢？假設你選擇一條光線，作爲直線的標準。

常：哦，現在我懂得其中的困難了，這又是一個計量的問題。原來我們要知道一條線是不是直線，最初就必須有一個所謂直線的標準；起先沒有標準，怎樣知道牠是直線呢？並且，標準既已擇定，那麼，以後無論遇到什麼東西，都要拿這個標準去測量牠；如果發現旁的東西有什麼差誤，便不能歸咎於這個標準。

相：你現在可謂漸々地懂得相對性了。——不過你歸咎於你的標準與否，我可不問；總之，你不能說你選定的標準是錯誤的，因爲這樣的說法，意思是指旁的東西比你的標準更正確了，這是不可能的，並且是自相矛盾的。這樣說來，你當可以明白相對性所包含的大意了。

再說到前面的第三個假說，什麼叫做平行線呢？

常：兩線之間的距離處々相等的，便叫做平行線啦。

相：那麼，這又牽入計量的問題了；且並經過一已知點，要你許多的線與一已知點平行，是很可能的——與歐幾立德的假說完全相反，然則前面的幾條假說既難成立，那麼，平行線的道理，就更是不必討論了。

宇宙是有限的

物：我們常々聽見說，空間是曲形的或是歪離的。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相：這種說話，是不適歐幾立德的幾何原理而去想像空間狀態的普通方法。舉個例來說明吧。我這裏有一組圓圈，中央第一個圈的半徑長爲一生的米突，第二圈的半徑長兩生的米突，第三圈長四生的米突，以外依此類推，——每個外圈的半徑，常等於牠裏面一個圈子半徑的兩倍。我們可畫出幾個圈子，來看々，因爲圈子增大得非常迅速，再多的圈子是很難畫出的。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這種圈子能夠繼續無限的增大嗎？據歐幾立德的說法，空間是無限的，所以圈子能夠繼續無限的增大。然而愛因斯坦卻說這是不行的；畫到第九十六個圈子時，便是在我們的宇宙裏面所能畫出的最後一個圈子了！這最後一個圈子的弧線，很近似於所謂直線了，沒有一種可能的量度，能夠分辨這種大圈的弧線與理想的直線之間的差別出來，因爲兩者已經將近於同一樣的東西。再舉個例來說吧，假設我們能夠乘着維尼的飛昇車，循着「最直的線」按光的速度在空間進行，（每秒鐘行十八萬六千英里，）那麼，我們所行經的道路，必定就是這第九十六個圈子，並且經過五千萬々年以後，我們將要佪到開始出發的點上來，所以我們知道，宇宙是有限的。

黑暗社會之一角

一個淪落娼門底女子的述

星河

開始步入黑暗之路

一天晚上，同寮姊妹叫小燕的，和我閒談，說及我的問題，她對我的遭遇不幸，表示一種同情心；但同時又想不出什麼擺脫的方法，她對於我初次「擺房」的事，詳細的告訴我，因爲她所說的本寮的事差不多等於「白頭宮女說開元」，她在小蓬萊作墮溷沾泥的生活，已經將近五六年；俗語說，「三年老舉，勝過狀師」，以她的資格而論，可以說是兩個狀師了。所以我很樂意聽他的說話；而且當時我因爲對於嫖客與妓女的甜蜜，和姊妹們與所謂恩客及舊客的週旋，看得慣了，見得熟了，對於男女間的事，也就漸放鬆了舊禮教的拘束心理，由恐懼而趨於鎭定；更由鎭定而樂觀。有時還不免對她們有所取笑，同群姊妹每々用報復的手段，說「不久你便知道利害」。當時我不知道她們所說的是什麼？有時她還要恐

嚇我，說擺房的那一晚，是怎樣怎樣，一五一十的報告出來，說得像煞有介事一般。有時別一個姊妹又說，這事情是了不得的……她說到這裡，故意停着，不再接續下去，我這時就不能不急亟地追問她，「了不得……」以下到底是甚麽？於是另一個姊妹說，以下就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她說完了，我倒覺得有點奇怪，難道娼門中，眞的不少不㨂進士麽？不然的話，爲什麽她會說出這一句話來呢。小燕看見我的情景，知道有多少意思，便接着道，雪文姊拾了她恩客的餘唾，在這裡掉書包，應該罰她三炮台一罐。當時的一罐三砲台，爲値不過幾角錢，算不得一回事。以後的談鋒，便因枝節橫生，說到別處去了。我知道她一班都是拿我作開心的中點，所以我也不追究。當二姊說到這裡的時候，我便問她，那時你和這一班姊妹接近得多了，你會否作「動心」的念頭呢？她知道我是取笑料，便爽脆的說道，你說不開心，但究竟也有多少心猿意馬，不過，在那時我對於男女間的情形，究竟是陌生，不十分明白，橫豎都免不了，到不如提前解決了，免得延長精神上的痛苦。她這樣的對我說，實在是最好不過的應付方法，因爲我聽了她說話之後，不能夠再問了，惟有請她繼續報告，來飽我的耳福。她便繼續說道，有一次，小燕向我唸咒似的喃々自語道：「第一次，畀針督；第二次，滾水淥；第三次，平々局；第四次，鷄煲粥；第五次，茶瓜蒸猪肉」。我聽了之後，當初也莫明其妙，後來經過了深刻的思想，便知道她所說的目標了。當時我不免有多少恐怖，但我也不再去問她，恐怕她又要拿這事來作要脅，把我作開心品，但小燕見我這樣，也不去再說。

第二天的下午，雪文對我說，今晚便是你脫雛姑娘的時期，我佯作不明白，問她道，爲什麽呢？雪文道，你不知道嗎？明天你便不是處女了。我當時便不能夠推說不明白，反問雪文道，爲甚麽要這樣急亟，你所說當然是擺房的事，但鴇母豈不是說過要經過紅鬚綠眼的問話，才可以給牌營業嗎。雪文說，這是規定的事，但有時也可以不必，因爲你在這裡住得耐久了，鴇母不甘損失，要把你這搖錢樹，每天搖出來的錢，差不多等於滿坑滿谷。而且對於「擺房」的權利，是絕對不甘放棄，倘若先經過了洋人的詢問，恐怕看中意了你的時候，就是拿你作犧牲，和你作無條件的擺房，這豈不是糟糕了嗎？所以鴇母的心理，是要冒險一試。而且所謂冒險，也是絕無其事的，因爲鴇母平日對各方面都把錢使通了，包管不會有什麽事發生。

當雪文說了之後，我的心眞像馬鹿兒，跳得什麽似的，同時又以爲今晚便是我的難關了。究竟到一髮千鈞的時候，情形又是怎麽樣，經過了恐懼的思想之後，在一剎那間，又咬定了牙根，把心頭決定，由它怎樣便怎樣。但不到一𢌞旋間，又心慌起來，晚飯用完之後，鴇母便把一襲簇新的衣裳，替我更換，說道，今晚你的恩客，便替你擺房了。我細想，房已經是擺了，爲什麽重三復四的一再說這話？後來才知道，這就是給我脫離處女那剎那間的代名詞，以後再說，我便不以爲怪了。

香港的習慣，飲客喚妓侑酒，倘若要眞個銷魂，發生肉體關係的時候，在石塘咀方面，就要經過了許多場合，最少也要寫過十次八次的票子，及所謂「出毛巾」的手續，才可以達到目的。而當時的一晚，也要「打通廳」，開個鑼鼓响局，才算是有體面，不然的話，便是失了體面。妓女要充場面，對這俗例，也不能打破。雖然有特別儒情的人客，也要擺出這個架子，否則便要給同群姊妹的譏笑了。說到擺房，越更嚴重得多，還是在石塘咀方面的情形，油蔴地娼寮的等次，雖然比不得石塘咀的高級，但擺房的也不免要開個响局。我呢？說出來便糟極了，不獨是沒有什麽局，就是到大觀酒樓應一應酒局，也是沒有。原因是我還未經過紅鬚綠眼的問話，尚未領執業的牌照，要靜悄々地像偸情一般。但當晚所謂恩客。也邀集了一班朋友，在大觀酒樓開局暢飲，由鴇母與他協商，別喚一個妓女充當酒局的代表，並以小燕作代無人。在娼門中本來沒有這個例子，但這是鴇母所定的辦法，而且個々都是自家人，便別無問題了。

斷送了終身幸福

約莫是午夜的兩點鐘，所謂恩客的一班朋友，都由大觀酒樓同來了。同到房中坐了三十分鐘，其中的一個便提出「走」的口號，並說不要作電燈膽，不通氣，於是一班人都相率去了，當這班人們離開了

房窜之後，我的心便開始恐慌，不知道頃刻間的事情，到底是怎麼樣？說到「破題兒」的事，是天下間的女兒所難免，本來用不着恐慌，不過我自己因爲環境關係，落在青樓地方，凡到這地尋快活的人，祇圖遏其獸慾，還有什麽憐香惜玉之心，結果祇有帶雨梨花，不堪東風殘暴，所以我的心頭，是一刻數驚。等到這太子爺的朋友去了之後，我便禁不住很巴々的望他，他看見我的情景，不知道我內藏的心理，也許以爲是一種熱情，他叫我把房門關上了之後，便曳着我坐在他的身旁。當時我的心跳躍不堪，他請我登床休息，同時並說道，人客到來買笑，這買笑兩字，眞說得工整，就是拿出金錢來買亞姑們的笑。但笑與不笑都不拘，最要緊的是勿使人客不買笑而買愁，你知道嗎？說完之後，跟着就是一種使人不耐煩的動作。在這裡筆者應得來一個聲明，她對我報告自己的身世，本來是很詳細，她的年紀，已經是老去的秋孃，更用不着多所顧忌。她所說的話，一些也不隱諱，但我却不能在這裡盡量說出，恐怕編輯先生把他那一管無情的紅筆，豎將下去，那就使我失望了。所以在這裡還是「中略」「下略」的略一個痛快。但有一點是不能够再略的，就是她所津々而道的其中一段，是與本篇題目「黑暗社會的一角」有密切關係，所以不能作「不應略而略」，現在繼續作我的詳細紀錄，以下就是她的說話了。

約莫經過了一句鐘的時間，他在綢繆，我在週旋；他在騰擾，我在廻避。但在經濟壓迫環境之下，加之以虎狼勢力的籠罩與包圍，便於不知不覺中屈服起來，而且也不由你不屈服。他叫我脫得光精々，赤顆々地給他看。我當然是不遑依，但他一定是要這樣，像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樣的舉動，並不是青樓中應有的事，不過所謂太子爺，知道我是新進行隊，欺我是不在行，所以要這樣。後來我聽到小燕告訴我的話，才知道我上了大當；這樣的舉動，大可以拒絕。甚至眞個銷魂的事，也有限制，所以青樓中有幾句成語，已經成爲行中的規條了，什麽成語呢？就是：「一鐘是本份，兩鐘是情份，三鐘唔使問」。但話雖這樣說，到底是金錢魔力大，莫說是唔使問，就是問了又問，你也沒法抵拒，這就是女子在黑暗社會中供給狼毒者作犧牲品。但此是後話，在這裡暫不必提，要說回我們的「正傳」了。當時我既不知道娼門中的情形，而且鴇母在事前也曾叮嚀囑咐我，教我不可違逆人客，人客要怎樣便怎樣，他所要我做的事，也不過是「怎樣」之一，我就應該從鴇母的教言，而實行「便怎樣」的義務了。但當時我雖然決定遵依，不過感覺極度羞恥，瑟縮不敢動，他便對我說，〃知道青樓的慣例嗎，因爲恐怕有瘋人落河，所以當初次擺房的時候，便要驗過明白。這責任是第一次替阿姑擺房的人客擔負，因此便應該這樣，你也不應該推拒，而且是推拒不得的。在那一髮千鈞的時候，我眞不能啞忍了，我不由自主地駁他說：「妓女是迎新送舊，張去黃來，黃去李來，何止千百，據你所說，豈不是天々要作這樣的檢驗嗎？」他說，這又不是，豈不聞有「瘋不落河」的話嗎，這是乾隆皇下江南時，經過了眞命天子所提破的。所謂「河」，就是老舉寨，因爲瘋人到娼寮狎妓，是不能傳染給妓女亞姑的妓女沒瘋疾，就不會傳諸人客了。獨新擺房的便有所不同，恐怕他從外面帶來，就會傳給人客了，所以要檢驗。不然的話，這事發覺了，人客也要受處分。他把一堆話說得我糊裡糊塗，不由自主的無以爲詞，半晌間不語。他看用了我的情景便進一步實施西廂記的詞句：「我將你鈕扣兒鬆，我將你羅帶兒解」。當時我也像一隻羔羊，全沒抵抗的任他所爲，不到一分鐘，我便變作「魚乎魚乎」像水晶宮裡的蚌精打開了兩隻硬殼一般。她說到這裡，筆者搶着道，眞可惜，眞可惜！她道，可惜甚麽？難道替我可憐，悲憫我的環境嗎。但事到如今，明日黃花，已成過去，追悔也是無及，用不着徒自傷悲，〃更不必爲我太息。我說道，我所謂可惜，並不是這樣。她道，不這樣又是怎樣？我道，可惜我當時沒有參加，無關得看這活生々的舞劇院底醜像，和大好的模特兒。她聽了之後，啐了我一口，駡道，〃這人太沒心肝，我以爲你替我表太息的同情，怎知道你反要說風涼話，尋我開心。我見她就要發起了無名之火，便以道歉式安慰她道，我並不是故意和你開頑笑，你所說的話，其實每一句都刺激我心頭。我不過見你說到這個情景，恐怕你過於傷心，她聽了我這番話，才平息了怒氣，而繼續報告她的遭遇。（未完）

珍聞集

啼魚

魚一類，也許人們以不祇會沉默地生活於水中的一種動物，其實不然，有不少的魚類，都是能够發出各種奇異的聲响來的。

假使我們剖開魚腹一看，近脊的部位是有一個銀色的膘囊，這就是叫做浮囊（俗稱魚泡），普通魚類的浮囊是很薄的，但是能發聲的魚的浮囊却堅厚異常，差不多像筋肉般重覆地包成。

聲音是由於振動浮囊的皮層發生出來的如日本內地所出產的蠑螈魚和鰻魚等的啼聲幾可在船上聽到，使漁夫們可聽聲而知魚的聚集處跟着便下網打撈了。

尤其是產生於溫帶海洋中屬海馬一類的竹筴魚，牠的聲音叫起來特別響亮，恰好像夏天在田裏啼叫的哇聲一樣。然而處居於沿岸一帶的岩石間的石特魚叫起來時却是咕々作响，惹人傷感。

其次，像河豚和泥鰌之類一般具有大牙的魚類，牠把上下的兩排牙併合起來磨擦時，也會發出很亮的聲音，同時，鯉魚和鯛魚也能嘶々作响，其實這聲音是由於吸入空氣洩漏時而自然地發生出來的哩。

——銘——

如此科舉

金吾

有清一代，因宋明舊制，以科舉取士；然場屋中笑話百出，其奇趣處，有使人噴飯，使人太息者，玆擇錄其諧妙之尤，聊爲讀者之下酒物。

某主考姓喬，眇一目，因其出題過於偏僻峻酷；且監視綦嚴，不獨替代潛鈔，絕對不能；而舉止坐立，亦未可絲毫苟且，考生畏之如虎，咸呼爲獨目喬，因喬與橋同音，亦作獨木橋，蓋喻其難過也。某生爲詩以譏之云：秀才擺搖々，過難獨木橋，來過獨木橋行路擺搖々，既過獨木橋，不擺也不搖，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々。

某生應考，試題爲四書經義「手之舞之」。其破句云：「你舞你手乎？你手你舞乎？你舞你手矣！你手你舞矣！然而手矣，然而舞矣，噫！黃鶴樓中吹玉笛。」主司看罷，亦批其後云，「你放你屁乎？你屁你放乎？你放你屁矣！你屁你放矣！然而屁矣，然而放矣，唉！白鹿寺裡打金鐘。」

某生胸無點墨，捐監應試，試題爲「蓋湯之於天下也」某生倩人代庖，代筆人於蓋字作簡寫從羊從血，某生誤以爲羊血，而之字則誤爲三，於字則誤爲打，全題誤作「羊血湯三打天下」。於在稗官說部中，多有某元帥三打某關之類，而彼則以爲三打天下，主試官召之至，曰：汝文固佳，然未說出第一打如何，第二第三打又如何，且又何以名爲羊血湯？某生胡亂應之云，渠本姓湯，軼其名，因嗜食羊血，故人皆呼爲羊血湯，主司笑而頷之。又詢曰：然則三打天下又如何？某生乃隨意杜撰，口講指畫，形容其打時之情狀，主司大笑曰，好一個軍師。

某生應縣試，時爲清末，已由制藝改爲經濟論文，題爲「司馬君實脚踏實地論」蓋言王安石變新法，司馬溫公不以爲然，主張脚踏實地，溫公名光，字君實，故云。某生誤以司馬爲姓，君爲名，以實脚而踏實地，非技擊家而何？其文云：「司馬君者，古之大教打師也，當其演武之時，兩腿一座，四平八正，推之而不動，擊之而弗移，有如生根石，有如大座山，比諸泥菩薩之兩腿，倘未

拉雜談

希露

女子結婚底目的，不過是要得到一張「長期飯票」，飯票一到了手，便什麼也安心，其他事情，也只覺得是逢場作興。

男子的結婚，也只不過像俗語的：「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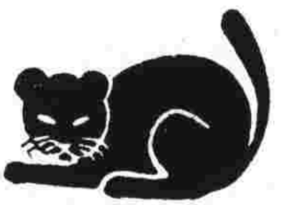
總言之，男女婚姻，正如一宗買賣：男的出多少代價，而女的盡一點責任。社會上人々都是這般想，也是這樣做不過說來有點逆耳，只好硬扯上漂亮的字眼來裝々門面，其實到不如「打開窓子說亮話」，倒減小了社會上許多夫婦的紛爭哩！

× × ×

喜於交際的女人底頭腦是很清醒的，她決沒有半點的糊塗，雖然她整天整夜的和各式各樣的人鬼混，然而一切事情在她眼光裡是特別的清楚；老頭子對々她表示好感，是想利用她開々心，中年人願意和她往來，是想利用她的名聲，顯々他們交際的本事，當然也有些年輕可憐的小孩子，誠々懇々地向她訴說他們的愛情，但是她很明白地知道：他們的愛情就像膩子泡一樣，紅々綠々非常

及其堅且硬也。使其生當今日，歐美非澳諸洲，其地雖廣，其人雖多，而君亦可以踏破其地，踢死其人。世之稱橫潑脚，大脚琵琶，脚尖兒，行路搖々動，扎架而不穩，皆可無論矣，如司馬君者，又何憂有人放跌哉，無如今日敎師往矣，可勝慨哉。

清初，典試主司，每將經題割裂，至殘缺不堪，士人多非之，然亦無如何也。金聖歎應童子試時，經義題爲「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蓋爲下論篇；「原讓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及「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兩章。而將下一章之首句，接入前一章之末句，聖歎惡其過於取巧割裂，遂亦爲怪異之文以諷之，其破句云：「一杖而原讓叫，再杖而原讓跳，三杖而原讓死矣，三魂渺々七魄茫々，一陣清烟，化而爲闕黨童子」。



「哭笑不得」之類

白鳳

——生活雜感——

最可靠的是事實。一切的一切都不必解釋和說明；你的心術，你的行爲和你的思想，自有天知，地知，上帝知！假如你是一個歹人，那麼你的一切都掩不住人家的眼睛，永遠得不到人們的尊崇與歌頌！

× × ×

「天才」不是眩耀人前的東西，也不是給人崇拜的偶像，而是人類共有的「文明」！因此，我的天才不是我自己的，是世界上每一個人所共有的！

× × ×

我相信，世界到底是光明的。因爲人類是聖靈的，感情的，需要生存和幸福的！所以東亞是光明的！

× × ×

世間上的所謂「英雄」，就是能够爲「眞理」和「偉大」而犧牲，不甘於靈魂的庸俗和不屈服於殘酷的黑暗！而戰場上的壯士，也不一定是英雄！只要他犧牲得有價值！

好看，可是只要輕々一口氣，立刻就吹破了！人生本來就像演劇一樣，那兒認得眞？既然粉墨登場，也就只好隨便唱々，等到夜闌人散，一切是，非、善、惡、喜、怒、哀、樂、很快地就被人忘得乾々淨々了。

×　×　×

一個女子的青春沒有幾年的，最聰明的辦法；還是二十五歲以前，盡量地多交一些朋友，而二十五歲以後呢！便盡量地找尋一位丈夫，要不然？她一生都恐怕要失悔呢！

×　×　×

許多女子都是：有着找尋丈夫的意志，可是她也許沒有找尋丈夫的感情。而有許多男子是正需要一位不用熱烈的感情，來壓迫他束縛他的妻，這兩種人的婚姻正是一樁合作的買賣啊！

×　×　×

人們都正在把愛情下着這樣的定義：『男的拿很多錢給女的；買衣服，添手飾，造洋房，吃館子，坐汽車……諸如此類的事情都要作，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怕「花錢」，這樣一來女的心裡一定非常高興，男的無論要求什麼，女的都答應了』。假如是眞的話，世界上什麼人都有說愛情的資格——只要有錢花，可是吝嗇的人們，却只得把愛情永遠地放進了「荷包」。

×　×　×

個人主義者認爲：「國家是抽象的，個人才是具體的。」而「自由」應該在個人主義立場去說，假如站在民族主義上說的「自由」只不過是理論，並非是事實。

爲自由解放而死，爲「眞理」，「文明」，——「偉大」而死！

×　×　×

能力的表現不一定是目前的效果；今日的努力可以產生明日的果子。所以我們今日爲和平而努力，就可以做成光明的基礎。而那些埋怨爲和平而努力的人們，根々於目前的成效，似乎有點近視。

×　×　×

自誇和實說的解釋：所謂「自誇」，就是本來沒有這種能力，硬要在人跟前表示無論如何也辦得來；實說是的確如此就如此；可以辦得來就說辦得來，毫不客氣地隱瞞自已的眞實，說不必要的虛僞話。虛僞是侮辱自已的事。

×　×　×

假如你以爲一定要爲非作歹才可生存於世，你就不但侮辱了自已，而且侮辱了人類的本能與偉大！因爲你不能征服物慾的誘惑和功利的壓迫！這既不是「風涼」，也不是「高調」。

×　×　×

有一種人是容易動搖的。他們曾經說過不少正義和人道的話，也打算幹一點事情；但當他名利俱成的時候，就忘記了一切；什麼「神聖」什麼「偉大」什麼「崇高」，什麼「道義」也通々抛到九霄雲外了！嗚呼！這種人我們可以在香港從前替英人做牛馬的見之！

×　×　×

愛情是一張潔白的紙，不能染上任何一種色彩；否則，這種愛情就根本不純。

×　×　×

宇宙間最可愛的東西是藝術家的純創作，戀人的微笑，共鳴的同情和眞理的成功……最可憎的是耗子的行動，不道德的思想和女人的妒忌………

×　×　×

與其地天才者是不能適應庸俗的環境，不如說庸俗的環境不值天才者一視或庸俗的環境不容許天才者佔一個空間。

×　×　×

所謂「新現實主義」，就是用高超的手法（技巧）去表現人性與現象的眞實。所以，未必那些不刻板照模人生出來的作品就非現實！我們讀作品不能太直覺！只要人性和現象是宇宙所能見的眞實，那麼就無論正寫或側寫，都是現實！因此，所謂「主義」，我以爲不過是技巧和內容的傾向與思想而已。而且，作品的生命是內容上的哲學（作家的主張）；只要有一個正確改進人生和指示方向的理論存在作品中，就無論你用什麼手法去表現，價值都是同樣地偉大！所以，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不能否認別一種主義的作品！依同理，站在其他主義立場也不能否認現實主義的作品！——只要作品中存在着「眞理」就是全人類需要的作品。

劇評

「淚」與「破敗的別墅」

七八年來沒有親炙話劇。女師劇底「淚」與「金鼓劇團」底「破敗的別墅」底演出，在我，除了因而有一股重逢的喜悅，心裡總悶着要說一些什麼。自然這不能算是批評，如果參與演出的朋友們看了發氣，那還得是我的錯處，請原宥我這一張心直口快的嘴。

第一、我要說，「淚」，是完全失敗了！怎麼講？

（1）舞女的媽々一開場就站着同一位置說了一段長話，從觀衆所引起的反應是「悶」。劇本我沒有看過，但這是導演的責任。至此，演員成了被圈死的傀儡。

（2）演舞女（病者的妹々）的突然伏案而哭，末了，却又突然仰頭望天花板說了一段話，這從大動作到小動作，從語氣，聲調，眼色，眉梢，嘴角，臂腕的舉放，誰也不能從她身上找出曾經哭過來的模樣。不能獲致應得的效果，導演要負責任麼？當然。但演員也不能辭其疚。的確，她也許不曾細々地研討，從劇本中獲得這一段這一舞女內心變化的情緒。她和劇作者的想像完全變了樣（？）既然和劇作有了距離，她從什麼地方去感動觀衆？她哭，觀衆笑；她仰起說話，觀衆莫明其妙。……我話說滑了嘴了，我差點忘記，這演員不過是一個女學生，從她底教養，她底生活體驗，要她恰如「理想的舞女」要求未免太高，除了上述的一段，其他，都是值得原諒的。只要這演員不以「忽然高興玩一回」的態度去演戲，她以後應有無限的發展。

（3）跟着，我要說出全廣州的演劇朋友所犯的毛病，便是高興把眼一翻，凝視着天花板說話。為什麼？這人間，有那一類人是翻眼看天花板說話的？而「淚」裡面，只說了不上五句話的小妹々不算，其餘，全是看天花板的好傢伙，尤其兩個舞女主角。關於這一點，我不想把話拖長，當另文論及。

（4）小產的舞女，前半場

從「紅樓夢」攝製說到中國男性

·麻魯愷·

（一）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愛吃胭脂，愛打娘兒腔，愛流眼淚。姐兒們愛的，他都愛。這眞沒有辦法，連他老子下死勁給他吃棍棒苦頭，還是改不掉。

其實，這根性又如何容易改掉？這根性又何嘗只有一個賈寶玉？翻開從唐到清的傳奇，彈詞，小說等々，則具有這死也改不掉底姐兒氣的公子們，其數量着實使你吃驚。「西廂」裡的張生」，「三笑緣」中的唐伯虎們，比起賈寶玉來，賈寶玉不過是一個小巫吧了。

那麼，說句簡單話，這根性，是另一形態的中國男性的根性。它一直在支配着我們中國某種階級的男性，都在吃胭脂，流眼淚，打娘兒腔。

（二）

然而二十世紀的我們却很僥倖，進步生活的文明需要我們從頭把這根性改掉，一種人與人的鬬爭比寶玉老子的棍棒更利害，如果我們不改，就只有死！

這話怎麼講？

當我回顧着十八年前（民十六年）上海復旦公司攝製「紅樓夢」，和今日「中聯」攝製「紅樓夢」都同樣以女性飾演賈寶玉時，我們就可以想到，在我國的男性演員中，再難找出如賈寶玉那樣女性化的男性了。所以，十八年前的賈寶玉，不得不以女性的陸劍芬演出，今日「中聯」的賈寶玉，又不得不以女性的袁美雲裝扮起來。

我們中國的男性眞已沒有再賈寶玉似的人物了呢？

且慢欣喜，我們有比賈寶玉更可怕的男性呢。

太像健康人。小陳算不算大病姑置不論，但一開口就毫無病容。一個觀衆就說：「她詐病」！下半場演得不錯吧，心理變態的，角色頂難演，須不好說絕對成功了，但我聽了那笑聲心頭感到顫慄。這何嘗是笑聲！受蹂躪者底慘叫，絕望的呼籲，誰聽了要不動容，誰聽了要發笑，這種人，「擯諸獸域，不與共人類」好了。

（5）女演男，吃力大討好，這「小陳」，給人的印象第一是「滑稽」，第二還是「滑稽」從他身上，我們找不到半點「嘲諷」的意味，劇作者把反面的意見賦予他，可是劇作者看了只好搖首三嘆。一句要緊的話：「我匆忙，冬飲了張五元鈔票，」全劇的關鍵，「小陳」這一階級的性格，全在這話，但他說了等如沒說：太快，太沉導演不會特別指出這一點，錯！演員不能理解這一點，又是錯！而且，「小陳」永遠不稍移動位置，應歸導演負責。

（6）化裝大致還好。時間匆忙，物質條件限制，雖有微疵，都值得原諒，如：病人兩頰太黑。（要知道人的顏面是立體，是彫塑，不能當畫布用，隨意在上面抹兩筆）。「小陳」之有「滑稽」感，得力於兩撇鬍疵不小。病者的妹々應使其更美，可不是，粗看起來，媽比女兒還漂亮。小妹々太漂亮了，不像三塊錢也許不來的家庭子女。

（7）關於裝置與導具：從觀衆席望去，右側的小窗想法封了，移梳裝枱上的大畫掛上去，要比現在的位置好。那麽，兩枝紅燈上的畫就可除掉。如今看來，兩幀畫的位置都不倫不類。……

不說了吧，人家看了還以為我專揀壞處挑。而我，「女師劇社」的朋友曉得，我之曉舌是爲了過份的愛，可不是，只有愛者才對他的對象作殘酷的判斷，過份的要求，因爲他希望它能達到他的理想，我在等待。

再說「破敗的別墅」

（1）眞是不易得的好獨幕劇，和「淚」一比，就見出劇作者的高下。

（2）「他」演得還好，可惜聲線太沉，太亂，太不緊湊，如果不是劇本好，李文先生眞難逃出「失敗」的斷語。

（3）「她」呢！兩個獨幕劇，就只有白璐女士和「淚」中的病者差強人意。只是有時過於興奮，三翻幾次忘了台詞。台詞一忘，演員糊說八道，手足無措，觀衆的緊張心情忽而鬆弛，一個戲的失敗往々在此。

（4）白璐女士的化裝和服裝是全場最出色的。服裝的黃白紅與黑髮一配，成了一個鮮活的形象。加以後面又是沉黯的灰幕。而且、紅頭巾的利用眞聰明。

·映劇新聞·

·廣州·

- 省黨部青年館最近以全廣州劇人組織龐大之「實驗劇團」，參與者有雷惠明，黃佐朝，潘福祥，韋瀚章，霍爾，郭哲予，李文，張鐵穠等。並組織設計委員會，聘徐榮楷，李觀瀾，文藴，葉文，溫文堅，高茵，曾天籟，林檢等人爲委員。其第一次响應獻機運動，已定于三月廿八日公演「春風秋雨」。導演雷惠明。同時排練者有黃佐朝導演之「雷雨」。以後，當續排「血彈情書」「欽差大臣」「娜拉」，「原野」「茶花女」「怒吼吧中國」，「家」、「日出」，「生死戀」，「復活」、「自由魂」、「女店主」、等二十餘名劇。其第一次設計委員叙會時，即席決議由設計委員集體創作一長劇。
- 「中聯廣州分公司最近出版華南電影」，爲華南一帶最佳之趣味讀物，第二號四月出版，
- 「育發」出品，性格演技之頂峰保持者麥密爾曾寧氏主演之「南阿亡國恨」，已由「中聯」運抵廣州，將映。

·上海·

- 據說「中旅」主持人唐槐秋已與其女唐若青分家，各自領導一劇團，這眞是唐老頭始料所不及。
- 秦瘦鷗之「秋海棠」，改編活劇連演一百五十場。現已由「中聯」搬上銀幕，馬徐維邦導演。李麗華，呂玉堃主演。

·曲江·

- 夏衍新作「水鄉吟」賣座不佳，劇評人認爲「太悶」，
- 吳祖光「風雪夜歸人」與曹禺改編巴金之「家」，爲近年最閧動之劇作。
- 張雪峰掮起舞台裝置專家招牌遍走華南，據說自去年參與粵劇團做「佈景師」後最近並無發展。

舊文壇逸話（六）

麻魯螘

漫畫家筆下之文士

漫畫家既然面對着人生，所以，從蒼蠅之微至宇宙之大都成爲他筆下底對像。何況文與畫又是一脈而來的姊妹藝術。那麽漫畫家們偶然高興，以宅底姊妹的養者者！——文士，作爲批判的或開頑笑的對像，這眞是頂自然不過的事吧。

前期曾說過汪子美寫了「文壇八仙圖」，這倒是一張很使「宇宙風」同人高興的作品，原因：須屬游戲之作，然而「捧場」的意味比「嘲笑」的意味重。

此以外，汪子美還有兩幀是以文士爲對像的其一是寫魯迅高據十字街頭一塔上，周作人騎了騾子跨上一度橋，畫題一時忘了，好像是：「○○○○普羅塔，○○閒跨布爾橋」，是七言詩的說對比句這畫的意思，無須說得，誰瞧々也明白。另一張叫「高爾基遊地獄」，其中，有許多國家的國徽成爲立體的排列，滿是火燄。那意思，不便說，讀者閉目一想便得。

「文藝畫報」創刊號，這其中胡考也寫了四幀關於，文壇的諷刺畫，「左翼」，「論語，宇宙風」派等々都嘲笑到了。

這裡轉載的幾張，刊「時代漫畫」第九期（二十三年九月出版）題曰：「幽默作家與作家的幽默」，作者朱一亦。須說沒有大意義，看來倒也很別緻。題附小釋：「潘光旦非指潘光旦而言

潘光旦

林語堂

老舍

世態炎涼

巨村

世態之炎涼，正如一年之有冬夏，是很自然的，俗語說：「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裏送炭」，那也難怪，人看了繁華之境，富麗之鄉，當然想把他變得更好，但是下雪時候送炭，雖然一股熱心，可是被冷風一吹，也就冷了一半了。

人們之所以覺得世態炎涼，根本的原因，還是對人性沒有充分了解。我們知道生物是以種族的生存及個體的生存爲目的。而種族生存，實際是個體的不死亡。所以歸根生物最大的本能，是求個體的不死亡，而求個體的生存是必須自私自利的，什麼愛國愛人類不過是這個本能的擴充的高尚化而已。所以自私自利正如人餓了要吃飯一樣平常，我們不應說人自私自利世態炎涼是人心不古，正如我們不應當說人餓了要吃飯是人心不古一樣，一個朋友有一百塊錢，你可以向他借十塊錢，但你向他借九十塊錢，他拒絕你時，你應毫不怨恨的接受他的拒絕。而且應當誠心的感激他借給你十塊錢。

最懂人情的還是古時一個廉頗之客，書上這樣說。廉頗爲趙大將時，賓客衆多。後來失勢，賓客四散，後復爲將，賓客復集。我們的廉老將軍乃大不高興，於是乎曰：「客退矣。」其中有一客答得最妙，「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怨乎？」不通人情如廉老將軍吁被『吁』也活該。

還有一個不通人情的傻漢，那就是『馬前潑水』的朱買臣，他的妻子在他窮得沒有飯吃的時候，當然要跟別人了，誰教你沒有錢？女子愛錢是很自然的事，正如男子愛色一樣，男子拿錢買女子的色正是公平交易呀。爲什麼社會上對女子愛錢的責罵要比男子愛色的重得多呢？我明白了，那些罵者多半是些窮小子，他們恨不得天下的美女沒有錢也愛他們，他們說那是『精神』的愛，哼！當肚子餓得慌時『精神』就不好。於是乎精神的愛也破裂

，鷄子鴨子而已。」「林語堂。魚湯也，音同字不同耳！」「老舍。濟南有尼姑庵，名水月庵。」

劉半農的「福爾摩斯大失敗」

據說劉半農於廿五年前曾寫過偵探小說，這就連半農朋友知道的也很少。我翻開十年前一篇叫作「談偵探小說」的短文，其中有：「劉半農（復）於十五年前，凄返滬濱，煮字撩飢。「中華小說月刊」（中華書局出版）嘗列其稿。題爲「福爾摩斯之大失敗」。寫福爾摩斯欲來滬屬人，詎不諳上海情形，處々碰釘。全文長約文言，充滿幽默筆調，突梯滑稽，讀之令人噴飯。」

可惜「中華小說」如今已不易得，不然，書賈們又大可以賺一筆錢，至少，「福爾摩斯大失敗」這書名，就已很引人入勝了。

情書集之酸素

女作家與男作家一戀愛，要寫起情書來當然比普通的戀男戀女，更熱情更像作文章，所以，一般人的情書要印單行本，那麽除了他自己外，誰要看？你戀愛好了，我管你媽的。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原因，主要倒是作家們一愛上了，寫情書罷，寫！就有了默契，即準備拿了彼此的情書賣錢，印單行本。原是要公開的，寫來自等於作文章，和只能給戀人彼此看々的情書是有別的。

就是魯迅和景宋的「兩地書」吧，一句話，硬崩々，沒有卿々我々的好看頭。雖說這樣，但「兩地書」很出了一版又一版。因此，作家們都趕着把自己的情書拿來出版，是因爲趕着要印單行本才寫起情書來呢還沒有人曉得，但後繼者都好像以爲魯迅，景宋之不能「卿々我々」是大失敗，前車之鑒，冰心與其愛人吳文藻博士輯的情書，據說是「文情並麗，頗盡纏綿悱惻之致」。至於黃廬隱與李唯建的「雲鷗情書」，就已不止纏綿悱惻，有些簡直可做性行爲示範。再至白薇與楊騷，「則熱戀中之情書，共十餘萬字，故白薇女士曾以之自豪」云々，這還不算，白薇之情書集，竟引起人生哲學博士李石岑「頗爲憤慨。蓋白薇與李亦曾通過很多情書，渠輒憤々對人說，予若與白薇合出情書集，其書頁恐較楊騷爲厚。」如此這般，則書假情眞，李石岑又何妨乘此酸風拿「比楊騷更厚」的情書出了版，眞是一舉兩得。可惜那是「早已過去」的事，不然我當向李博士獻此大計也。

了。

凡是罵女子愛虛榮的人是自己不能供給女子虛榮的人，出賣自己，更是天理。君不見天下以市道交乎？女子出賣色相，男子出賣脅肩諂笑。出賣人格，出賣朋友。

那些怨世態炎涼的人，還是想々自己吧。蘇格拉底說過「知道你自己」。是的，人是多麽缺乏鏡子呀！你想々當你又富又貴的時候，你的窮親戚朋友向你借錢時，你不是也說過：「唉！難得很？現在薪水打折扣。我家用也很大，眞是對不起……」接着一個勉强的笑，心裏却恨々的，怎麽還不走呢？我要陪姨太々買衣料去了。假使你是這樣，那麽你遭遇了不幸，你也不會嘆息了。

朋友們！再不要說丟臉的話罷！自己努力做到「錦」的地步。自有人來添花，而坐在雪裏等人送炭，恐有凍死之危了。

碎錦

△端方是旗人，在清末稱有名人物，他做兩江總督，外面儘管做漂亮事業，裡面却實行金錢主義，賣缺賣差的事，暗中行之，他又好收買古董，行賄者即以此進，好事者撰一聯云：賣差，賣缺，賣釐金，端人不若是也。

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嵌端方二字甚妙，端方之爲人，亦可見矣。

△明吳梅村，詩名冠一代，雖晚年失節，然於州官，非虞山牧齋可比。其京時宅在魏染胡同，后陽若埜曾先生居之。集一聯榜於門曰：

旁人錯比楊雄宅，

異代應教庾信居。

此聯亦集得儁永，諷刺深矣。

△有粵人某，一日相命，相士看了八字，一算皺了眉頭。某問有何不吉？相士曰：貴庚今年四十六，有大劫，夫人今年難以渡過。某又問：然則如之何？相士對曰：惟有一法，可以剋除此劫，娶妾是也。某素懼閫威，聞言大悅。歸以告曰！我原無意娶妾，實爲夫人着想耳。夫人桌子一拍曰：『今年我既要死，你等明年我死後去娶好了。』

增產叢談

蓖麻（上）

源源

蓖麻的種植

蓖麻是印度尼西亞人的農作物中最主要的一種，在東印度無論那處地方都是繁茂叢生的。蓖麻除用作蓖麻油的原料和瀉劑，爲衆所共知外，其餘在工業方面的用途亦頗需要而廣泛。

蓖麻有稱「蓖麻子」，馬來語及爪哇語則稱之爲「寒勒格」異他語除名爲寒勒格外，尚有兩三的別稱，且有隨地域的名稱而異其名者。

蓖麻的原產地，據謂是出自亞美利加洲的，然該植物本來是以亞熱帶及熱帶最爲繁茂，在東印度地方無論那一個角落都有植着，而野生的亦不少。

蓖麻是很容易發芽但假如在同一塊地連續兩次種植蓖麻，末次的總不會比初次的長得繁茂，因此，爪哇人便不好把普通的土地來培植蓖麻，他們是多數以瘠土或不利於其他作物的地方來栽培的。

蓖麻的種植，特別是以斯拉加爾他，津克寒，斯孟蘭，瑪智溫等各州爲最多。

土地的耕耘頗爲輕便，種子穴的間隔是每四呎一個，或四呎至五呎，每穴可投入兩枚至三枚的蓖麻子。

發芽後約達半呎，即宜以鋤犁翻鬆泥土使牠的根源可盡情生長。

然後經有一月，便應摘去梢頭，以阻止其向高伸展。自摘取梢頭後，約隔兩星期即生有許多縱橫的小技。再過一月至箇半月後，則須按期從事鬆土及摘取梢頭工作一次。不然的話，至樹幹高長起來，摘取果實時便感困難了。

蓖麻子的種屬大致可分爲二，一種是綠葉，一種是紅葉的。且其分類法亦有早熟與晚熟之分。早熟種名叫寒勒格布秩，高達四五呎以上，種植法是以單獨種植爲多。經四五月後，即可收獲，此種蓖麻是外皮光滑的。

爪哇所產的蓖麻子中，細小而略帶褐色的實較印度產生的爲良。最近在爪哇種植蓖麻的面積有一千梅克脫米突，生產率達四千噸以上。

製造蓖麻油，是用小蓖麻子，工業用油的是用大蓖麻子。爪哇產的分類是按其顏色

收買舊

文安煉

收買舊物販，我們廣州人叫「收買佬」，北平叫「打鼓」的。周作人在雜文中常々提到的北平「廠甸」，就聚集不少這種人。我們這裡也有「收買佬」聚集之處，從前叫「橫壚」，在「西來初地」「華林寺」一帶。現在叫「大光墟」，在「西

說收買販容易暴富這畢竟是「迷人」話，不過收買販比其他類此的小行業容易維持生計倒是當眞。記得一個朋友最初做中醫生，因爲沒有本錢賣廣告替自己吹牛，到後來竟至門堪羅雀不得不改行做收買販。說也奇怪，改了行的中醫生相隔一月却比前胖了許多。不消說，買賣生意自然都很不錯。

不過要做收買販也並不容易，第一得要「識貨」因「假」誤「眞」，因「壞」誤「好」，以「舊」爲「新」，以「新」爲「舊」這都是蝕本的第一着。第二得要講「口碼」，「好」的說「壞」，「新」的說「古」，「貴」的說「賤」，「金銀」的說「銅

米配別的。

蓖麻的種植，與氣候的關係影響甚大。過於乾燥不可，而在乾季下雨過多也是不宜的。

兩期成熟的果實被蟲食的最多。生產率就因此而脫減了。

住民之所以種植蓖麻，是不僅摘取其果實的。住民們是取其葉片和嫩枝，用火炙之使滴出汁液，將它冷却，盛於瓶內。自古便利用它作爲療治感冒，發熱，耳鳴等症的特效藥的了。

據說將其葉用火炙軟，倘患脚氣痛，則可貼於患部，替換數次，其痛楚自能脫減的。

將其揉至若軟，加以流火使去痂，再和以米粉，落醋少許，這是有治療眼炎症之功效的。再者，將紅葉炙暖，貼於打傷部位，可以消腫，把擦透的葉片泥以內葬，則有防止染患慢性脚腫症之功。

在其他地方，通常是將紅葉的汁液炙溫，摩擦四肢，據謂這樣是能舒筋活胳。此外，蓖麻供作藥用上的種類和方法也很多。

熟透的果實，是呈泥色或簡帶黑色的。剖取果實時可不用刀割，從樹上摘下，即賴陽光曝之使乾，待殼內的子實溜出。（按：蓖麻的果實，有外殼三層，最內者即爲子實，又名果仁。）若既被陽光曝乾，而外殼不破時，這就是仍未得熟透的一個證據。

物販

• 畫拜

門」附近。

做收買這行業，現在的似乎沒有過去的講究。大概過去的是竄々以此爲業，甚至「傳子代孫」，所謂「樂於其業者」。而現在就不同，大多都是從別行轉來，「偶一爲之」或「迫不得已」吧了。所以，過去，他們的叫聲很有「抑揚頓挫」之感：「買呀爛銅，買呀爛錫，買呀爛玻璃買呀爛嘅皮鞋，買呀爛嘅洋遮買呀爛嘅雨遮」！稍頓，陰沉繼續：「買（聲曳長）呀……爛銅……買舊呀爛錫，時辰鐘錶舊嘅手錶！」（聲長）現在呢，却叫得毫不成調，有時聽了簡直覺得討厭。北方那較高一等，多是兩夥計此唱彼和的收買販，那種比流行粵曲小調還動聽多々的叫聲：「古老舊嘅香呀棠舊錫嘅茶壺（壺字聲小急收）！」另一夥計和唱：「有乜（什麼之謂）枱櫈椅呀（沉聲）搭顧綉舊嘅花裙！」如今，這唱聲就更難得聽到了。

幾時，在小市民之間常々流傳着收買販暴富的故事，多是收買販以賤價收買進了銅器到後來，却發現那是「真金」，於是，收買販有錢了，不幹那行業了，結果，便成了大富翁。這其間，就有了什麼「因果」的迷信誘惑存在，總說這收買販是行了善事，或修理廟宇之類。事變前，可稱爲廣州賭業的托辣斯者崔某，人們就傳說他以收買行業興起。

錫」，諸如此類，目的只在乎賣主貶價。第二是「看準市情，把握機會」，市度好的東西多買少放出，市度壞的即使平，寧可以貴價買割的，不使現金因而凝滯。除此以外，還有所謂「嚇」，「呃」，「詐」，「探」，「察」等々手腕，不過這兒既非「收買術講授學院」，無需贅論。

以前，收買販除了收售上述的器物等外，如「煙仔盒」，「糞溺」等是不成其爲「買收」的，如今却也成行成市。倒是，「火柴換頭髮」，「爛絲綢換磁器」，這種原始以物易物的收買形式者，却早已沒有。

事過情遷，如今想來常使我回憶童年底歡趣。

所謂「門前擔蜆殼，巷口撚泥沙」這種兒時的街頭風韻，哎！我常向夢裡追尋。

火種

史更·文　沽子·畫

「一」

從什麼時候起，輪渡的乘客就不再看到好月色，幾乎，人們要從船舷跑到「便所」，他得小心地扶靠船舷，因爲天和水，和船舷，完全混濛成一片黑。

不錯，春天而沒有雨就夠莊稼人咒駡；但這應是白天的事情，晚上，既然不下雨了，即使星比不上月亮吧，可是陰濛々又冷又黑也不見得比一兩點星好。

輪渡從晚上九時離開這埠頭，抵達半鎮剛好是半夜。像馬昌達這樣要去的目的地，就非在這使人難堪的時間爬起，另上那小駁艇不可。

馬昌達因爲隔三天就得上這駁艇一次，這裡自然多是熟識的臉孔，何況「巡城馬」大柱公又是鄉里。如果他心裡不煩燥，說寂寞是騙人的。大柱公的「生意經」既然有的是好酒，要喝，艇家的小女兒會向你兜售她的鹽炒落花生。

半年來，馬昌達從這埠頭帶了貨來，又從那地方買了土產。慣了，人家都知道他吃了酒就上下古今的瞎扯一陣。人家又以爲他很博學的，都表示惋惜。可不是，要作官，儘得是個出色的人物了。

「譬如大柱公就很關心，即使昌達聽了冒火他也不管。如今他一手擎着酒瓶，照例又是：

——昌達，作官呵，作官才是正途哩！」

——你媽的……

昌達狠々地剝了手上的落花生：「追剝」！

這聲音正如在他心底裡叫起來的。

他抬起頭，望着壓向他身上底週遭一片陰沉：

——不！大柱公，我寧可在這樣的時間做點小買賣，像這小艇一樣，逆流而上……」

這話的意思，大柱公不會明白，坐在一旁睜着眼的行家也不會明白。因此，可說是常々的，馬昌達的瞎扯就在大家不明白中結束。

駁艇半夜逆流而上，撐了一小時，河就更窄，水流比上一路都急，艇駛的也更慢。聽着那使人厭倦的櫓聲：嘎咽！嘎咽！嘎咽！…人們都會想起幾時母親哼呀哼呀的眠兒歌，厭々入睡了。

大柱公的鼾聲使昌達多厭煩，可是他總就睡不着。酒會使人麻醉，然而，這定理在昌達身上實在走不通，他比什麼時候都清醒。他寧可無厭足地剝着落花生，捱着大柱公，協和着櫓聲搖擺着頭，偶然，也和船首或尾的「主櫓」應答幾句，之後，便是默々地，一直至接近目的地的黎明時分。

但今兒，船好像比平常都走得慢。也因爲這許多時日來，即使是微明而週遭也是黯沉々的。在這種々影響下，就是一個明智人，也會漸々垂下頭，漸々瞌上眼，漸々進入麻木的睡眠狀態。相反，若在一個有「經驗」的庸碌之輩，他却能比平時更戒備，更睜開眼。馬昌達呢，也許介乎明智與庸碌之間，「經驗」也許並不多，可是，他喝了酒哩。所以當那「主櫓」從船首只喊了一聲：

——噯！撞嘎！撞着船頭了，那是什麼？那是……

馬昌達便一如那正忐忑着的探險家，像遭逢了橫斷前面的裂冰那麼地，把手上的落花生撒了

滿船板，越過了橫七豎八的睡虫，一手按上「主櫓」的肩膊：

——檯吓？我這裡有手電筒。

光從船首瀉向河面，馬昌達的心急劇地跳了一下。很顯然，那混濁的漩渦上面，漂浮着的猪籠，那裡面不是猪而正是一個人。一個人！馬昌達差不多要叫起來，這，「主櫓」是早料到的，回轉身一手就按着昌達的嘴：

——不要叫，缺德的事，誰也不高興撈。船碰了，就算是我們的倒霉罷。』

然而，馬昌達，與其說他不忍，無寧說他在這陰鬱的天地間，需要使他心裡就要熄滅的火重復燃起的刺激。他一面掙開了「主櫓」的手，一面把緊櫓（他知道，如果一鬆手，「主櫓」會立刻讓艇避開這「邪物」，任由這「邪物」順流「死去」）：

——你！瞧清楚沒有？這是個怎樣的人？』說了，他讓手電筒轉了更亮的一度，

——哎々！什麼瞧不清？一點不錯，女的哪，女的！』

水上，人體雖重，但船阻了水流，兩種力的衝突扭結着猪籠，咳！那「邪物」將要成爲這衝激的力底犧牲了。

可是，壓力越重，抗力越强，這物理定律，本能地在昌達的情緒上迸發了：

——不！就是說，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水裡人要死了，你一點不動心，朋友，你不怕水鬼，我可……我會告訴人，說你做了這沒陰德的事。』

——就怎樣？』

——人家不搭你的船！人會啐你，啐你是個膽怯鬼，不是個頂天立地男子漢！』

艙面，人多有爬起來了，都到前面來，

大柱公早就曉得是怎麼回事。年紀大了，什麼事沒見過，他只伸了伸懶腰，含糊々的：

——昌達，唷，有什麼值得嘔氣的，撈，算了；不撈，也罷，看天要亮哪，趕路要緊。』

「主櫓」不作聲，避了電筒的光，他在搜索同情他這一面的眼色。

人却是沉默着，生活使他們多疲倦！一個人，死了或活着，和誰也沒干係，即使心裡有意見，誰又高興說。

大柱公可不耐煩了，從船旁拿了「鈎篙」，伸向船首：

——昌達，把牠鈎起來，這有什麼了不得的

，鈎呀！』

于是，「主櫓」只得退讓了，接了「鈎篙」，迅速地把猪籠拖上來，昌達從旁幫着。人從籠裡掩出艇板，摸々，心頭還暖，解了細繩吧。

起初，人還鬧上來，冷々地瞧着，後來瞧給昌達和大柱公救活了也就冷々地，依舊不說一句話，都走開了。也因爲天還沒有一絲光亮哪，這女人是怎麽個樣子的？誰也懶得擦一根洋火去瞧真切。

自然，那女人就這麽活着了，一直的活着。

二

駁艇于黎明五時靠了岸。

昌達背起包裹，攙着大柱公，掏出五塊小洋放到「主櫓」的手，說：

——好々照顧她，不要給人瞧了。明天，我儘來「趕渡」的，我會在你這兒吃午飯。你好心，朋友，菩薩保佑你！』

「主櫓」不自然地笑着，點着頭。他小女兒々地瞧着爸手裡的鈔：

——爸，我要這個！』

他瞧着昌達他們去了，回過頭，在小女孩頭上狠々的釘了個鑿栗：

——你要！作死的！你也想「浸猪籠」！

三

天氣一直的陰沉着，

那一日還沒到上燈時分，「主櫓」就遠々看見昌達獨自跑回來，他心裡不禁一怔：見鬼！他們儘看上了，偸々摸々的，我船裡可減不得這種「骯髒」

昌達一脚踏進駁艇，那「主櫓」就一臉晦氣的說：

——你？怎嘛這時候就來了？』

昌達冷峻地睃了「主櫓」一眼，一張花綠鈔票放進「主櫓」的手

駁艇的艙很矮，昌達彎着腰才得進去。立刻他看到那女人的眼，閃過一瞥希望與信心的光：

——先生，你好誠實。』

昌達從身上摸出兩支煙，遞給他的對方。

那女人搖々頭。

——你不抽？如果我的記憶不錯，你，曾嚇！你不抽？如果我的記憶不錯，你，曾三次乘了這駁艇，都抽着煙，都沒有你如今長在腦殼上的辮子。但是，你還要騙我，還要說我誠實。我眞有點後悔，奇怪吓！我這誠實就用在一個會說謊的不相識者身上！』

他說了，那女人却鎭靜地，未曾因自己的掩蔽被說穿了而悼亂：

——那麽，一個人說謊了，連感激別人的權利都得剝削？正因爲說謊了，他才感到別人誠實底可貴。』

——我沒有這種閒扯的心情。我得告訴你，我的脾氣也不很好。總之，這時間已不容許我們再有閒扯的餘裕。人家告訴我，今晚以前我得悄々離開這裡，離開一種將要證實別人底謠傳的禍害！你知道，你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墟裡人正在交頭接耳到處說着你。

那女人從桌上拿了那煙捲，燃上了，一縷煙紆緩地從她嘴裡噴出，像一張薄紗幔那麽地阻隔着昌達的視線，那意思好像在說：你不懂得我，你只看到我朦朧的臉影罷了。

——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既然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種人，請你相信我……

……』

突然，她止住了，因爲離泊艇不遠的石路有一陣急促的脚步

聲，但過後復歸寂然。

她要繼續說，但給昌達打斷了：

——我不曉得相信誰，要緊的是我們能越快離開這裡越好。而且，那是爲了你。我不相信我因此就死掉。』

——所以，我要請你相信我。可不是，死，你有點怕？——然而，你的誠實使我不得不告訴你，在我身上，是有比死更重大的事情。爲了這，我和你一樣想：越快離開這裡越好！』

是的，他們也許誰也不相信誰，可是，一種禍害强使誰也得相信誰。「主櫓」在重金的賄賂下，讓駁艇立刻駛離埗頭。

上更時分他們在另一個荒涼的埗頭上了岸。這是那女人所安排的第一步。

四

那女人熟習地走過了小徑，轉入一度爲許多榕樹根所盤踞的斜坡，然後又到了一條全是泥壁屋的小衖。他瞧着她急々地緘默地走着，爲了這種神態，使他想起「比死更重大的事情」這一句話，使他毫不疑惑地把自己的安存，交付在這女人手上。

最後，那女人在衖底的一隻房子輕巧而秩序地叩着門環。立刻，一盞豆油燈的光從門隙射向兩人身上，昌達看到那開門的是一個比這女人年輕得多的女孩。

然而一種陌生的情緒使昌達止住了步。

——請你相信我，相信我！』

那女人又重覆地說着，那姿態，就是一個最沒有決斷的人也不好再猶疑的。

女孩在前引路。從這房子外形看起來，昌達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這裡面還有整齊潔淨的庭園，還有這寬敞的閣樓。他還沒跑盡扶梯，就聽到閣樓裡一陣深沉的喋々：

——唉！「火種」，你畢竟來了……』

——唏，慢着！關好窓沒有？』

——「火種」！我們全都以爲你隨着先輩去了！』

——「火種」！這古怪的名字使昌達差不多要笑起來了。

五

春天過去了，初夏的晨光顯得特別可愛。駁艇經過的兩岸，阡陌互連。微形彎曲的河面，偶爾一頭翠綠的「釣魚郎」橫飛而過。陽光射在水上，大々小々的漩渦幻成許多艮色環。水還未漲，近岸的稀泥有千々萬々的蟛蜞橫行無忌，伸縮着赤豆似的眼，高舉着朱紅色的螯，映在發光的稀泥上，恰如沿岸燃起了無數的火點。

昌達握着大柱公，深思地剝着新從鍋裡來的落花生。大柱公凝神地望着他，像要在他臉上找出這過去兩月來底生活痕跡，然而他所能發見的是昌達比前更瘦，眼色也更稜厲。

——昌達，你，也「正經」起來了，眞的不要喝酒？』

昌達看了他一眼，攤着手上的落花生：

——你好嚕囌，不喝就不喝囉。你瞧，這也不是脆的。你還沒曉得，我差不多要病死了，一直的病了兩個月。』

——咦！算起來，就是那一回罷。哎唷，儘是着了邪了！』

昌達馬上把眼睛望到別處，陰沉的臉色，眞容易使人想到下雨天那些日子。

駁艇在昌達底過份的沉默中又靠了岸。和幾個月前一樣，昌達去了又獨自的跑回來，不過這一回比那一回更早罷了。

——朋友，撑向那回「邪物」上岸的地方去。』

「主櫓」答應着，却奇怪地想：這傢伙畢竟和那缺德的混上了。

那荒涼的埗頭，現在草和雜樹是長得異常繁茂，雖然小甲虫在上面成群地飛着，但人們還可以認出那些倒下頭的草，是明々爲錯踏的足步所踐踏過。而且，接近那埗頭的一帶稀泥，幾處亂

下去的泥窪積聚了[illegible]印。這種々，恰如那些等着要開放[illegible]下的痕跡，使人想見這些捕魚人倒[illegible]耐性的傢伙。

呂達走在那[illegible]，前面剛發芽的小樹，如今也長成小々的[illegible]種々的顏色在徑旁招展，使呂達[illegible]了。

過了老榕盤根[illegible]，呂達的脈搏就跳得更急促，那奇怪的名字：「火種」！隨着血流躍上他的腦際，於是[illegible]印象立刻展開在他眼前：濶的肩膊，[illegible]相不算很美，但眼睛却甦活乖巧，[illegible]表示她情感是異樣的丰富。這使呂達想[illegible]樓上，一個比「火種」年紀大得多的女人[illegible]：「覺得奇怪麼？「火種」這古怪的名字，[illegible]你只要看她那嘴唇，你也會想到她是[illegible]了的人。有這樣烈火性的女人，[illegible]照理，保有這種火性的人實在很不適宜于做精細工作，然而，她比我們這裡[illegible]都負責，對工作的熱情使一切同事給予她很大的信任。勇敢，機智，使她每次從最危險[illegible]中把「死」壓退了。自然現在的脾氣是比前好得多，也冷靜得多了。」

當時，「火種」也張了這機會向他表示感激不已的，你不要以爲我會忘記你曾經把我從瀕死的境地掩到生的人間來，但你要原諒我把死和生是看得那樣淡漠。譬如那些給我以酷刑，綑綁着我双手和双腿，最後竟模做着鄉人懲治說是敗壞鄉俗的女人底好方法，把我放進猪籠，投諸濁流的一霎，他們看着我那冷漠的神色儘也覺得訝異的。然而，我真是沒有常人所謂「情感」這東西存在麼？只是，我不得不把它遏抑就是了。即如他們叫：「火種」，對這稱呼你想我會高興？」

呂達想着不久便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個人，使他異常高興的儘力去叩那門環。但立刻，他高興的情緒就變爲惴惴：爲什麼？他們要拒絕見我？——大概是吧，我畢竟是個陌生人。

他正準備提腿跑，隔着兩家的門却呀的開了，走出來的人，正是前回給「火種」開門那女孩。顯然，她只一瞥就認出呂達了，輕捷地跑到他身傍，瞪着眼，用着使人一看[illegible]手勢告訴呂達，那意思是說：他們大[illegible]，呂達也來不及辨識他那從這消息所[illegible]，被輕聲地連最細微的事都向女孩的[illegible]，那女孩呢，却儘是惘然地聽着，連[illegible]，當呂達從新發現她是一個啞巴時，差不多[illegible]頭髮都抓下來了。

六

生命這意義，哲學家所能給它的解釋不過是自然法則中從生到死這距離的運動。[illegible]，「火種」所給予呂達的，顯然，如果生命[illegible]僅限于解放底爭取這艱辛的行動上，它是要衝破自然法則的，而且，[illegible]命的意義也離開生和死，和一切更殘酷的現象。

可不是，當呂達[illegible]時又路過那荒涼的坪場。雜樹[illegible]踏過的草又重新抬起頭[illegible]着，迎風搖擺着，那深[illegible]泥濘，也早給回復了原來的面目，是一帶平坦而潤澤的稀泥，那上面，無數的蟛蜞舉着螯，正像無數[illegible]火種[illegible]着。

呂達不禁衷心地[illegible]了，因爲在他心裡，也正有着不[illegible]滅的火種。

生命的意義，嚇！有時就是一闖火！

一

桌上的玫瑰花殘榭了。它垂下了再也不能抬起頭，一直掩蔽了醉紅色花瓶的瓶身。

陽光浮上窗檻，我輕々地把那一扇夜來被風吹掩了的窗門推開，紅幌々的陽光射進眼簾來，同時拂進了一陣涼快的晨風，好一個天高氣爽的早晨！

展來了，隨來的還有一個女人。

「這位是你素仰的孔先生，他剛從岐嶺回來了幾天！」展毫不客氣地的介紹：「老孔！這是英小姐！」

我和她點了點頭，推過去一張藤椅：「英小姐！請坐，不要客氣！」

她遜讓了一下子，便坐下來了。

「老展！今天這麼早，預備到什麼地方玩？」我邊問展，邊掏出烟盒遞給他一枝，回手把烟盒遞到英小姐跟前。

「我不會抽……」她搖々頭。

「英小姐是有名的好女！」展笑着說：

「那兒的話！」一句帶有撒嬌意味的話，從她唇角溜出，眼角上浮起媚笑。

我也笑了。英小姐似乎不大好意思。

「老孔！岐嶺的工作忙嗎？」展撥轉詞鋒問我。

「沒有什麼，可是日子過得太平淡了。」

「人生難得清閒，日子過得平淡又有什麼相干？」展羨慕的說。

事實是這樣，我不願意談這樣的話。

「幾時纔再回岐嶺呢？孔先生你！」英小姐在我們停止了說話的一刹那，插進這一句問語。

「現在未決定，大概[illegible]一星期後才能走，因爲我這次回來，有一些事情要辦的！」

「英小姐很[illegible]找工作做，如果可能的話，你替我留々心！」[illegible]補充英小姐說的。

我點々頭：「好！不過那裡的生活相當枯燥，我以爲英小姐不大適宜吧！」

「不！那絕對不成問題，我時常渴望多到農村去，那裡的空氣多麼好呀！」她像一頭小鳥的，天眞地說。

「唔！……」我重又點々頭，使我也神往着農村的生活了。

二

由此，我和英小姐認識了。

我和她的認識雖不算得偶然，可是也可以說是偶然，展是我的老朋友，但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這一位英小姐，尤其我到了岐嶺四個多月的中間曾回來過二次，然而碰到了他，總沒有提起過這位小姐的隻字，這次打岐嶺回來，他却特別介紹我認識這位天眞爛漫的她，如此的認識，如果說是偶然也可以，說並不偶然也未嘗不可以吧！

——她一定是展的戀人！

我這樣想，因爲展認識女朋友多，大抵這位英小姐就是他認爲滿意的一個？

他介紹我認識，也許是像商人拿一件貨物到人家面前去請人評價？抑或是把自己的戀人；攜到朋友面前來炫耀？

在茶畫上我打趣地問展，他立刻極口否認：「沒有這回事，她不過是女朋友中的一個而已！嘻々！如果你喜歡，我準可以玉成的！」

三

這是回來後的第四天。

剛巧吃過午飯，英小姐自己一個人來。照例是堆滿了一臉媚笑，照例頭上戴了一朵紅絨花，照例塗紅了嘴唇，照例攏住一件不穿上身的大衣，前天來時穿的紅外套，今天又是照樣穿着，似乎襟上多扣了一口金色的襟頭針。

「沒有出街麼？」

「沒有！因爲今天一早就趕寫一篇續稿寄回岐嶺！」

「你真勤！……」她說後又是一縷媚笑。

「這是應有的工作呀！」

「勞煩你的事有眉目了麼？」

他是來追問往岐嶺的事了。

「辦法不是沒有，不過不能這樣急速，請你等一等，過幾天我回去後，一有辦法便通知你吧！」

「……」她同意地頷了頷首，沒有作聲，然而微笑還依然掛在唇邊。

「你要原諒我，英小姐！」我抱歉地說。

「還有什麼問題？孔先生你太客氣！」她笑了。順手拿起桌上一本雜誌來看。

「英小姐！如果你要看書，不妨拿去，我這裡書多着啦！」

她點々頭。翻着書。

驀地，她擲下了書本，像意識起什麼似的，一串清脆的話便向我耳邊廻旋：「你今晚有空麼？瞧電影去好不好？」

「展呢？你有約過了麼？」我俏皮地問她。

她臉紅々的搖頭。

四

今天一早她又來了，借了兩本書去。並且約我下午去找她。

她的家是一間古舊的大屋，在一條古舊的小巷裡，家裡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嬸，一個弟々，一個妹々，叔是每天上辦公廳去的，所以一間兩面過的大屋，他們就出租了正面的大廳與房子給一伙人，她說自從媽死了，爹去了上海之後，自己住不了這許多地方，才分租給人，月中也可以得回多少租錢來幫補幫補生活，於是我清楚了她的家世。

傍晚，我邀了她出來吃了餐晚飯。

——我從來沒有跟一個男子戀愛過！

今晚她告訴了我這一句話。

五

展來，他似乎知道英小姐這幾天和我過從頗密，但他絕無半點醋意。

展的態度是難得的！

六、

是回岐嶺的前夕，展和她都不約而同地的到我家裡來。

「又是什麼時候纔回來？」展問我。

「這說不定，遲則半年，快則三兩個月，總之有事要辦時候，隨時會回來！」

「你一定替我想々辦法！我決定和你一起到那裡做事呢！」英小姐的樣子很堅決。

「你放心！我一定有好消息給你！」

展要請我喝酒，英小姐也被邀了一同去。

夜深了。送了英小姐回家，路上偶爾還有疏落的三兩個夜行人，我乘着酒意，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已是將近三更時分了。

七

回到岐嶺，連續寄出兩封信給她。

日子又是平淡地的過着：一天，一天……半個月後，英小姐的回信還沒有來。

在平淡的日子中，我多了一個不能不惦掛的人。

我承認：我是愛上她了。

八

這趟是認識她後的第一次回來。

我要打破這個苦悶的謎！

我去找她，還是到那間古舊的大屋去。她的臉色不大好，對我不像過去的那樣熱情，那樣天真。而且她決定不往岐嶺做事了。

她對我的天真爛漫的熱情，那兒去了呢？

九

今天找着展，纔從展的口中，知道她老早已有了一個混得火一般熱的戀人了，在未認識我以前，那男人雖未佔有她的肉體，事實上已佔有了她的靈魂了。

「都是你弄的鬼！」

我罵展。展當然有他的理由：「女人的心是這樣的呀！令人無可捉摸的；飄忽不定的。根本，我和她雖然是朋友，但她交結其他朋友我怎能管？而且誰叫你和她混？爲果你有本領，你不妨把她從那個男人的懷中奪回來呀！」

桃色的夢是容易破碎的。

呃！她的話還盤旋在我底耳邊：

「我從來沒有跟一個男子戀愛過！」……

人世

（下）

芥川龍之介作

眞夫譯

「可是，不能儘自那麽說，明天的宮下的葬儀，恰巧這次我家也輪值到掩掘墓穴的工作，這種時候沒有男子……」

「好了，掘墓穴的工作我去罷了。」

「難道，你，你一個女人——」

住媽想要故意作笑，但，一着見阿民的臉，胡亂地笑也要加以考慮了。

「婆母，您不會想到隱居罷？」

阿民抱起了盤坐的膝踝，冷然發出了譏刺。突然被刺中要害的住媽，不覺地脫下來大的眼鏡，但是爲什麽脫下的，她自身也不明白。

「怎麽，你說這話！」

「您不致於忘記了您在廣兒的父親死時自己也曾說的話，若把我家的田地折爲兩份，是連先祖也對不起的罷？……」

「是啊，是那麽說了，可是想一想看，有所謂事與時移，這是怎的也無可如何的事啊。……」

住媽極力辯解着需要男子的事，然而住媽的意見連她自家的耳朶裡，也沒有聽到似乎當然的反響；阿民也看破了這點，依然嚴辭地向婆母迫詰，並且爲住媽所不知的生來的巧妙辭令，也在助着聲勢。

「您就那樣也許認爲好了，因爲您是要先故去的。——可是，婆母，在我本身卻不能那麽說，我也並不是爲的聲譽和誇耀才執意孀居的「在骨節疼痛不能入睡的晚上，也並不是不痛切地想到即使支撐學着的意氣也是徒然，可是，一轉念到這也是爲着家，爲着廣兒，仍然是得含淚忍苦地做啊。」……

住媽因儘自茫然地望着媳兒的臉，其間，她底心終于明確地捉着了或種事實，那就是無論怎樣爭辯，也總不會在瞑目之前享得逸樂的事實，住媽在兒媳住口之後，又再架上了大的眼鏡，半似獨語樣地結束了話頭。

「可是，阿民，世上的事僅只理論是行不通的，你也要着實給我想一下看，我是什麽也不再說了。」

二十分鐘後，不知是那一個村中的青年，一壁用中音唱着歌，悄靜地走過這家的前面。「青年的叔母，今天割草？草兒啊！其披靡！鐮刀啊！其犀銳。」——歌聲遠逝的時候，住媽又從眼鏡裡瞬地瞥了阿民底臉，但阿民已在洋燈的那邊長々地伸了腿地打着哈欠。

「啊，睡罷，朝上還要早起呢。」

阿民剛這樣說完，又立刻抓起一捏鹹碗豆之後，就慵懶地從爐側站了起來。

住媽在其後的三四年之間，默々地繼續着耐苦的生活，阿民仍然是在戶外忙迫地幹着田野工作，住媽在旁人眼裡也仍是勤謹地操持着家務，可是無形的鞭影不斷地脅迫着她，有時爲了沒燒澡池，有時爲了忘記晒稻，有時爲了牛的解了繮，住媽總常遭到剛性的阿民的譏笑和責語。但她一言也不回，一味地繼續挨着苦下去。

實際，住媽在傍人眼裏幾乎和從前沒有改變，若說稍有改變，那只是不像從前誇讚兒媳了，可是這點微細的變化並不格外惹眼，至少在隣近的婆々們之間，總仍是「老來發福」的住媽。

在夏天烈日爍照的正午，住媽在遮覆着堆房前廂的葡萄架的葉陰下和鄰居的婆婆在談天，四圍除了牛棚的蠅聲之外，任是什麽音响也聽不到。鄰居的婆々一壁說話一壁吸着短烟頭，那是細心地收集來的兒子吸賸的烟蒂

「阿民呢？哼，是割乾草去了麽？年青々的，什麽都幹呢。」

「那裡，我看女人與其到外邊去，還是操作家事是最好的。」

「不，還是歡喜莊稼的工作比什麽都好，我的兒媳自從行過婚禮，已是七年之間，別說去田裏，就連摘草都沒去過，一天之中，竟是孩子的東西的洗濯呀，自己的衣服的改縫呀，混着永日。」

「還是那樣的好，照顧孩子的服飾，自己也打扮潔淨，總是浮世的裝飾啊。」

「雖是那樣，現在的青年人總是討厭田野的工作啊。」

兩個婆子大抵是這樣平和地相談着的。

× × ×

仁太郎死後的八年餘，何民是以一個女流的弱腕繼續地支撐了一家的生計，同時不知幾時，阿民的名聲在村外也擴展開了，阿民已不是因治家

慾而夜日不聞的年青寡婦了，自然更不是村中青年考群的「年青的叔母」了，代之的乃是媳婦的榜樣，今世的貞女的範鑑了。「看河對岸的阿民。」——這樣的話語與賓言幾乎從誰底口中都會說出來了。佳媽連向鄰婆也沒有訴說她底苦楚，可是在她底心底，却在那裏冀望着天道。這個依賴也終於歸諸泡影了，現在除去孫兒廣次以外，可能依靠的東西是一個也沒有了。佳媽向十二三歲的孫子傾注了絕頂的愛，可是，這最後的依賴也時而陷于絕望。

一個秋晴連日的午後，挾着書包的孫兒廣次，倉惶地從學校歸來了。佳媽正在堆房的前邊熟練地動着廚刀將澀柿做着柿干。廣次輕捷地跳越過一張晒着粟粒的蓆子，規矩地攔着了兩脚向祖母做了一個擧手的禮，隨即無頭無尾的這樣繭然地問道：

「祖母，我的母親是了不起的偉人嗎？」

「怎麼說？」

佳媽不能不停住了廚刀的手而立即盯視起孫兒底臉。

「可是先生在修身的課堂這樣說了，廣次的母親是在這近處沒有第二者的偉人，」

「是，先生說的是謊嗎？」

佳媽最初是謊張了。連孫兒在學校都被先生們教道着這樣的大謊，——但在一瞬之後，爲發作的怒憤所襲的佳媽，是別個人似地罵起阿民了。

「阿，是謊，你母親這個人，盡在外邊操作，在人前雖是偉大的好人，却是很爲惡毒的人，竟逼迫祖母，氣質是亂暴而強硬的阿。……」

廣次只是吃驚似地望着變了色的祖母，半响，佳媽也許是起了反動，忽而又開始滴起淚來：

「所以祖母是依靠着你一個人活着的啊，你不能忘了這活，你不久到了十七歲，就要迎娶媳婦，讓祖母緩一口氣。廣次，你是要兼代着父親的兩個人的份來孝敬祖母的，那樣，祖母也不會錯待你。什麼都要給你了。」

「這個柿子熟了也給我？」

廣次已是貪饞地捉弄着筐籠中的柿子。

「自然要給你的，年歲雖小，可什麼都很明白了。」

佳媽流着流着淚，打嗝似的笑起來了。……

有了這小事件的翌晚，佳媽終由於一點細故，和阿民發生了激烈的口角。所謂一點細故，就只是阿民吃的白薯爲佳媽吃掉的小事。但是漸々地說起火頭，阿民浮着冷笑地說：「您若是厭煩操作，除了死而外是沒法的啊」。於是，佳媽異乎常時的瘋狂般地吼叫起來。恰巧這時孫兒廣次將祖母的膝蹀作爲枕頭的甜酣地醒着，但佳媽連把孫兒推醒起來，無休止地接續着罵：

「廣兒，起來，廣兒起來給我聽一下媽々的話，媽々在說要我死呢，留神聽罷。到你媽々這代，雖然積攢了點錢，可是一町三段的地，那都是祖父和祖母所開墾的啊。看，怎樣啊？媽々是在說着想要舒適就死掉罷這種話。——阿民，我死啊，死有什麼怕的，不，不能受你的指使。我死，怎地也死，死了絆纒住你。……」

佳媽大聲地罵，又抱起哭着的孫兒，但阿民是仍然嘻嘻地躺臥在爐側，儘裝做不會聽見。

× × ×

然而佳媽沒有死，而在翌年的秋天，自負強健的阿民却羅染了腸窒扶斯，於發病後第八日死掉了。

阿民的葬儀日是個雨天，然而村中的人上自村長一個沒缺的全來參加會葬，會葬的人還沒有一個不惋惜夭折的阿民，憐憫失却重要的理家的人的廣次和佳媽。尤其村中的總代役還談到最近定會表彰阿民的勤勞的事。

佳媽對于這種話，唯有低頭道謝。

辦完阿民的葬儀的夜里，佳媽在有着佛壇的內室的角落和廣次睡在一個蚊帳裡，自然平素兩個人是在暗黑中睡着的，可是今夜在佛壇上還點着明燈，並且怪異的消毒藥的氣味彷彿是沁進了舊蓆子裏，佳媽也許是因爲這些原故，未能容易地入睡，阿民的死確是給予她很大的幸福，她已是可以不操作了，也沒有被責叱的擔心了，並且貯金也有三千圓，地有着一町三段，從此每日和孫兒一起吃米飯，整包的買，平素愛好的鹹魚也可隨意了，佳媽在一生之中還未有過這樣安閒的日子，——記憶清楚的喚起了九年前的某夜。說到那夜也曾緩過了一口氣的事，幾乎是和今夜沒有變異的，那是留下現在的血胤的兒子的葬儀完後之夜，今夜呢？——今夜也是塵了一個孫兒的兒媳葬儀的將々完了之後。

佳媽不由地張開了眼，孫兒在她近傍的仰着無愛嬌的睡臉。佳媽在看着這個睡容之間，漸々感覺到她自身是個無情的人，同時還感到了和她結了惡緣的兒子仁次郎與兒媳阿民也是無情的人，這個變化眼睜々地流洗了九年間的憎惡與憤怒，不，是連安慰她的將來的幸福也流洗去了。她們母子三人盡是無情的人，而其中只有一個暴露了羞恥的她自身最是無情的人。「阿民！你爲什麼死掉了呢？」——佳媽不自覺地在口中這樣向亡靈說道，於是，止不住地開始簌々地滴起淚來。………

佳媽聽過了四點，方才入了疲勞的睡卿，然而，此時這家的茅屋頂的上空，已是冷清地迎着曉色。…………

（完）

「軍歌」之誕生（一）

逵原實

（一）突破國境

軍用列車用猛烈的速度繼續向南奔進。越過國境——，已是××國領。日暮了，月亮極其凄清；爲了燈火管制，車內十分黑暗。預算兩三日後，我們便可以到着第一線了。

大家在車廂裡睡了；很酣，那暢快的戰友底寢顏，鬍臉，鼾聲——。而自己却把旦時候在修業旅行的夜車裡的事情回想起來了。

這時候，由某角落突然傳來了翻閱書籍的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寺崎運輸兵。

『還未打算睡嗎？』

『嗄！』他捷然地答。同時他手上持着的書，也「撻」的一聲落在他的跟前。我一眼瞥去，原來是一册殘破了封面的軍歌集。

『這時候還研究什麼歌集呢！哈々！』我對他笑了，寺崎却沉默着。一會，他像想到了什麼似的：『班長，可否給我作一支歌？』

『歌？』我眞感覺到他的唐突。

『是軍歌。班長，我打算把作戰中的兵士底精神作題材，寫一支勇壯的軍歌。』寺崎的臉上泛起了紅潮。

『我做不來軍歌！』我回絕他，其實我也眞的沒有自信。

『是嗎？』寺崎失望起來；繼而醒覺似地把先時掉下來的軍歌集悄々拾起。

『快要到前線了！勞壞了身體是不行的。睡吧！』

『是！』他低々回答。我走近窗椽，乘便窺一下窗外，見列車正在山間裡走着。——椰子葉在月下掩起了青白的光。

我的眼倦了，悄々的望一下寺崎，依然沒有睡。軍歌集放在他的膝上，他却不動地沉思着。

（二）寺崎一等兵的日記

天亮了。到了某一所在，運輸車開過來，運輸兵下車去接應了。

當列車在車站出發的前一刻：『那兒掉了東西啊！』一個兵士在我所指的地方，把一隻茶色的手帖拾過來：簿面寫上「軍隊日記」。打開一看，其中的日記是用楷書端正地寫就的，但沒有簽註姓名，我隨便翻開末尾的地方一讀：

×月×日晴

今天也在火車裡過了整天。很想快點到前線去，作一次宏偉的戰鬪，但爲什麼老是不能實現呢？

今天也思量過軍歌，總沒法得一結

論。雖然老着膽子去拜託班長，結果也不行，

戰死，在覺悟上是我的本懷。但很想留下些什麼來做紀念。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兵士作成的軍歌呢？

我作「譜」是可以的，但作「詞」可棘手。然而我好歹也要幹個成功！

寺崎的歌很老辣，渾號叫「軍國歌手」，他有着雄壯的聲線。

『唉，我們的戰友眞偉大呀！』

『這是寺崎一等兵的，快返還他吧！』我把這手帖交與先時的兵士，心裡對於「想留下一曲優良的軍歌」的寺崎底心情覺得十分抱歉。

我從來未嘗做過軍歌，對於創作軍歌的自信力當然沒有。可是，我在中學時代也曾做過許多詩，雖不見得優良，却總算做得出來。

下了車的兵士們，跑到站前的廣場上整備車輛。

當列車出動的時候，我悄然地望着在井傍的桶子裡狠命地喝水的寺崎底後姿，自言自語地說：「寺崎：我總會給你作的！」

（三）約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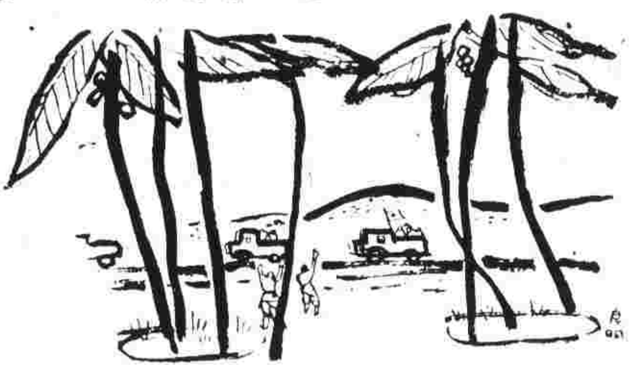
是某天的日暮。我們踏下列車，步入滋生着戰火之跡的××街；那夜也規定乘運輸車前進的。月亮還沒出來，街上很黑。我在街道上踱踱，等待着出發的時間。

『逯原班長！』像是誰在呼喚。這聲音聽得耳熟。

『助手位還空着，要乘坐嗎？』

這是寺崎；是從那天以後就沒有會見過的寺崎。

『很好嗎？』我問。



『是！』他掀開車門，讓我坐在助手位。

出發的時間到了，寺崎打上火掣，這時，不知誰在用口吹奏着露營之歌；使我突然把軍歌的問題想過來：『寺崎，和你合作寫一支歌吧！』這時候車聲很响，他大概聽不清我說的話吧，他竟向我反問：『是什麼合作呢？』

『是軍歌的合作啦，我做歌詞，你來做譜！』我這麼一說，寺崎莞爾地笑着把車的把手廻轉，車開動了。

『眞的嗎？班長！』他再度向我探問。

『我是說謊的嗎？』我像含怒地吼了一聲。

『對不起！班長！』他望一下我底臉。

夜間行車，十分費力。路的兩側像是橡樹林，夜風把樹枝吹得嗶拉々々地响動。

『逯原軍曹作詞，寺崎一等兵作譜嗎？以一等兵的能力雖小，但不要緊！班長，我敢肯定地說，我們的軍歌準會成功的！』寺崎用力把轉灣的把手一捺。

『把這歌在播音機上播送；把它灌唱片……這時候我的妹子聽了，眞不知要怎樣的快活了！班長，我們什麼時候死也不成問題！對嗎？』寺崎抽咽着鼻沫說。

『……』我苦笑了。

歌，或許我作不來。但我對于寺崎這樣的期待則甚覺可憫。平庸的我，初次試作這支歌，會很有進展嗎？寫給誰來唱呢？以播音機傳遠開去的話，更是意想之外了。我對于自信力太強的他，眞是可笑亦復可憐。

（四）某日本人的家（其一）

進入某々地帶，中國人和馬來人的家都已竪立着日章旗。這些旗是趕急製成的，其面積也和手帕般大；那旗中的紅日過大或過小的也有。甚至有把紅日畫得近於三角形或四角形的。

經過某店之前，見有一面端正地竪立着的大日章旗，心裡感覺奇怪；定睛一看，見掛有「丸善」的店牌。原來這是日本人的店子。在某家的門

口，貼有細長的紙片，好像用鉛筆寫着些什麼字：『請可憐這家的可憫的日本少女澤田和子吧。——一兵士——』這是走筆草書的。

『班長，這不是在某々地方讓你讀給我們聽的新聞中的澤田家嗎？』寺崎滿異地說。當我們在××地方的時候，是十二月某天的新聞報道，載有如下的事，一時我們曾傳作美談：

皇軍的第一線勇士，于十二月××日占領「泰平」的時候，偶然發現馬來的唯一日本女性澤田厚子的遺書，使這些勇士們不禁爲之流涕了。其遺書說：

『兵隊先生，我們眞的從心坎裡等候着你們來臨的。我在馬來住了相當日子，心裡祈念着爲你們幹些少工作也好，但我現在已判定給英方的官憲拘捕了。

在戰爭展開時，男子方面立刻被捕，但誰都沒有皺眉。其後，我把養女——和子帶去拜託印度僕人；由衷裡祈禱着兵士們的武運長久。末了，再會吧！祝你們幸福無疆！

十二月×日　　澤田厚子』

當我把這新聞在××宿舍讀給兵士們聽的時候：

『班長，請把這新聞再讀一次吧！』其中的一個兵士說，那便是寺崎淸。

那時候，寺崎的眼圈充滿了淚水，抽咽着鼻汁，定神地聽我說。

（五）某日本人的家（其二）

那店子感覺有着人氣，不久，入口的門閉着，從中跳出一個七八歲的女孩來；她好像是生于馬來的，肌色淺黑，眸子黑白分明，是個很可愛的孩子；她胸前縫上了「澤田和子」名字的布。

不久，那女孩叫了一個僕歐進來，那僕歐名喚「卡德」。是個日本語非常老練的印度青年。

『請進裡面坐々，喝杯茶吧！』他說着，猛請我們進去。

房子裡很蕭條，在暗黑的後頭，有蟋蟀交鳴着。卡德一面端茶給我們，一面說着可怖的飛機轟炸及其他慘酷的事：

『和子的双親在十二月八日與十五日先後被捕，遺下我們兩人，也自念必無生理。當十八日發現日本兵隊的時候，活像遇仙般的歡喜，兩人不禁垂淚。

雖發時我們匿居山中，事後回家一看，一切的商品和家具已被盜個淸光了……』

我們冷然見房子裡的一隅，破桌上安放着一具像大正琴似的樂器。

卡德發出了冷靜的笑：『這東西以前雖有兩架，但全已被盜；這一具不過是新山親切的日本兵惠賜的。』他把樂器的背面反出給我們看。那背面貼着一張紙，連寫着兵士的姓名：『馬田軍曹，林淸光，市川定雄，高橋良郎，浦野行雄，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日贈與不幸的少女澤田和子。』

在房中的角落裡，飾櫥上放置着書，這是「士與兵隊」「脇坂部隊」等書。書頁裡用紅鉛筆畫着紅線；因沾了手垢，故已相當陳舊了。

『在這樣的所在，也有着這樣關心日本兵隊的人哩！』寺崎銘感地說。

『兵士先生！』和子頑皮地向我們呼叫。

『識得這樣的歌嗎？』我敲着大正琴問她。

『這是「兵隊さんよ有難う」的歌啦。

問他是跟誰學來的，她說在戰事爆發的稍前，母親每晚教授她的。

『兵士先生很忙碌，回去了！』寺崎搖着腦袋說。

『眞沒趣，又等幾時再來呢？』和子向我們追問。

『攻陷了星架坡，救回你的父母親；然後再來！』

『使父親母親快點回來是很好的！……』和子玩弄着洋服的紅絲欄干說。

（未完）

六

雨，下到天亮。匪雲還是那們堆。水還是那們長。

說不是毀滅呢，到底也有些活不下去。比方那古舊的灰根霉腐了或是白螞蟻蛀蝕枯了的牆壁或柱子就一搖一擺之後，扭一扭屁股坐在水裡。又比方那使人連吃飯的精神都振作不起來的而且使人連叫老婆肚皮大起來的能力都沒有的鴉片苗兒，就一飄一盪仰々脖子，泅水去了。

又比方那金穀的青々之苗吧。

又比方那逃走不及而被埋在瓦礫堆中的咱們的兄弟妯娌吧。

哎！苦透了！勇二公。

勇二公手按着水烟筒，白眉毛之下突着兩顆燒紅了的鐵丸子，瞧着山脚下白茫々的水，光露着背柱的坐在水裡心煩的房屋，再也不是撥々線香枝兒說笑話的老人家。

山上十多個大棚蓬圈禁了幾百人的憂愁，連孩子們的吵鬧也圈禁了。

唉！我們的花猫沒有帶來，準淹死。

還管呢！遲一刻兒你也吃水去了。

我說，我說呢……

說什麼呢？這幾年來什麼好事都有人做夠了，嬸子替姪子養毛頭，主人公替兒媳婦兒養孩子，還不夠天老爺殺麼？我們給連累死了。

哪，我說，我說呢……

又是你說你說。你說吧，我們這樣困在山上困得幾天？

所以我說，該想個辦法。

勇二公掏々烟袋，土烟絲沒有了，撇々嘴，賭氣放下烟筒。大哥把烟包遞給他，二公一聲不響接過，撮了一小把。

——我看這樣子不成了。』大哥拿回烟包撮了點捲着：『許多人沒有帶米來，怎麼過呢？』

——活該！就是我也沒有帶。』二公吸了一筒烟，抖了口氣：『不過就算該死了的吧，也還是想活下去的。』

——你請大家來大夥兒商量商量吧。』

大家堆過來了。眼巴々的。

商量什麼呢？雨不停，水又不退。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我們不能不吃呀，我想，帶了米來的，全拿出來，大鍋子燒，大夥兒吃，水退了再由太公款子派回，救々急。

可是誰知道水會幾時退，雨幾時止呢？過兩天大家都沒有米了，又怎麼辦？

這就難說了，總之我的意思只是救急。燒乾飯也許米用得太多，煮稀粥吧。

也是沒法，大家兄弟總不能不想々法，就照你季生說的行罷。我帶來了三斗。

我帶了兩斗，還有二三十斤山芋秀。

我有四斗，大豆五升。你用筆記々吧，還有醃萵苣二斤，鹽一斤。

你呢？哪？是穀子麼？也行，三十斤吧？……你十斤；你三斗半；你四……噢！慢點兒，待我全記好了。四斤鹽，二十斤穀……

牛在那邊啃着草，豬也呶長了嘴筒在那兒鈙，一會兒就鈙了一個洞。

現在，米和其他食物都堆到一起，兩三個人就在濕地上挖着灶胚兒，洗着米，洗着醃鹽菜，燒起了半乾濕的稻草和松針。孩子們團上來了，飢餓的紅々的眼睛巴々。

——好香。』

——水還沒開呢，那就有米香？』

我說的是松針香。噯！我剛才看到那邊松樹根下有隻老鼠。

去捉來燒吃好麼？哪！在那兒。

孩子們五六個戴了大帽兒，到被鋸折了的大松樹基那邊。樹根下一個小洞，也許就是老耗子躲住的吧。現在，一支小黑手拏了段小樹枝，插進洞裡，攪々，沒有老鼠。幾支手把洞口挖寬，樹枝又插進洞裡，攪々，沒有老鼠。有個拿了鐵鋤來，攔開了大家，使勁地往下掘。坭土片々翻開，漸々，小洞挖得更淺，甚至可以看到洞底，沒有老鼠。本來可以不下鋤了，可是那支手還是抬。最後，小洞全平了。再來一下賭氣的鋤掘！

噯！那是什麼？白色的！

小心點鋤起來！哪！很大塊！

我來我來！不要鋤，用手挖々！

大塊有皮包裹着的樹根一樣的東西挖起來了。這是什麼呢？孩子們抱着拿過來給大人看。這個大人不懂，轉過那個大人看。那個大人拿起聞々，揑々，不懂，又問另一個大人。另一個大人也不懂，最後，一個大人看懂了。

那是霙萿。我開葯店的，我知道。

霙萿麼？哪！做葯用的麼？値錢麼？

去濕健脾，煮來吃也可以，是松脂漏下坭土裡長成的，現在，這樣正式霙萿價錢總在五十塊錢吧。

一百斤麼？很貴。

一百斤？五千塊！沒有百年以上的松樹沒有。哪？噯！我們也掘去！在那兒挖的，你這個？帶我去。

於是幾個人冒了雨，拿了鍬鋤，找百年以上的松根去了。

說起來還有故事呢。你們看過「明珠緣」那本小說麼？哪，那個太監魏忠賢，他原本不是太監，只因爲生了滿身癩瘡，落在水裡，暈昏了，神仙救了他在河岸上。一條狗走來咬去了他那和女人鬼混的東西……

咬去了那命根還可以活麼？

可以的，你不信自己割下來看々。………後來，有一個神仙救了他。後來，他吃到了月影，癩瘡就全好了。

月影是什麼呢？

月影麼？哪，霙萿再過五百年變琥珀，琥珀再過一千年，就變了兩隻狗不是狗，兎子不是兎子的東西，吃了牠就可以長生不老。

那麼魏忠賢不就是長生不到了？

可是他的心地不好，怎有這個福氣？

那邊許多人鋤掘着，然而沒有一個鋤得。燒粥的燒粥好了，於是放下了鋤，拿衣角揩々碗子，一窩蜂圍着那幾隻大鍋子。

呷粥聲和下雨聲混着。

雨沒有停，水還是長。

那邊楊屋村也有幾十人逃到山上來。那邊也住不得了吧。他們也學咱們截松樹架棚蓬。

噯！那松樹是我們的呀！

馬虎點吧，雨停水退我們就走的。

你們那邊也弄得兇麼？

要不然也不來打擾你們了，壓死了十多人呢！少不得一會兒還有人要到這兒來。

嘖！這年頭兒，苦透了。

你說咱們不會生活，咱們卻硬巴々活給你看。咱們的順良變得一個咬緊牙關忍受的模樣，沒有法子中總也就有了法子，不，雖然不能舒適地的活着，但活得在苦難的磨折裡，你也就可以想到我們有什麼意思。你說咱們聽天由命麼？再說，我們是靠天吃飯麼？再說我們總也逃不出幾千年來的奴隸習慣，非用一根無論如何都斬不斷的鐵鍊來鎖細着那些年代不行麼？不的，咱們有互助，咱們有勞動，就算這些雨，水不停也不退，不，就算人類都毀滅了，但你一定要相信，後世還有我們的子孫。你不要以爲是奴隸血液的傳統，也不必妄想到咱們是講的經驗，咱們是用被煎迫着的血和氣力來墾植我們的生命。你要知道，你沒有教育咱們，你只吃着我們只這麼地墾植出來的穀子和牛奶，穿着我們只這麼地墾植出來的絲綢與棉麻。好人們儘管冒領我們的錯處當他的榮譽，說我們的好處不能在他們的酸枝條桌上陳列欣賞，但他們就少不得要咱們去捧場。咱們不是說，咱們醜惡他們也要跟着醜惡，而是說，他們少不了有咱們才能活，才可以養小老婆，養舅々。

何苦掙軋呢？咱們互助吧。

然而即使沒有你，咱們也可以充滿了這地球

上所需要的一切的。

咱們也不幻想什麼，只要誰能替我們想得通，我們就有一如所需的給人類以酬報。咱們所索的代價，公道。還你的良心罷。

咱們湊集的糧食，明天就要鬧恐慌了。怎麼辦呢？有錢也沒處買，再說，有得賣也沒辦法去，水長到山腰。

飢餓向咱們示威了，誰可以勝得宅？人們瞧着那白茫々的水，白茫々的雨。

阿齊的老婆，偷々地放下了才兩歲多點的小毛頭，跳進水裡去了。唉！怪可憐。

他們兩口子命苦，沒法。

明天沒米了，怎麼辦？

把狗和豬隻都殺了罷。

這可不行。另外想辦法吧。

如果想得通也就好辦了，不要說豬狗，就是牛也得殺了。

這可不行。我們可以綑了木排去找米麼？

那倒不如全架了木排放到別地去暫避一時。

到那兒去呢？四面都是水。

到沒有水的地方去吧，架了木排只管朝西去，也許可以到一個沒有水的地方吧。

有水沒水倒不在乎，祇要有吃的東西就行。

噯！雨要停了。

雨在黃昏之後就停了。

山上火光照着山前後兩圍棚蓬，楊屋村的也有了五六個棚蓬。人們爲了冷，而且要乾的柴草，因此生了野火，烘着濕的樹枝，霉潮的衣服被包。棚蓬裡半乾濕的松針攤在地上，代了墊草，再也不論那家人，都一窩兒橫七豎八的坐着或躺着。

沒有了雨。刮着大南風。

水大約快退了吧？

我怎麼知道呢。最好就在這一兩天內退，要不就餓々餓死。

松針不可以吃麼？

你試々看。就是吃草也不行。

飢餓之火和失眠之火燒紅了人們的眼睛，但那不是仇恨的槍彈，只是需要把希望證明是希望的批覆。

然而我們有着一個預兆，這個預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而且也不像是預兆，僅々是心靈的不安。沒有了糧食之後怎樣呢？自然一致的想到：糟糕。

是更後的時份了。人們疲倦之極，躺下的固然是睡去了，就是坐着的也睡去了，沒有人來看々那黯然魂銷的微雲裡的月色。月是那樣模糊，那樣愁默々的。

突然咱們那睡不上眼的男二公，亂搖睡着的人：

——噯！起來起來！瞧！』

五六隻小船在月色迷糊中划向山前來，彷彿船上坐滿了人。船划得那們快。

被搖醒了的人揉着眼皮坐起。船划得那麼快。

——什麼船呢？

男人家醒了。女人家也醒了。——那裡來的船呢？

噯？慢着來！

船不管，划得很快。

這樣子不對！咱們分開來！噯！有槍的了上彈！不要給划近來了！……來！你那邊去，你那邊去！

水面喳起了一聲槍響！

男人家立刻散開，女人家慌做一團，小孩子哭起來了！——全數伏下！不要叫！

水面喳起了幾聲槍響！船划得很快！漸々迫近來了。於是山上的槍聲也響叫起來了！資々地叫着的子彈屁股多末嚇人！

——你拿槍吧，懂得麼？我預備手溜彈。』

季生接過那枝六八式的步槍，瞧國球手裡揑着那枚手溜彈，除了保險蓋帽兒：

——小心點！沒準兒不要白花了。我看那邊的一條是他們的頭領。』

——對了！他媽的！人家已經苦透了，他却來打劫！哪！給他一槍！』

季生照準了那迫過來的一條船，手指一撥！喳……資！那條船馬上有四五響槍回過來，季生藏在樹後，又是一槍！明白！一個人倒到水裡了！船身歪了歪，就有點不定。

——那些傢伙不慣水呢！』國球低聲一句：『連給他幾響！哪！……瞧準了！（喳！喳々！）行！又一個！再來再來！……噯！不要放了！看我的吧！他媽的！』

小船離開只有三四丈了，看清：四個人。國球抽一抽手溜彈上的繩子，兩秒鐘，一擲！轟隆！小船就大々顛了一顛，翻了，船上的人都落到水裡了！

槍聲在那邊山上，水面喳着！

——一班毛賊！也上這兒來！……噯！那個賊會水呢！把槍給我！………（喳！）媽的！看你不回老家去了？』

——那邊賊退了！……哪！翻了一條船。』

幾條船逐漸退去了。

女人們孩子們還是慌做一團，沒有槍聲了，還是慌做一團。

沒有一點人性的，人家苦透了，還來刦！活該送他們幾個到水裡去！翻了兩條船。誰那麼本領？是金枝中了個把柁的麼？還球翻了一條。

女人家纔孩子們這會子亂嚷起來了：

——媽！嚇着了吧？』靜妹子給開水媽喝。

——不要緊，你大哥呢？』

大哥回到媽身旁來，坐下了捲烟抽。

——明天大家沒米吃了，怎麼辦？』靜丫頭瞧々大哥：『大家可有辦法想麼？』

——也許明天拿樹枝綑好了木排，到別的地方去買吧。』

——大哥，前天要聽你說走開就好了。』

——你不是提起走來就心煩麼？』大哥笑了，拍々她的肩頭：『不要愁啦，總有辦法想的，睡吧，沒有雨，也就容易商量了。』

——那是月色麼？怎麼我就不知道？』

——你剛才睡得像猪玀一樣呢！』

——你才猪玀。』妹子伸一伸腰：『剛才你有合他們打麼？賊來得多麼？』

男人家索性不睡了，團在一塊兒談。談剛才和賊鬧火，談着怎樣找明天的吃食。

楊屋村那邊的人有幾個拿了槍過來，問剛才賊刦的事。於是也談起吃的事情。楊屋村的人說，還有點辦法。他們帶來的米，可以先挪一半給我們，算起來，可以敷衍得三兩天。

感情！水退了一定還給你們。

有什麼要緊呢。大家是鄰里，也有許多是親戚。這時候兒該是同舟共濟的了。

感情感情！——吸烟麼？

男人家把這消息說給女人家知道，女人家知道了又說給也已經知道了的女人家知道。有了安慰，有了希望：——孩子，不要哭。

是夏曆十二三的日子，月亮在一大早天還沒有亮時就隱去了。咱們爲了剛才鬪賊刦，也就派了六七個人四邊守着守哨。棚蓬裡的人靜々地睡着。

黃狗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咬到了一頭土耗子，牠餓慌了，吃了幾口就完了。牠又在那邊跑來跑去找着，照牠剛才捉到土耗子那樣子四邊找着。忽然黃狗定了脚，眼巴々的，鼻子收縮了一下，胡々着。

長々的山草和樹叢的中間有東西在動。狗突然高漨的吠了！於是這邊，那邊，跑過來兩三條狗，一齊對着動的東西吠！

樹叢中站起了兩個人，抽着褲子分頭走了，狗趕上去就咬！

給狗吠吵醒了的人過來了。哪！又有故事！是你呢？專門幹好事情的老東西！

噯！過來呀！老福這王八和弟婦………

許多人跳過來了。我們看到：那個給狗咬了幾口的女人發狂地奔跑，跑到了水旁，背後吠着追着的狗也過來了！女人頭一仰，身子一前，投到水裡去了！

這邊老福給人圍着了，天雖然是那麼黑墨々，但彷彿還可以看到他那閃着驚慌、悔恨、羞憤的光的眼珠兒！他看到那女人跳到水裡去了，他突然高漨地叫：

——你們打算怎樣！』

——照我們的族例，你難道不知道！』

——還有什麼族例！嬸子和姪兒養孩子你們就不聞！主人公跟兒媳婦兒養毛頭你們就不問！你們說我的，有什麼證據？』

——眼巴々看那貨兒怕罪跳水了，還說沒證據！』

——捉姦不在床，官府管不來！』

——你這東西嘴牙還硬！來！縛起他！』

——你們問々良心，就只偏管我的？我死也不甘心！』

要問良心這時候就難說了，誰敢擔保自己的良心在不在胸膛？就說你福大爺吧，前一遭兒混了那個胖光頭要來弄我們的烟苗，要不是說破了你，誰敢保你不眞的下毒手呢？沒有良心的人，要得到人家良心的待遇，這個世界就不值錢了。

在村裡教大館的馬先生說的：中國以前是法治的國家，但不是律治的國家。什麼是法治和律治？咱們弄不明白；總之他說：自從外國人把那勞什子什麼自由文化呀，律治的條文呀搬到中國來拍賣之後，中國人的良心就在一條一條，一項一項的死文字律例下死去，良心早已不及一枚蘋果那麼值錢，——他們把注射了毒液的馬鈴薯賣到中國來早就沒有了良心。

你看：我們種出來的米吃不胖自己，而你却像猪玀一樣肥白！

那你們打算怎樣！

你也跳到水裡去，要不然我們就動手！

經過一會子小鬪毆之後，這件狗咬的不好意思說的事情總算解決了。東方漸露陽光。

哪！那邊又有七八條船兒划來！

嘜！女人們和孩子都伏好！賊又來啦！

女人們和孩子又是慌做一團，沒有可以躲藏的地方絵也躲藏起來了，

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咱們有槍的分頭防守看，冷冰々的手握着冷冰々的槍桿兒，然而脈絡吧却在暴起。

勇二公輕々對大哥說：

——小心先不要亂放槍，我看那來船很重似的，大約不是賊。』

船愈划愈近了，握着槍的人都準備了那喳的一聲響。

然而那邊船上向空連發四槍，先頭的船上飄揚起一面三角的綠色旗，我們還可看到，旗頂還有一根長々的黑帶。

——不要放槍！是我們的人！』勇二公誇耀着自己的腦袋：『是耀佳他們！』

船來得更近了，哪，我們看吧：七八條船上各有一兩個人，各有好幾堆東西。趁着大南風，船划得更快，船上的人高聲地叫了：

——是大湖庄的麼？』

——對的！你們哪兒？』

——耀佳派來的！』

船就快靠山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有許多包米呢！嘜！送給我們的麼？

對了！耀佳說怕庄裡人沒有帶米走。全到山上了麼？哪？壓死幾個人麼？哪，楊屋村的也來了麼？他們有沒有得吃？還够幾天麼？哪，我們帶來了十六包米，一包鹽，兩桶子油，哪，鹹菜啦，哪，誰沒有衣服穿的這兒有………

難得難得！

自已人說什麼呢？耀佳有點病，要不然他自已要來走々的。

感情感情！——你老哥辛苦了。

我們心裡慚愧！但我們肚子餓，就感情了吧。

我們沒有見耀佳兩年多了，還是那麼一付古怪脾氣麼？

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還是一樣的。

你們現在出入的地方是………

在大黑山呢。老實說，這個時候做賊也不容易了，比方去年吧，大家都大鬧窮荒，人麼，死的死了，苦的苦透了，由不得你心眼不軟，難道就沒有半點良心，瞧着一個孤苦伶仃七八十歲的老人家，還忍去搶他手上的棺材本兒麼？這時候，我們也許倒行善心，給他一點錢，一些米，幾件衣服，那麼，我們做賊的也就虧本了。這幾時庄裡太平麼？

還說呢，昨晚就有不知那一路的來了。給我們翻了兩條船走了。剛才你們來，要不是放了號槍和掛旗子，我們也許要對不起你們。

那眞是一點良心都沒有的傢伙，比方我吧，這一路總不肯幹。——嘜！你們不燒飯麼？我們走了，過兩天我們再來看你們。

辛苦辛苦。拜託說耀佳知道，我們活得好々的，他要有空，回來走々吧。

船去了。

水漸退。

太陽紅。

大鍋子在燒乾飯：——嘜！很香。

飢餓的饑涎證實這人間至少還有半分希望，不，人間原本沒有絕望的吧？人們的汗水滙合了變做水，人們的汗垢堆積了變成山，我們並不是與土地爲難，我們並不是和你們的上帝作對，而是爲了抑鬱病篤的土地要抖一口氣，而是爲了被壓扁了的水流伸一伸腰。不！如你所夢寐那樣難忘的甜蜜幸福你們其實也跟咱們一樣抓不到，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哪！你知道，你們是怎樣把宅鎖在只能有一根鑰匙的大鋼甲萬裡之後而把這鑰匙抛到無恙的洶湧的澎湃的奔騰的珠江之水流裡！

要登招尋遺失的廣告麼？可惜你們都把良心做了賭注而下押！

沒有這回事！

好吧！沒有那跟女人睡覺的東西還也是可以活的，沒有良心的血液不要起復活的作用了吧！哪？還吝嗇那一肚子膿血麼；看你自已就要向自已下總攻擊令了：劏下來！

拜託拜託！我們活得好々的，

水啦，漸々兒低退了，

連那邊高山上的迷雲也已退消。

靜妹子對大哥笑了笑；

勇二公掏出了火鐮包；

——嘜！傻丫頭！要笑就盡情地笑吧。

（未完）

編後隨筆

林欣々

四月四日爲兒童節，每年的這一天，全國的兒童總非常熱鬧的來慶祝他們的節日。原來兒童問題的嚴重，正和其他的問題一樣；我們對於這下一代的國民的「教」與「養」的責任，是不能因戰爭而稍爲忽視的。我們不看見許多失教失養的兒童在等候我們的救濟嗎？這一期張華祝先生的「兒童節論兒童問題」，便是對這問題的剖釋；希望教育當局不要等閒視之。

國府對禁絕鴉片問題，已經頒佈了禁烟法令，決定三年禁絕烟毒。我們回想百年來由於英人的毒華政策，鴉片在中國所留下的禍害，確實不淺；本期的「鴉片禁政論」，總算是一篇對禁毒的現實理論；從這裡，我們更清楚認識鴉片的毒害，而痛感非馬上根絕不可！

其次是英美最近所狂呼的第二戰線問題。第二戰線問題，並不從今日始，去年東線危急的時候，英美即以此爲號召，然而到今天還是無法實現，其中自然微妙非常。本期友楚先生的「最近第二戰線問題的透視」，便是最好的解釋。他指出了英美蘇的複雜關係，和第二戰線遲延的必然性，這是關心國際問題的人不能忽視的。

此外穆子的「從德義電影政策說到大東亞電影政策」，是大東亞電影發展上值得重視的問題。「英國的戰時經濟動向」爲一篇分析英國戰時經濟的傑作，對英國目前的經濟狀態，有極清楚的描述，望讀者加以注意。又其次「阿德龍酒吧間的一群」，是描寫美國的一群新聞記者在柏林的生活，從他們的虛偽播送下，許多事實便給歪曲了。我們從這裡來與目前他們所報道的戰訊比對一下，就可知道他們是如何善於捏造啊！

本期青年界方面，陳清華小姐的「我的演戲生活」，是陳小姐對戲劇的自述。至文藝方面，史譜的「火種」，不愧爲一篇成功的傑作，特向讀者推薦着。

每月一日出版

新亞月刊

第十卷第四五期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

儲券三圓五角

編輯者：協榮印書館編輯部

出版兼發行者：協榮印書館

代售處：國內外各大書店

本刊文字非經許可不許轉載或摘錄

預定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國內・日本・香港	郵費：澳門及國外
零售	一	儲備券三元五角	五角	一元二角
半年預定	六	儲備券十七元五	三元	七元二角
全年預定	十二	儲備券三十五元	六元	十四元四角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並請加標點

二、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請詳示原書名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四、投寄之稿登載與否概不寄還惟付有郵費者不在此例

五、投寄之稿本館有酌量增刪之權

六、投稿經揭載後本館一律給予酬金

七、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館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八、投稿請郵寄廣州市西湖路七十五號協榮印書館新亞月刊編輯室

謹啓者本館出版之各種雜誌，向由本館營業部發行 然自本年度始，爲適應環境關係，業已全部委託三通書局（惠愛中路二五號）代理販賣，所有長期定戶，以後請直接往三通書局領取是荷此致

新亞 婦女 兒童 各雜誌定戶諸君

協榮印書館謹啓

金峯

菸質高尚
味好色黃

出乎其類
國貨之光

中國光捲菸製造廠精製

煙中之王

丹鳳

包新鮮・枝枝圓滿

價廉味高・到處知名

中國光捲煙製造廠出品